

蘇東坡奏議

卷一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狀奏，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

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闈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勝，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路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勝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

取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殲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輔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其無用，何以更索，惡其厚費，何如勿買。且內廷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

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憤侵擾，思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如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損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鵝，鵝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鑊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

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驟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錢言深，吾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豈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路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險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一，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

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入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布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入自信，故臣以爲循讒慝以害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事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一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有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入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入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致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獨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淫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

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費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亦不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下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如雇，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出新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

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兵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而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行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言：「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言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必有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方之民自足，無專斛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貨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叛，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

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宜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費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大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顧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

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蕩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番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任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難，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尙須慮此。况其他乎。世嘗

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有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爲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若更險阻，計折臺釐，其間一事，齟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橫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酌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

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惜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使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愛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愛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驅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

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_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於酌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_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_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

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一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一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煥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絃，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撲，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効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可，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追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外不敢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創舊恩，示不復用，所創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有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

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彈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徒義修厲，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卷二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十一月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

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有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譖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餓竭則奪取，昏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鬪食，胃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

不會種，卽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卽乞將夏稅斛斛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入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權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臣僚上章，輒欲禁權，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本兩路租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入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許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爲盜，惟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租額增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尙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赦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令上歷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勅榜，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勝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飢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

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一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旣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租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爲此兩路飢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况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旣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改？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物雖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嘗餼糧而已。欲乞令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方，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急，盜竊不已，必爲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爲豪傑之資，而致

關廣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懷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帝皇書

元豐元年十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權輸河北，餅竭則壘取，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樞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

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鎔，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鬻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田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峻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整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遁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肯，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嘗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

不敢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取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替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脩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一。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十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子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異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異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

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畜夫，剛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入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茲滑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承寧之後，盜賊遽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乞醫療病囚狀

元豐二年正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

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尉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囚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無他故，雖累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殺之何異？積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為姦，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為今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坐本官，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戶以上，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中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日，中書劄子詳定編勅所狀，令衆官參詳獄囚，不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慘虐，或謀害致死，自有逐一條貫，及至捕傷格鬪實緣病死，則非獄官之罪。况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衆，而使獄官濫被黜罰，未為允當。今請只行舊條外，其上件獄囚病死條貫，更不行用。奉聖旨：依所申。臣竊惟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當推之無窮，而郡縣俗吏，不能深曉聖意，因其小不通，輒為駁議，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礙，乃舉而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囚病死，使獄官坐之，誠為未安。何者？獄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責吏以其所不能必，且懼罪多方，求免。囚中有疾，則責保門，留不復療治，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遠者，其捐瘠致死者，必甚。在獄臣謹按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為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

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爲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傭錢，以免役寬剩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鬪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爲上等，失二爲中等，失三爲下等，失四以上爲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司者，聽人給曆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寬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甚微，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疾病，以張人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獄官縣令且保明以申州委監醫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杖六十分。故失爲公私罪，伏望朝廷詳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且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馳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歷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肇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濰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人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

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卽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爲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情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登萊權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權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鹽稀少，因以爲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爲生，大半去爲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權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卽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卽一二年間，舉爲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權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奏。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

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爲名，實欲重斂。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不幸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如退攤戶絕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爲它用，故更相駁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正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省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省得一名，省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爲姦，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暫出應役，一年半歲，卽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卽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惠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繫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以軀命賞官，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頃可募一散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今來雖有一頃二頃爲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卽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不任其責，繆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倫理。一州旣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縣大遠，卽久遠難募，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仍及所定頃畝（或兩戶及三戶相近，共及所定頃畝數目亦可），卽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卽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卽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榜召人投名應役。第二等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等第不及，卽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兩戶，委保。如充役七年内逃亡，卽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得支錢，仍不得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卽須先勒本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攤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謂「欲留寬剩錢斛，以備它用」。臣請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三十二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隸。今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又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火鑠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爲田產，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爲魏立征稅之法，號爲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爲己任。及威事隋文帝，爲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爲人臣，尙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爲武王周公之事，而况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卷三

繳詞頭奏狀六首

范子淵

蘇東坡奏議卷三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爲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爲脩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臣欲作責詞，又緣呂陶奏狀已進呈訖，別無行遣。其兗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爲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伏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吳荀

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之爲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沈起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敘朝散郎，監獄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搆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屠滅。至今二虜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爲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敘用。」天下傳誦，以爲至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以卽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彝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彝，起不自量，輒敢披訴，妄以罪釁併歸於彝，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彝繼之。法有首從，而彝吏幹學術，猶有可取。如起人材猥下，素行儉嶮，慶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甲乘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爲笑。如杭州日，措置爲乖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靚等違法燕飲交歡，靡所不至。朝廷用彝，既不允公議，而况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獄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爲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念先帝永不敘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命之寃，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爲起等輩乞敘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陳繹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祿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吏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紗木胎者，貨易入已，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賊一疋二丈，合准例除名。縱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褥，不令赴教。縱男與道士何德順游，從繹曲庇何德順弟何迪倫，稅金四百兩事，不斷抽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以公使穀養白鵬，係竊盜自首，不盡賊罪杖。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勅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略曰：「蔽罪至於除名，論賊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

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錄，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姦邪復用，其漸可畏！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再詳陳繹元犯，若依法斷，自盜除名，雖後來累該需恩，登極大赦，其敘法止於散官，卽與其他賊犯不同，既以貸其除名，今復與之大郡，將使貪墨無恥，復蠹克民，非朝廷爲民設官，慎選守長之意。

張誠一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遙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葬親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官觀，已駭物聽，况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爲過，使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歸着，卽合置司推鞠，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排方屣腰帶，緣葬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時誠一任密院副都承旨，當直人從，皆可考驗，及慮棺柩內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爲誠一等私竊收藏，其族人當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依上件事理，根究施行。

李定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

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爲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卽止是身負大惡。今旣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卽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准律諸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卽定所坐難議，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奏爲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乞。今來給事中胡宗愈却封還上件聖旨，切緣聖旨，本緣臣自知偏執乞罷，卽非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誤有論奏，重念臣前來議論委是疎闊，又况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旣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取進止。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五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申：右軾近奏言招差衙前利害，蓋緣所見偏執，是致所議不同，理當黜責。若朝廷察其愚忠，非是固立異論，卽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遺，所貴議論歸一。謹具申三省，伏候指揮。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調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貼黃：伏乞特賜檢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體例施行。

論椿管坊場役錢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應坊場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椿管，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於別路移用。如府縣，即縣申提點司，提點司申戶部。其有餘去處，不得爲見有餘，分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爲見不足，將合招募人，却行差撥。乞詳酌指揮。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勸會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爲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爲重。士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爲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概立法。今來若是衙前召募得足，卽須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立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將最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合符王克臣謝景溫胡宗愈孫覺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准勅節文中書省尙書省送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勅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勳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閑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爲宜稱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右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執政不

以爲然，臣等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旨不許。經今月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愚蠢，終執所見。近又竊見吏部尚書孫永奏駁臣所論，蓋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若不罷免，卽執政所欲立法，無緣得成。况今來季限已滿，諸路立法文字，節次到局，全藉通曉協同之人，共力裁定。如臣乖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揮，罷免所有臣固違聖旨之罪，亦乞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

元祐元年七月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狀申：軾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給事奏繳前件聖旨，乞取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右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疎繆，決難施行。所有是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日已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乞留劉放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放，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瘡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放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同。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放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爲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放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俟誅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右臣竊惟七十致仕，古今通議，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爲禮義廉恥之風。若起之於旣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卽須朝廷有非常之政，而其人具有絕俗之資，才望旣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才之流，亦應盛德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同。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割，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爲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鈔割，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卽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

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况二聖恭己，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循，稍加損益，欲行紆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况子弟欺謾父兄，入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以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旣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闢撲賣酒牌，于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揮猶許入戶情願請領，未勉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爲帑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歛，以贍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爲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况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欠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

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爲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旣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况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己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與十科爲七。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勅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

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冒昧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論冗官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爲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項：

- 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如係武官，卽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內已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二十五已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內中數目，立爲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卽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卽並與一不出官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

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思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滯留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開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爲白丁，亦無所恨。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惠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况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臣言，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

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子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情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意，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

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
！蘇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疏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
見故相司馬光，光卽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卽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
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
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
。」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卽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
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
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
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
雇募衝前，民不知有倉庫網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
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
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
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
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
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
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幾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
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
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

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勅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鞏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鞏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承傳堯俞之疏論難反復，欲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官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旨。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前連元豐八年十二月奏狀）

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略，切謂今日尙可推行，輒備錄前狀，繳進申奏。臣前來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純粹令臣發之，已當繼之，已而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臣所不及。若朝廷看詳此狀，可以施行，卽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取進止。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元祐二年二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冊手詔，臣愚亦恐有是今非昔之嫌，故其略云：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抑退託之意。言此文德受冊之禮，於今爲過，於昔爲稱，也不悟文詞鄙淺，未盡聖意，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詞命有所改易，爲不稱職，皆當罷去。伏望聖慈，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徽分。臣無任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錄用鄭俠王旂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于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濫先朝露，則有識必爲朝廷興失士之歎。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及考察旂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兼臣軾、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留顧臨狀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李常王存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輔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卷四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

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肯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

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氈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旣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有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科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廓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

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一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一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一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違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况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令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長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至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旣不服，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卽用其夔首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旣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一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

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吏民，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以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菁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曰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井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一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首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讎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詭，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己者，羽翼旣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卽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辨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爲所質，勢未能動，而心倖斂，旣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斂旣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卽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卽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有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旣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放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近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駁，以爲不當，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臣愚今詳君錫所駁，極爲未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卽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

以見其譏訕也。伏望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訕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心不同，毋悼後害。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爲進退，不可一一指爲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略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爲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爲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連書。

又貼黃：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別狀奏聞去訖。

又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聖旨參定葉祖洽所試策，臣已與劉敞等定奪奏聞去訖。臣今看詳元降臣寮上言，有云：「凡在朝廷，大臣率多當時考試之官，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臣等今來定奪，得葉祖洽顯是學術淺暗，議論乖繆。緣祖洽及第時，臣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爲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爲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爲不少。」今來祖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已來，至於今，紀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爲不可，故行減落。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子

元祐三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至時若隔下三五百人趣時不及即恐孤寒舉人轉見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旁近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越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爲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暇精詳又緣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騰錄所關到卷子三十五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爲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爲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爲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騰錄故須分別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封彌騰錄縱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當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殄常寒爲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忝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

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入者，主其議以爲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疏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己行之，今不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若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須，至轉雇慣習，人尤爲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青，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卽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卽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栗待罪之至，取進止。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元祐三年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領戒到進士王太初、王博雅稱，是傳義問得舉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尋令巡鋪官宣德郎王厚將逐入卷子，與衆官點對，得逐入試卷內，有一十九字同，卽不成片段。本院檢准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逐人試卷點對，只有一十九字偶同，別無違礙。顯是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

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旨。及有巡鋪所手分揚觀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鋪內臣，並來簾前告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以此挾恨，羅織舉人，必欲求勝。今來進士，尙有兩甲，諸利尙有一十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卽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君、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元祐三年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燦等

元祐三年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押領到進士盧君脩、王燦，稱是傳義，却問得舉人，稱是盧君脩，來就王燦問道：「不知耿鄧之洪烈爲復，是洪烈爲復，是洪勳？」其王燦別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將問字，使作傳義，未爲允當。已一面且令逐人就試，乞早降指揮，合與不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論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旣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住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尙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廷已行卽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卽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卽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旣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黃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月遠近准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爲授官之後卽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旣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吝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謂朝廷待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懷挾傳義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此多辱士類，虧損國體。近年緣練亨父爲試官，非理凌忽舉人，遂致喧競，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南省至一百人，訶察嚴細，如防盜賊，而恩賞至重，官員使臣減年磨勘，指射差遣，諸色人文錢，多至六百貫。若非理羅織，却無指定深重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搜探懷袖，衆證以成其罪，其間不免冤濫。近者內臣石君召鄭永崇、陳慥，非理搜捕，臣等已具論奏，尋蒙朝廷取問，行遣訖。欲乞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理羅織舉人，卽重行責罰，以稱朝廷待士之意。取進止。

乞不分經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條貫，分經取士，旣於逐經中，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中合格者少，卽取詞理淺謬卷子，以足其數。如合格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不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爲去取。取進止。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科場旣復詩賦，乞更不

分經取人，已奉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考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爲二，甚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聲律變爲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爲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爲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人聞之，必興詞訟，爲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苦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祇候，乃是祖宗舊法，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熙寧中，因閉門偶失檢舉，不令上殿，自此遂爲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取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祇候放榜，伏見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有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而陛下親發德音，以爲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又有犯僖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聖人卑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於取士之法，不好小惠，以求虛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順其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少。旣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近歲流弊之極，雜犯亦或收錄，遂使過省舉人，便同及第。縱使紕繆，亦玷科舉恩澤。旣濫名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年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恩。今來一次過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也。伏乞下省司立法，將來殿試，除放合格人外，其餘並皆黜落。或乞以分數立額取人，所貴上無姑息，下絕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取二分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有法，即乞申明，仍告諭天下，將來殿試，依法去取。

一、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名。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初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人已上，及別試第一人，國學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各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士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入主，甚無謂也。竊謂累奏舉名，已是濫恩，而經明行修，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請托，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獎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入主，所以礪世磨鈍，正在料舉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輕以與人，不復愛惜，臣所未喻。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賜刊削。今後殿試唱名，除南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不升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修一科，亦乞詳議，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同入劄子，論特奏名人恩澤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授文學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今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者，一人詩賦，二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正用本科，不免錯繆。須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盲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生出此條。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項，試官問經義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貴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自此科場，日有詞訟，為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

右取進止。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入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岩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致羅織語言，巧

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默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爲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如祕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取進止。

卷五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庶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蕃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僞，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惟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共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爲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

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聾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曰拜卿相，而人不勤，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爲。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旣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

臧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專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道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卽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卽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適入酌以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愛。」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

而樂，屠蒯譏之，莽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乎？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旣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旣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諱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旣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爲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氏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一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况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爲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

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國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夔體量其事夔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果誘殺平民十九人寃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果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刑體以爲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爲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爲仁乎大抵爲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爲然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

私財力，舉爲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已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入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今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爲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探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爲學士，日有脩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爲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爲耳目，請問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爲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慄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爲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

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旣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旣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綦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市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重，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讒，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鵬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推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到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長強禦，自候司馬擢爲太中大夫。

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劉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癘，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特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臣今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嶮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卽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貼黃：郭槩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旣以附會小人得罪，近復擢爲監司者，蓋畏挺之口，欲以苟悅其意。正如向時王岩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苟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爲諫議，天下知其爲岩叟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庭堅、歐陽棐、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爲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

純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劾實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爲然，即乞留中省覽。臣當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邪，及離間宗室，因諂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爲所短不足，以廣所長，故爲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茲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况鞏此議，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茲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茲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

進止。

貼黃：臣曾親聞司馬光稱鞏忠意，及見光親書簡帖，與鞏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倩臣稱鞏之賢，真迹見在。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劾舉學官，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種，蒙朝廷差充郢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請疎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爲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謹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勅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儆在位，取進止。

又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旨揮竊以爲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况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以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爲修城之漸其策既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部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犯御名）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種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種蠹小臣而敢爲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

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爲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真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取，若撻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慙，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周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圍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蹶蹄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

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政，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喻寃，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旣不隨事奏聞朝廷，旣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薦何宗元十議狀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朝廷近制，川峽四路員缺，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聖意，蓋爲蜀道險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皆懷土重遷，老死鄉邑，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雖在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輩不舉所聞之過也。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飾，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錄用。非獨以廣育材之道，亦以慰答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僚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讒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來非敢爲確開說但以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爲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爲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勅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爲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勝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

止。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骨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長滿盈，力求閑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痛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續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臣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惡，而弟鞏為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近日復因鞏言，邠州教授周種，以小臣而為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憚竊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為辨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為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一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為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毀，聖明在上，瘖鳴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誣，取進止。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虛實，但以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卷六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專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會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貨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卽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爲不易。學者且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旣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爲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

乞詳酌施行。

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絀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刺日以滋多。去年估刺至九十餘貫，元納專典，枷鎖鞭撻，典賣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姦之人爲首，糾率密行葺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異、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拊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噉，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戶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絀絹，共三十七疋，章等爲見遞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絀絹納官，今年本州爲綱運估刺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拊撮專揀，扇搖衆戶叫噉，投州嚇脅。官吏令只依遞年受納，不堪絀絹，尋將買到輕疎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戶亦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揀退，尋拊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拊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擡起，喚衆戶扇搖叫噉，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

謗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異之子。顏先充書手，因受贓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倖計構胥吏，醫入託惠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惠放停歸鄉。父子姦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旣以依法決訖，臣獨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元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勸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剩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方見估剩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廡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爲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旣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爲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爲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

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墮壞，須至脩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脩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剡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撙。使爲小屋，若頓行毀折，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卹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頹牆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卽脩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尙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詞爲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尙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旣去取高下，

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爲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大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爲取。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漑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舡，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彊，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淮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穎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賚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

令壽介等齎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梨。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齎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梨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載者甚衆。訪聞徐載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姦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載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卽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齎金塔祝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醜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闍梨，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者，

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舡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舡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免朝廷帑庫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勸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斛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飢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飢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准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剗刷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趕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鉗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飢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爲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糶，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糶。以此斛斛湧貴，小民乏食，欲望聖慈，憐此一方遭罹。熙寧中飢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廖，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供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爲見明年旣得寬減，僥倖替

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具所簇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斗，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趁辦，爭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勸會，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卽令提轉疾速契勸逐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待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願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千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絀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姦民結爲羣黨，興販私鹽，急則爲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興販，猶未甚衰。深恐飢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爲深患。欲乞朝廷指揮，應盜賊情理重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鈴轉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姦惡，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飢饉，是時米斛二百人死，太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斛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入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爲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戶逐路逐

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爲游手，聚爲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戶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爲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况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爲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錢，以代中等人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合役空閑人戶，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爲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爲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徑，使姦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將爲貧薄，反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戶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戶，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戶數猥多，以此漲起人戶，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戶，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卽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比於前來三番之法，尤爲不通。前史稱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明白遵守。然後爲不刊之法也。臣身爲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一年。諸州路軍，尙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勒令在役，然非鄉戶情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卽鄉戶衙門，卒無替期，乃是勒令長名，祇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履食支酬錢，卽全行支給，却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戶依條理，當本戶色役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卽許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兌放。并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役衙門，如有虛占窠名，可以省併出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勅條，深爲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常抑勒差充，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人，如李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爲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卽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朝廷旣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人戶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准折，訟之於官，經涉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朝請暮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勅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姦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旣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來，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

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門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卽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卽與本路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開奏若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卽取勘干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門而所添錢數未必人人歲添二十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計會放免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放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召募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雇募役人顯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役錢裁減無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卽據未及之戶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戶罷支已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罷今後遇有支遣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依條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揮更不許。」

臣今看詳諸役以二年爲一番向來指揮如空閑入戶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百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吏民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望朝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紛然相告云「向來差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閑了六年今來只許閑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使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聞遠邇深爲可惜雖云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爲此名以濟其說臣請爲朝廷詰之入戶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產開收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先知當雇當差臨事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寬剩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來寬剩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增增減紛然簿書淆亂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戶正以應役爲苦而六色人戶猶以出錢爲樂苦者更減三年樂者

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緣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準備外，一文不合椿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戶太優，與六色入戶相形，反爲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椿留一年準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二年錢，椿留準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謂如官吏請雇人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入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貼黃：若行此法，今後空閑三年入戶，官吏隱庇不差，却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閑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閑先後爲斷，爲復參用物力高下定差，既無果決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在外服，目所親見，正爲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吝，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小。臣干犯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

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俟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衷私捨施僧院，卽朝廷難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答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顏人，賽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舶船過海，是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實，奏聞次。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姦猾，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可。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爲泉州商客徐載，帶領高麗國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朝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差人舡送到明州，附因便海舶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回贈物色，卽量度回贈。本州已依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員前來告臣云：「恐帶回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本國，照會及本州卽時差撥人舡，乘載壽介等，亦將米麵蠟燭之類，隨宜餞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等到來年，卒無因便舶舡，卽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舡歸國外，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斛出糶濟飢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兌撥除本州倚郭略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土供米二十萬石於本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米尙不了兌充軍糧更無緣出賣以此外縣出糶實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卽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勘會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末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入人乞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入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斛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飢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溫叟牒，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勅，勘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谷價湧貴，雖已降指揮，減撥上供斛斗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慮所用斛斗數多，不能周足，牒奉勅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召人入納斛斗，或見錢糶入官司封樁，及諸色斛斗，添助賑濟支用者。省部今依准勅命指揮，出給到空名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項勅命指揮，及照會元祐勅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有違誤者。當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婺台等州災傷放稅，除衢州放稅，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撥外，今將杭越等九州放稅錢數，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數內，杭州三十道者，臣看詳上件勅旨，為兩浙淮南路災傷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勅旨，即合與提刑及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參州郡大小，戶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擘。今來轉運使葉溫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路受得上件勅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及兩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璘商議，便一面擅行分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口，共三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斛斗接濟。若數州不熟，即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為飢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斛九十足錢。近歲湖中難得見錢，每斛九十，便比熙寧以前百四五十，因糶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糶，方免餓殍。今來聖恩憂恤一路，委自提轉及兩路鈐轄司，分擘度牒，而溫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內潤州人戶比杭州十分總及一二，却分得一百道，其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溫叟公違勅旨，任情分擘，須至奏陳者。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為杭州諸縣出糶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

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未到間，已蒙朝廷施行，乃是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今乃爲轉運使葉溫叟，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州衆大甲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其意。臣竊原聖意，蓋謂提刑專賑濟，鈐轄司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爲侍從，出使一路，溫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更敢論列。况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糶米，糶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來驕奢，本以糶官米爲恥，若非飢急，豈肯來糶。此皆溫叟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來只分三十道，深駭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爲之奔走，而溫叟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瀰望，衆所共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放官吏，觀望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今來溫叟專用放稅分數，爲斷深爲未允。縱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戶口多寡不同，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但係溫叟所定，賑濟州郡，卽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例皆靳惜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司，請細詳上件朝旨，計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溫叟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聖慈，體念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本乞度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况其餘州軍，元無奏請闕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伏乞早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失私意，專制多少。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來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常平錢米足用。今來却與一百道，深駭物聽。乞朝廷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依臣所奏，分與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五十道，猶未足用。乞自聖旨分擘施行，若只下本路，其轉運使葉溫叟，必是遂非不肯。

應副。

卷七

乞開杭州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敗，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一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己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壅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霧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壅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灌十五頃。每一伏時，可灌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

河千頃，可無凶歲。一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芟芟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尙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兇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未募廣，葑合之地，尙存太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功，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聰，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後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闌閘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柵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方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土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籍，圍圍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訊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爲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壘泥沙，不過三五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激，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亦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湖。又况今者西湖口就堙塞，昔之水平，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蓄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坊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

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尙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蕪蕪，亦緣此暴貴。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功，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舡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今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開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茆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洶騷擾之患。而茆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洶，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茆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瑩，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茆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曾開洶，此已然之明効也。」

茆山河既曰受潮水，無絲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茆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對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窰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善提寺前對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爲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貓兒橋河口，自貓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

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湖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闔閩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一、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僕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一、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軾同畫，擊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今改作瓦筒，又以埭石培整固護，可以堅久。一、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石日減，芟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飢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略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用工減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芟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澇澆，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爲菱蕩，永無芟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卽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芟葑，卽許人剗賃。但使人戶常憂剗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每功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一、若量破錢米，召募飢民興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強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強壯，然難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一、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舡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功去訖。今來有合行

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得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舡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湖，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壅塞開洶搔擾之患，爲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爲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爲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拆除外，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據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爲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入戶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菱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潮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樹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爲疆界。緣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不得以樹葑爲界，如違亦許人割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葑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葑葑，盡變爲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即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爲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

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菱葑，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菱葑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遺闕。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勸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紊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飢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斛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稟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勸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即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歲災傷

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瘡痍。而况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卸民，專務獻諂，而戶部都省樂聞其言，即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燿，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爲惠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汗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依前降聖旨，盡用振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民，與功開洵。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踴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聖慈，愍臣孤忠，不避仇怨，特乞留中不出，以全臣子。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試狀奏：臣近者伏觀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其略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尙多，上下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知，貼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卽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

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智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廷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斂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勅：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戶籍納拘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費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獨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勅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尙書戶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即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謹然，出訴于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沿文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惠澤，蓋與無同。臣卽看詳元初立法，本爲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旣無他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監錮，以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賞，巧爲文詞，致許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收買。方人戶在係壘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土，豈復自能爲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旣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寬大，特爲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閱，妄意分別。若果如申明，卽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憂恤，元初恃頑狡獪，與官爲競之民，却被惠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

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勅入戶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產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別折納籍納，以此相明，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爲忠，曲有申明，而戶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勅尙書戶部狀，據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後來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今送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准省符前項指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已來，迨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戶。臣竊怪之，以謂東南鹽法，久爲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入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之疾苦，依然尙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爲姦，以市賄賂，故久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旣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卽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省，止是節略元奏，爲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送納，非爲更行勸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前，積欠鹽戶，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文。如委是貧乏，卽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會申明省。

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折。緣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司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戶行遣，一一較量，計構官司，買囑隣里，尙復多方指撻，以肆規求。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人戶，已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戶，申省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稟監司，及有一戶二戶，旋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難，卽五年之久，未足爲怪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惠澤之下，宜如置郵傳命。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姦吏乞取之路，反使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旣不鈞察，官吏亦恬不爲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姦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簡易，一言自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姦吏無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此施行。貼黃契勘熙寧四年以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人戶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貧乏，有可送納，卽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會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虛數，以害朝廷實惠。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旣已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爲小民，諠譁羣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爲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或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錮，繼以鞭笞，拘當在官，遣之離業。又自收其粗利中間，以至係繫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差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戶外，尙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戶。歲月旣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

人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當產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體一故也。今者鹽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他，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實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匹，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冀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願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爲，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間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強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貧民下戶，無所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繫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勅，諸處見欠蠶鹽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鄰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雖係元請官本，况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猶是補助耕斂之意，公私兩有之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棄捐之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爲，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

錫賈物帛，既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蠶鹽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鄰里抱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無情弊，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勸當，必是巧爲駁難，無由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如天降甘雨，爲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爲痛惜，而况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緣而爲姦，威福平民。臣爲敢謂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忝少慮，言語粗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二聖恤民之心，無異父母，但臣子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以蘇州官吏，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戶部從而立法，致已給還產業，却行追收。人戶詣臣哀訴，皆云：「黃紙放了白紙，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悲之！自二聖嗣位已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爲艱閔，故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亦未嘗峻發德音，戒勅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也。况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入，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謂之聖恩矣。伏見坤成節在近，天下臣子，皆以放生爲忠，度僧爲福。臣愚無知，不識大體，輒敢以此四事爲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執政，便與施行，導迎天休，以益聖算，其賢於放生度僧亦遠矣！若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矣！臣言狂意

切，必遭衆怒，伏乞聖慈，只行出前件奏狀，留此貼黃一紙，更不降出，以全孤危，庶使愚臣今後每有所聞得盡論列，以報二聖知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溥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觀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飢饉旣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解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解，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糶，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谷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

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已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璠，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聞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海底，父子聚突，以舡棹撈撻，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穞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况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費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紩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矍矍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糶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糶，米必大貴，飢饉愈速。和糶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

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出糶救飢。如合准備，卽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糶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糶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恐萬一有之，不可不預慮也。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况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卽日救濟其飢貧，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飢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飢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飢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爲害，

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斛，例皆出糶，見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錄臣奏，下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糶，準備出糶，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糶，常平斛斛準備，則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聖慈，早賜愍救，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惟知屢奏，喧瀆聖聽，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東坡奏議

卷八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戡公案，爲徐戡不合專擅爲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却受酬答銀三千兩，公私並不知覺，因此構合密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爲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戡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搔擾州郡。况高麗臣屬契丹，情僞難測，其徐戡公然交通，略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姦細。奉聖旨：徐戡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準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準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錢物，并有過海祈平安將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爲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準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構密熟，爲之鄉導，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戡情理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須索假借，行市爲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飢民，

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商販，因緣商販，為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外，勸會熙寧以前，編勅商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為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為梗。熙寧編勅，稍稍改更慶歷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勅，亦只禁往新羅，所以姦民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入貢，搔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看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姦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為意外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歷編勅：商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勅：商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納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一、熙寧編勅：諸商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仍備錄船貨，先牒所往地頭，候到日點檢批鑿公憑訖，却報元發牒州，即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新羅并登萊州商販者，各徒二年。

一、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蕃網舶，非明州市舶司，發而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其發高麗船仍依別條）

一、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節文：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海商船舶者，以制違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及登萊州，卽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

一、元祐編勅：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入船舶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禁以堪造軍器物，并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爲驗實，牒送願發船舶，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候回日，許於合發船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卽不請公據而擅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羅、登萊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勅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爲害事，將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舡入貢，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戩、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慶曆嘉祐編勅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國姦細，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尋於七月十五日，具狀奏聞，「乞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出糶救飢，如合準備，卽具諸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碩，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

流亡，結罪聞奏。今准尚書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准都省批送下八月四日勅中書省知杭州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勸會今年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及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候勅旨。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戶部施行，內相度仍限半月者，右臣竊詳戶部符內，止是節略行下，既奉聖旨依奏，即未審元初並依臣所奏，係有司節略爲復，只依今來戶部符下一節事理。切緣臣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之意，蓋欲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減裂，須至再具申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准尚書戶部符准勅，知杭州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勸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限半月。本司今相度到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勸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斛六十足，至十一月足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貴間，因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即時米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內，便行出糶常平米，至七月終，共糶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由增長，人免流殍。今者在市米，見今已是七十五文足，至冬間轉運司收糶上供額斛，及檢放秋稅軍糧，恐有闕少，亦須和糶取足。又本州須糶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糶，必須踊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糶得足，亦恐來年闕食，小民必不辦高價收買官米。至時若米貴人飢，本司必須

奏乞減價出賣竊料仁聖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飢，不許減價。約度浙西諸郡，今年必須和糴常平米五十餘萬石，準備來年出糴。若價高本重，至時每斛只減十文，亦須坐失五萬餘貫。而况饑饉已成，流殍不已。則朝廷所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欲乞聖慈，特許寬減轉運司。今來上供額斛一半，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絢絹上供，則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常平收糴得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出賣，耗折常平本錢。一路之人，得免流殍，爲惠不小。勘會去年本司亦乞寬減上供額斛一半，准勅只許寬減三分之一。今來災傷及檢放秋稅，次第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傷，民力愈耗，合倍加存卹。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伏望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

一、勘會熙寧八年，兩浙饑饉，朝旨截撥江西及本路上供斛斛一百二十五萬石，賜本路賑濟。只緣本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聖旨令發運司撥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糴，所費只及熙寧六分之一。然及時濟用，倉廩有備，米不騰踊，人免流殍。本司今來勘會蘇湖常秀等州頻年災傷人戶，披訴已倍去歲。檢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人戶闕食，亦恐軍糧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斛三十萬石，令本路減價出糴，或用補軍糧之闕。伏望聖慈愍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應副。

右謹件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餽，所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望聖明，以一方生靈爲心，非爲苟寬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况所乞數目難廣，而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飢饉已成，然後垂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近准朝旨，今本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準備來年被災闕食人戶，本司已具二事聞奏，乞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一半，截撥上供米三十萬碩，準備及補軍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司再相度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於正月以後，便行出糴，平準在市管價，以免流殍之災，此外更無長策。今來選差官吏，開倉和糴，優估米價，戒約專斛，不得乞覓，非不嚴切。然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蓋是蘇胡常秀，大段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收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無米，日就腐壞。見今訪聞蘇秀州在市米價，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長之勢，炎炎未已。本司欲便令杭州添價收糴，不惟助長米價，爲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貴，來年難爲出糴。若不添錢，又恐終是收糴不行，來年春夏間，闕米出糴，必有流殍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吏亦須略具事實聞奏，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於鄉路，譬畫斛，賑濟，若不預爲之防，則恐鄉路無備。臨時譬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右本司勘會去歲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却令將折斛錢買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司亦奏乞寬減額斛一半，如蒙施行，即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提刑司今年諸州糴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錢萬數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飢殍，爲憂不細。欲乞聖慈，過爲防慮，特勅發運司相度譬畫錢本，於江淮近便豐熟州軍，差官置場，和糴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須管數足，仍般運至真揚州樁管。若令來春本路闕常平米出糴，即令發運司撥發於逐州下卸，仍以本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常平米有備，不須般運上件米出糴，即就撥充本路轉運司上供額斛，却以寬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即於朝省錢物，無所耗損，而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憂。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檢放，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

放秋稅分數，卽無由盡見災傷之實。又臣軾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爲過當。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熙寧，民間有錢，尙困無米，餓死數十萬人。况今民間絕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伏望聖慈，深爲防慮。若來年入戶元不闕食，不須如此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詞。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請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費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尙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論，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同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尙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仍仰戶部指揮根究前奏，申尙書省。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

承奉郎徐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覈，如臣言不繆，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爲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濟闕食人戶，尋具畫一事件聞奏，內多糴常平，以備來年出糴。平準市價一事，最爲要切。見今浙西諸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十足，竊度來年青黃不交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糴，猶可以平壓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斛，坐視流殍。而提刑司專務靳惜兩三錢，遍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麾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見今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爲甚，提刑司已指麾本州住糴，却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湖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慮逐州不免妨闕。若新糴不多，卽是兩頭闕事，而般運水脚，兵稍有偷盜，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不爭。若使來年官米數少，不能平壓市價，致有流殍，更煩朝廷截撥斛，散與飢民，則爲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損丘山，大爲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

行收糶，以規厚利。若官估稍優，則農民米貨盡歸於官，此等無由乘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搖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爲可惜。若便爲減價住糶，正墮其計。况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十日，卽無收糶，縱却添價，亦不及事，恐有誤來年出糶大事。所以須至別作擘畫，仰訴朝廷。緣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曾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糶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糶，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卽充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斛錢撥還。兼勸會淮南大熟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顯無妨害。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災之民，廣作準備。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勸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災，倍於去年。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仁聖在上，必已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所糶麩米，以備出糶，每斛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猶自收糶不行，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開春米價必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已重，小民艱於收糶，無以救濟貧下，平準市價。若奏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失常平官本，亦非長策。（貼黃：常平錢米豐凶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繫利害至重！本司已累奏乞指揮諸路，專行糶糴，不得別將他用。如招募飢民興土功水利之類，有出無入，卽漸耗散，伏望朝廷留意。）杭州裏外見管義倉米四萬餘石，準備災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本州相度，若待饑饉已成，方將上件義倉米盡行俵散，亦未能盡濟飢民。惟是開春已後，纔見在市米價增長，卽便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今來起請，欲乞將常平米除係三年以上，依條合減價外，其餘並每斛減五文，內係今年貴價收糶者，每斛減二十文。足出糶，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賤價一處出糶，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填還足外，尚有剩數，亦

許撥填本路別州常平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飢民，普得賤米喫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實止於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貨十餘萬石。况自有條災傷之歲，許將義倉米俵散，但俵散之所及者狹，不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司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候饑饉已成，疾疫已作，仁聖在上，必須廣作擘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倍蓰。若行本司所奏，開春便行出糶，則米價不長，億萬生聚，人人蒙賜。緣今年已是十一月末，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內，便得開倉出糶。

乞擢用劉季孫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路分都監左藏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陞進。不獨爲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勸會杭州平陸，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甘泉，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遵增置一

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而創始滅裂，水常不應。至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爲利甚博。臣爲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爲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爲管，易致廢壞。」遂擊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爲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度，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效。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卽乞以惠遷爲號，取易所謂「井居其所而遷」之義。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尙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進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貼黃：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所在酒稅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課利，昔年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其它大率類此。朝廷力行仁政，不爲不久，而公私凋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未通行故也。自來民間買賣，例少見錢，惟藉在在有富實人戶，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之往來常

買新貨，却索舊錢。以此行商坐費，兩獲其利。今浙中州縣所理私債，大半係欠官錢人戶，官錢尙不能足，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害。若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虛數。而入戶一蘇三二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稅課利，漸可復舊，所補不小。

乞椿管錢氏地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准熙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趙抃奏：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欲乞兩縣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專切主管內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墳廟，勘會當州天慶觀道正通教大師錢自然，本錢氏直下子孫，欲令錢自然承遠住持，并臨安縣界武肅王鏐等墳廟一十一處，今召到本縣淨土寺賜紫僧道微，乞依錢自然例主管。又堪會得文穆王元瓘墳廟，并忠獻王仁佐墳，並在龍山界，其側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造，見是道正錢自然，權令徒弟道士在彼看守，欲望改賜勸額，令錢自然已下徒弟承遠住持，漸次修葺，兼得就便照管墳廟，不至荒廢。奉敕依奏。其錢塘妙因院特改賜表忠觀，爲額，并臨安淨土寺，令尙書祠部，每遇同天節，各特與披剃童行一名。又准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壙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會請領。近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右奉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劄子杭州准此者，臣

檢會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據管內道正錢自然狀，乞將臨安縣祖先置到產業，每年收掠貨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修葺諸處墳廟。此時差官檢計到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委是造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用工料價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及臨安縣勘會到管納錢氏歸官房廊田產等貨錢，年納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本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管催上件貨錢支撥修葺，約計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內，因皇城使錢暉等奏乞，方准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蓋爲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塌，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備。若每年只支得五百貫，雖逐旋修得大段，倒損去處，又爲連接屋宇數多，隨手損塌。自熙寧十年檢計，只今又及一十四年，尋於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計，到兩縣墳廟已修再損，未及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料價錢內臨安縣四千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四文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文省，兩縣共合用工料價錢計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貫七百三十五文省，須至奏陳者。右臣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爲之修完，猶不爲過。而况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恭惟神宗皇帝深念錢氏之忠，特改妙因院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道士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能推明聖意，奏乞盡數撥還地利房錢，以助修完。經今十四年，表忠觀既未成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毀，使先帝表顯忠臣之意，徒爲空言。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卽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仍候修造了，差官檢計具委無大破，俾明申州所貴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如蒙朝廷依奏，卽乞指揮本州將逐年所收到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樁管，只得充修造表忠觀及錢氏

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別行支借使用。

卷九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藉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尙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入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泐沂此江江水雖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爲運河（貼黃石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

又自新河以北，江水不到，灌以河水，皆可化爲良田。然近江土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並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壞民田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畝一千，以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二者，更乞令監司及所差官，詳議其利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璠，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貼黃：董華所料，只是約度大數，若蒙朝廷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別差官入細計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肇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費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貼黃：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浙江浮山之嶮，經歷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必不至今日知。」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爲安流，近日呂梁之嶮，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

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爲潮水所衝，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爲西陵石磯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有缺壞，隨即脩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堤之比也。

再乞發運司應浙西米狀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爲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吠，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蓴食之，又爲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並是臣親見，卽非傳聞。春夏之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糶常平米，雖粗有備，見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飢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糶官吏欲差船載，未下鄉散糶，卽所須數目浩瀾，恐不能足用。夏秋之間，必不乏絕。又自今已往，若得淫雨稍止，卽農民須趁初夏，秧種車水，耕耘之勞，十倍常歲，全藉糶米接濟。見今已有闕食，至時必難施功。縱使天假之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糶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軍般運，兌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兌撥，令起上供，并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趁時糶賣，斛封樁，準備移用，送戶部依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旣下，本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糶，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高貴，杭州亦是七十足錢，收糶壹斛，雖是貴糶，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今來發運司官吏親被聖旨，全不依

應施行，只以米貴爲詞，更不收糴。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飢民待哺之心，中塗失望。却便指準前年朝旨所撥上供米二十萬石，與本路內出糴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零充填，今來五十萬石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內，更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相兼出糴。切緣上件出糴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久已椿在本路，臣元奏乞於發運司糴五十萬石之時，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用外，合更要五十萬石。今來運司，却將前件聖恩，折充今年所賜吏民聞之，何由心服？臣已累具執奏，未奉朝旨。今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飢殍之勢，極可憂畏。旣忝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爲己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憐一方，特賜指揮發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糴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不收糴，無可兌撥，卽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十萬石數目，却令發運司，將封樁一百萬貫錢，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爲然，待飢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卽恐須於別路運致錢米，累雖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發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文。」一切緣臣元奏乞於豐熟近便處收糴，訪聞揚楚之間，穀熟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

又貼黃：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糴不盡一十六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况上件出糴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

又貼黃：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目，與蘇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稅分數施行。又貼黃：若行下有司，反復住滯，必不及事，只乞斷自聖心，速降指揮。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皇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梳，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事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軾，虞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伸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

一始銜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自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鞏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鞏爲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鞏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取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

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點黃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必致當途怨怒，愈爲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望聖慈寬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丞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准敕修蓋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合奏請者：

一、竊見上清宮，元係太宗皇帝勅建於慶曆中，遭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遭火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下。

一、今來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蒙內出錢物修蓋成就，今欲見先朝所賜錢物，并今來內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錢支撥，或係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

一、今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賜錢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

一、臣竊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即更無銘。未委今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

一、准敕差臣書石，合書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降下。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單鏢吳中水利書狀（單鏢書附卷末）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大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滯爲太湖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便塞故也。自慶歷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况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埋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狹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鏐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它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憫惜。乞下臣言與鏐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敕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趨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誌，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議，然終非本意。况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旣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鞏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旣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鞏。鞏旣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惹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此疏卽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詳覽施行。

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壞，所損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爲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若更少留，必須拮拾，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違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既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樁斛斗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爲一，農民栖於丘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一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其人雖號柔弱，不爲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爲業，百十爲羣，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爲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既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爲寇，或得疎猾爲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辦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

歿。蓋緣官物有限，飢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絕，大誤飢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糶，不免流歿，蓋亦有限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糶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凶凶，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卽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糶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脚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候出糶有餘，方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目浩瀾，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卽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應副浙西諸郡糶米。直至明年七月終，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糶米五十萬石，蒙聖恩依奏施行，仍賜封樁錢一百萬貫，令糶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爲詞，不肯收糶。去年若用貴價收糶，不過每斛七十足錢，盡數收糶，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糶，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不切遵稟之罪，朝廷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今來若行臣言，卽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誤，必行重責。所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爲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爲先，以才用爲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取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二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嚴甚，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旣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爲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探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自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恩，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揚長，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卽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勳，偶非其黨，猶肯爲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

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擊刺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偏俛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爲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爲累章不允，計竊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欲得外補，卽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見弟尙書右丞轍爲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誦狂見君錫，臺諫等五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忝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爲小官，卽好憐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卽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愛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爲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旣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爲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因問弟轍云：「汝旣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卽須羣

起力爭，喧讀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球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詞恩命，以全進退，卽不知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錫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錫與君錫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臣又語通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爲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錫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爲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爲觸忤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別無情理者。右臣旣備位從官，弟轍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迺遷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帝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

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爲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錄進單鏢吳中水利書

切觀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開滯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鉤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聞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歷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

鎮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樟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一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二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一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鐔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豈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尙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鐔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游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埋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卽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互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菴畫溪，昔菴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澁，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瀆，湖之水入震澤。其他

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葦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成一村，昔爲湍流奔湧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葦蘆，壅障流水，今何至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葦蘆生，葦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葦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闊外，可得二丈餘，狹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闊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欲開葦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一作「碑」）瀆。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爲石碶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卽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

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鎖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閘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默雖能言閘門一事，合鏗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一沈拔耶？又親主簿張寶進狀言：「吳江岸爲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力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沙泥，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道，堵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爲閘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圃，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葶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瀾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連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葶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瀾湖，泄瀾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瀾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爲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唯恐開鑿己田，陰構胥吏，皆棍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彼豪民計，構不行。儻開夾葶干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鐔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卽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壅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

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瘠，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鋤又嘗遊下鄉，切見陂隄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卽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卽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鋤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聞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條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條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汹涌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芟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隄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旣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昔邴賈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

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鬁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况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入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觀奏請開海口諸浦，鬁初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鬁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爲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文苧千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港，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葺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爲

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始，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網運者何耶？一鑿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埋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歷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埋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鑿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再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一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人之停滯水以灌漑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滯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鑿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滯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滯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鑿初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梁

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鏐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潰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潰，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鏐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潰，皆有微意，而令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返以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鏐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潰，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鏐今日之議，朱始增廣一溝一潰，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鏐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蠟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爲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硤，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先開莢葶于白鶴溪，白魚灣塘口潰，大吳潰，令長塘湖漏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先開宜興百潰，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先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一先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窳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伍堰水利，昔金舍人公輔爲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鐔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爲伍堰之利害與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廩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淤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圍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爲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洶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濟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體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概不可纓舉，而概可以迹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鐔答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苟後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申。右軾今看詳前件李義修所陳劃一事件內三件，係一欲開太康縣枯河及開陳州明河，並不涉穎州地分，無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乞自下蔡縣界以東，江陵鎮以西，地頗卑下之處，難爲開洩者，平地築岸如汴河例，不納衆流，免致溝中滿溢橫出之患。所是田間橫貫溝港，兩下自有歸頭去處，間或於要會處，如次河口之類，可置閘門，遇田間有積水，臨時啓閉，甚無妨也。軾今看詳八丈溝首尾，有橫灌大小溝瀆極多，並係自來地勢南傾，流入穎河，別無兩下歸頭去處。遇夏秋漲溢，雖至小者，亦有無窮之水，雖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今義修乃欲築岸如汴河，不納衆流，顯是大段狂妄。又一件云：「八丈溝首尾三百餘里，當往來道路，豈能盡致橋梁？欲乞於合該縣鎮濟要去處，創立津渡，小立課額，積久少助堤岸之費。」軾今看詳議者欲興大役，勞力費國，公私洵未見其可。而義修先欲置津渡，立課額，以網小利，所見猥下，無足觀採。其餘議論雖多，並只是羅提刑李密學意度，更加枝蔓粉飾，扶會其說而已，別無可考。論其八丈溝利害，軾見子細相驗，打量地勢，具的確事件申奏。次謹具申尙書省謹狀。

又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汝陰穎上三縣，惟有古陂塘頃畝不少，見今皆爲民田，或已起移爲永業，或租佃耕種，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產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爲陂塘，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爲害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通積水所致。今來進士皇維清，既知修復陂塘，可以弭橫流之患，何不乞於府界，元有積水，久來不堪耕種之地，多作陂塘，不惟所占田地

元係積水占壓之處，人戶別無詞說。兼亦陂塘既修之後，陳州水患自然衰減，更不消糜弊公私，開三百五十四里溝渠。今來維清既欲依羅朝散摩畫，起夫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又別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產業，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以興陂塘，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必難施行。軾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間已稍驚疑，若更行下，逐縣勸會古陂頃畝，及起稅請佃年月，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事既決難施行，所以更不敢行下勸會。其李密學羅朝散等所欲會議利害，軾見行相驗，別具利害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適、部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同至穎州，與臣會議開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難以會議。尋申尚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任見得的確利害，別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議。進呈奉聖旨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穎州境內諸水，但遇淮水漲溢，穎河下口壅遏不行，則皆橫流爲害。下冒田廬，上逼城郭，歷旬彌月，不減尺寸。但淮水朝落，則穎河荏退，數日之間，千溝百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水不漲，則一穎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百溝，亦須下入于淮。淮水一漲，百溝皆壅，無益於事。而况一八丈溝乎？（貼黃）據崔公度狀稱：「取到壽州浮橋司狀，照驗得昨來五六月間，陳穎州大水之時，淮水比常年大小顯見自是諸河泛漲，積水爲害，並不干淮水之事。」看詳崔公度所言，顯是只將是年淮水偶然不大，便爲永遠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後淮水與諸河水永不一時皆漲乎？又臣問得淮穎間農民父老，若淮水小，則汝穎諸河永無漲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實事。且陳之積水，非陳之舊也，乃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爲陳患。今

又欲移之於潁，縱使朝廷卹陳而不卹潁，欲使潁人代陳受患，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訴。但恐潁州已被淮水逆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府界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潁州，則潁之受患必倍於陳。田廬城郭，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况潁州北高南下，今潁河行於南，入丈溝，遠者數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瀉下，貫入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于潁河。其間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闊，勢若建瓴。南傾入潁河，而羅適欲以入丈溝奪併而東，此猶欲用五丈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羅適與臣書，乃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爲慮。」雖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愚暗，全不曉事，與適相附會，以興大役，雖復起夫百萬，糜費錢米至巨萬億，亦無由成，而况十八萬人，與三十七萬貫石乎？臣歷觀數年以來，諸人議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之，以爲可開，曾肇、陸佃、朱勑，以爲不可開，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見地形的實高下丈尺，是致臆度利害，口爭勝負，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子細打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見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後地面高下，溝身深淺，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口，有無壅遏，可得而見也。并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訖所有逐竿細帳，見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瀆聖聽。只具史昱等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略具下項要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潁上三縣官吏文狀，稱：「羅適、崔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是經馬行過，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是實。」一切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見得利害可否，及如何計料得夫功錢糧數，目顯是全然疎謬。（貼黃：羅適計料八丈溝，要開深一丈，而汝陽縣官吏只計料八尺，適亦不知據數申上，其疎謬例皆如此。）兼看詳羅適所上文字，稱：「八丈溝，上口岸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黃堆口，與淮水面約直深十丈，有畸，卽是陳州水面下比壽州淮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約闊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不過四丈。」適只

以此便定八丈溝無壅遏，臣竊詳適若曾用水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謂之約量。顯是臆度高下，難爲憑信。今據史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黃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年淮水漲痕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尚有漲水八尺五寸。折除不盡，其勢必須從八丈溝內逆流而上，行三百里，與地面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八丈溝遇淮水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內，壅遏不行，二水相值，橫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潁州苗稼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闊二十餘里。」今量闊處，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得漲痕五丈三尺。適又云：「黃堆口至淮面，直深十丈有畸。」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虛，是乃適意欲淮面之闊，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水之小，則以意減之。此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猶以意增損，其它利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肯以實言也。

一江陂次河，深闊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八丈溝水，南入潁州。及其餘溝水，如泥溝、瓦溝之類，皆可以同奪八丈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昱等狀內，臣體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至州城門脚下，公私危懼。若八丈溝不能東流，却爲次河、江陂等水所奪，南入潁河，則是潁河於常年分內，更受陳州一帶積水，稍加數尺，必爲州城深患。而羅適、胡宗愈等，皆云自天地有水已來，萬折必東，必無回奪之理。旣云萬折必東，則是水有時而行於西南北，但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而常東也。水之就下，兒童知之。適等不必其就下，而必其常東，此豈足信哉。適又云：「方水漲時，潁河亦自漲滿，不能受水。則次河、江陂，安能奪八丈溝而南？」臣謂八丈溝比潁河大小不相侔，八丈溝必常先潁河而漲，後潁河而落。方潁河之不受水也，則八丈溝已先漲矣。安能奪諸溝而東？及八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潁河已先落矣。安得不奪八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一據史昱等打量，到羅適回易八丈溝，創開六處，計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畝，合給還價錢，或便宜田地，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會計入錢糧數內。又看驗得地性疎惡，合用梢樁、土蘆水淺，地脈沮洳，開未及元料丈尺間。

必有水泉，又難爲倒填，車水興功，並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令慢平，溝身既深，溝面隨闊，則適所計料，全未是實數。其一十八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米，必是使用不足。

右八丈溝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節，未易悉數。兼已略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勃申省狀內。及考之前史，鄧艾本爲陳項間田畝水少，而開八丈溝，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勃已論之詳矣。伏望聖慈指揮，將朱勃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詳，卽見八丈溝不可開事理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果決，不開指揮，以安潁壽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胡宗愈羅適等皆言：「八丈溝成，恐商賈舟船不復過潁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戶，妄生異議。」今勸會蔡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分皆係水小。據羅適圖序云：「八丈溝上岸口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與蔡河相通，至水落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七尺。」潁人何緣過憂舟船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潁人，以伸其私意。

奏淮南開糴狀二首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據汝陰縣百姓朱憲狀：「伏爲今年旱傷，稻苗全無，往淮南糴得晚稻一十六石，於九月二十八日到固始縣朱臯鎮，有望河欄頭所由等欄住憲稻種，不肯放過河來。當時寄在陳二郎鋪內，當來榜內只說欄截糴場粳米，不得過淮河，並不會聲說欄截稻種，今來不甘被望河欄頭所由等欄截稻種，有誤向春布種，申乞施行。」臣尋備錄朱憲狀，及檢坐敕條牒淮南路監司及光州固始縣并朱臯鎮等處，請依條放行斛斛，不得欄截。至今未有施行回報。兼體問得本州今年係秋田災傷，檢放稅賦，百姓例闕穀種，見今在市絕少斛斛，米價翔貴，本州見闕軍糧，亦是貴價收糴不行。尋勾到斛斛行人楊

信等取問在市少米因依其揚信等供狀稱：「問得船車客旅等稱說是淮南官場收糴，出立賞錢，不得津般糴米過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須至奏乞指揮者。右檢會編敕：「諸興販斛斛，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諸興販斛斛，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臣頃在杭州，親見秀州等處，爲官糴上供粳米，違條禁止販賣，及災傷地分，並不依條免稅力勝稅錢。於官並無所益，依舊收糴不行，徒使百姓驚疑，各務藏蓄，斛斛不肯出糴，致餓損人戶，爲害不少。今來淮南官吏，又襲此流弊，違條立賞，行閉糴之政。致本州城市闕米，農民闕種，若非朝廷嚴賜指揮，即人戶必致失所。伏乞備錄臣奏，及開坐敷條，指揮淮西轉運提刑司，行下逐州縣，不得更似日前違條禁止興販斛斛過淮，并勸會轄下，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納米穀力勝稅錢。所貴逐路官司，稍獲均濟。仍乞速賜行下，使災傷農民，早行耕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又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爲光州固始縣朱臯鎮官吏，違條禁止本州汝陰縣百姓朱憲收糴稻種，不令過淮，及取到行人楊信等狀稱，是淮南官場糴米，立賞禁止米斛過淮，致本州收糴軍糧不行，及農民闕種，城市闕食。已具事由聞奏，乞嚴賜指揮淮南監司，不得違條禁止販賣米斛。仍乞勸會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五穀力勝去訖。仍已令本州一面移牒淮南提轉，及光州固始縣朱臯鎮等處，放行斛斛，其提轉州縣，並不同報，依應施行。惟朱臯鎮官吏，坐到本州縣牒，所准：「淮南西路提刑司指揮出榜云：『如有細民過渡，同運米斛，不滿一碩，即勒白日任便渡載。外有一碩以上，滿一席者，並仰地掘分拽赴官，依法施行。犯人備賞錢一貫，每一席加賞錢一貫。若或夜間過渡一碩以下，犯人出賞錢一貫，每一席加一貫其

所捉到米數，却勾欄前來。於本縣元糴處出糴。若係他人捉到，其經歷地分，勾當人並勾追勘斷。以此致本鎮不敢放過米斛。又於今月十五日，據汝陰縣百姓楊懷狀：「爲本莊不熟，遂典田土得錢，於淮南收糴到納稅及供家喫用米四碩，被朱臯鎮立賞勾欄，不令過淮。臣又親自體問得本州寄居官戶，皆言有田在光州界內，今年爲潁州米貴，各令人於本莊取米納稅供家，並被本處官司立賞禁止，不放前來。切詳逐州縣鎮，若非監司公然違背朝廷救條，明出榜示，禁絕累路餽糧，卽逐處官吏，亦未敢似此肆行乖戾之政。須至再奏乞賜指揮者。右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多是違條立賞，閉糴驚動人戶，激成災傷之勢。熙寧中張觀沈超首行此事，致浙中餓死百餘萬人。臣任杭州日，累乞朝廷指揮，亦蒙施行。今來淮西提刑，旣欲收糴官米，自合依市直立定價，價則人戶豈有不赴官中賣之理。今乃明出榜示，嚴刑重賞，令人捉拽勾欄收糴，顯是強買人物，爲國斂怨，無甚於此！况提刑司明知編救，雖遇災傷，不得禁止販賣斛斗，乃敢公出榜示，立賞禁絕。淮南、京西均是王民，而獨絕其餽糧，禁其布種，以至官戶本家莊課，亦不得般取喫用。違法害物，未之前聞。其逐州縣鎮官吏，亦明知有上條及臣已坐條關牒，並不施行。竊違朝廷編救條實，不敢違監司乖戾指揮，伏望聖慈詳酌，早賜取問施行，少免官吏恣行，農民無告。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乞賜度牒糴斛斗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挾挈襤褸如流民者，問之皆云：『自壽州來。』尋取問得城門守把者，亦云：『時有此色人。』見淮西提刑司出榜立賞，不許米斛過淮北。因此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飢，見今農民已食榆皮，及用糠糝雜馬齒莧，食兼壽州盜賊已漸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劫，施助教家，霍丘縣善鄉鎮打劫，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劫，魏家。」

賊徒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賊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穎州界亦有惡賊尹遇、陳興子、鄭鏡、李松等數人，皆老姦竄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鬪敵。方欲結集，規相應，和近日雖已敗獲，深恐淮南羣盜不止，流入穎州界，縱不能為大害，但飢民附之，徒黨稍衆，如王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飢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穎州首被其患。若流民至穎，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尸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所以須至先事奏乞，若至時元無此事，臣不敢避章皇過當之罪，若隱而不言，倉卒無備，別成意外之虞，其罪大矣。臣日夜計慮，勢不可緩，謹具條件如左：

一、勘會本州常平斛斛，見管粳米三萬四千餘石，通紐元糶價每斛計一百一十八文有畸，菘豆一萬三千餘石，通紐元糶價每斛計七十二文有畸，小麥二萬五千餘石，通紐元糶價每斛計五十四文有畸。上件三色，並係元糶價高，縱依條量減出糶，亦未能大段平減市價。兼流民轉徙失所，必無錢收買官米，雖依條許借貸入戶，又緣流民既非土著，將來無緣催索。又條件常平斛斛，召募飢民工役，及許依乞丐人給米斛，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臣今相度，不惟飢民羸弱，聚散不常，難為工役，又緣常平斛斛本法，元只用糶糶，以準平市價。若將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則是有出無收。今後常平本錢日耗不已，有時而盡。臣知杭州日為見浙西饑饉，全賴常平糶米，所救活不可勝數。以此知常平官本，只可令增，不可令耗。屢曾奏乞立法，常平錢米，只許糶糶外，不得支用。雖蒙施行，所有本州見管常平斛斛，臣終不敢以流民之故，輒乞費用。留以準備來春斛斛翔貴時，出糶以濟本州百姓。

貼黃：若蒙行下戶部，不過檢坐常平條貫，量減價出糶，及召募飢民工役，並依乞丐人給米之數行下，皆是空文，無益實事。乞自朝廷詳酌，特賜裁處。

又貼黃：元豐以前，常用常平錢米，召募飢民，工役雖有減耗，却將官剩息錢補填。今來常平官本，有出無收，若不立法，禁止雜支，則數日而盡，深爲可惜！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一、勘會本州見管封樁陝西軍兵，請受及禁軍闕額粳米三千七百餘石，估定每斛八十文。小麥三萬三千餘石，估定每斛六十文。菘豆二千一百餘石，估定每斛五十五文。粟米三百餘石，估定每斛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餘石，估定每斛六十文。准條許估定價例出糶，除勘會本州軍糧粳米年計不足，今將轉運司錢兌糶上件封樁粳米充軍糧外，其餘小麥菘豆粟米豌豆，可以奏乞擘畫錢物，盡兌糶，準備賑濟流民。

貼黃：所有逐色估定價例，並是在市實直，如蒙施行，乞依今來估定價例兌買。

右臣伏望聖慈，念淮浙累歲災傷，來年春夏必有流民，而潁州正當南北孔道，萬一扶老攜幼，全集境內，理難斥遣。若飢饉道路，臭穢薰蒸，民同被災疫之害，弱者旣轉溝壑，則彊者必聚爲寇盜，欲乞特賜度牒一百道，委臣出賣，將錢兌買前件小麥粟米菘豆豌豆，四色封樁斛，俟有流民到州，逐放支給賑濟。如至時却無流民，自當封樁度牒價錢，別聽朝廷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

貼黃：臣若不預作擘畫，陳乞則倉卒之間，必難應辦。若不密切奏論，至此聲先馳，則恐引惹飢民，併來本州，官物有限，中路闕絕，則死者必衆，反爲深害。所以今來親書奏狀，貴免泄漏，臣以目昏，書寫不謹，伏乞恕罪，如蒙施行，乞作不下司文字，付臣措置。

又貼黃：臣所奏濠壽等州災傷盜賊，次第問得，皆有本末，非是風傳道路之言。深慮本路及逐州各有檢放賦稅，元未奏陳，致朝廷不信。臣在杭州日，親見監司州縣，例皆諱言災傷，只如今年蘇湖水災，可爲至甚，而臺官賈易等，猶欲根究其事，行遣言者。蘇州積水未退，尙土城門，而知州黃履已奏秋種有望，似此蒙蔽，習以成風，伏望聖慈，試採臣言，過作準備，則一方幸甚。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元祐七年正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得本州舊出惡賊，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爲寇，已而有陳欽、鄒立、尹榮、尹遇等，亦是羣黨劫殺，累至與捕盜官吏鬪敵。是時朝廷訪聞，以名捕此等數人，尋以捉獲凌遲處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不改前非，結集陳欽之弟陳興、鄭饒、李松等數人，不住驚劫入戶。尹遇自稱大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饒稱僥三，李松稱管四，鄉村畏懼不敢言及。縱被劫殺，不敢申報，以致被殺之家，父母妻子，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莫堙、董安三人，只因偶然言及遇等，即時被殺。內董安仍更用尖刀，割斷腳筋，其餘割取頭髮及殺傷者，不可勝數。每次打劫，皆用金貼紙甲，其餘兵仗弓弩並全。累次與捕盜官吏鬪敵，內一次射殺弓手兼近日壽州界內，強賊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劫人。其尹遇等聞之，卽欲商量應和，居民憂懼。臣度事勢迫切，卽差職員監勒捕盜官吏，責限收捕。有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幹，自出家財募人告葺，知得逐賊窟穴去處。內陳興、鄭饒、李松等，見住壽州霍丘縣開順場。尹遇一名，在壽州霍丘縣成家，步比陳興等去處更遠二百里。直方以謂衆賊之中，唯尹遇最爲桀黠難捕。又其窟穴離州界最遠，遂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直方親領弓手五人，徑往成家，捕捉殺尹遇。直方母年九十六，只有直方一子，臨去之時，母子泣別，往返五百餘里，騎殺一馬。直方步行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旣至地頭，衆皆畏懼不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二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而入。尹遇驚起，穀弩駕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倒。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直方本與弓手分頭捕捉衆賊，內陳興、鄭饒、李松三人，以地近，故先九日獲。獨尹遇一名，以地遠難捕，直方親行，故後九日獲。旣獲之後，遠近喜快，有城郭鄉村人戶六百一十七人，詣臣陳狀，備說逐賊凶惡，多年爲害人不敢言。若不盡法根勸，萬一減死刺配，卽須走回嘯聚，爲害轉甚。以此知逐賊桀黠之

甚衆所憂畏，若不以時捕獲，因之以饑饉，必爲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以進士及第，母子二人相須爲命，而能以忠義奮激，親手擊刺，以除一方之患。比之尋常捕盜官，偶然掩獲十數飢寒之民，號爲劫賊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皆坐該賞典，而直方不蒙旌異，則忠義膽決方略之臣，無所勸激矣。須至奏陳者。

右檢准編敕節文：諸官員躬親帥衆獲盜一半以上，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者，通計人數，同躬親法。今來李直方爲見衆賊之中，唯尹遇最爲宿寇，窟穴深遠，衆不敢近，須至躬親出界捕捉，是致後獲。既是尹遇須至躬行，則陳興等三人須至差人，無由躬親。若使直方先爲身謀，即須躬親先往近處捕陳興等三人，然後多遣弓手，續於三十日內，捕尹遇一名，即却應得上條同躬親法。只緣直方忠義激發，以除惡爲先務，而不暇計較恩賞。故躬親出界，專捕尹遇一名，以致所差弓手，却先獲陳興等三人，遂與上條不應於賞格有礙。考之法意，顯是該說不盡。伏望朝廷詳酌，只緣直方先公後私，致得先後捕獲之數，不盡應法。欲乞比附上條，通計人數，許同躬親法，爲第三等。若下刑部定奪，則有司須至執文計析毫釐。直方無緣該得第三等恩賞，惟望聖恩體念尹遇等，若不以時捕獲，必爲嘯聚羣寇，而直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特賜指揮。臣又慮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後妄有攀援，勘會臣見今於法合轉朝散郎，情願乞不改轉，將此恩例與直方循資酬獎。緣直方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別而行，若萬一爲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臣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後有以使人不爲空言無實者。於臣亦爲莫大之幸，且免後人援例，庶朝廷易爲施行。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所論奏，皆有實狀，可以覆按。本合候尹遇等結案了聞奏，又恐朝廷未盡以臣言爲信，更當行下監司體問，逐賊兇惡之實，與直方捐軀奮激之狀。故及逐賊未死聞奏，庶可以覆按施行。僥三是管三火中有名強賊人，管四是管三弟，此二賊欲得遠近畏服，故詐稱二人姓名。

又貼黃奏爲汝陰縣尉李直方捕獲強惡賊人乞依編敕第三等酬賞候敕旨。

乞賜光梵寺額狀

元祐七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伏見本州潁上縣白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真身塔院舍約四五十間元無敕額父老相傳佛陀波利本西域僧唐儀鳳中遊五臺禮文殊師利見老人令復還西域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陀波利用其言往返數萬里以永淳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於潁上亡沒里俗相與漆塑其身造塔供養時有光景頗著靈驗不敢具述臣於諸處見唐人所立尊勝石幢刊記本末與所聞父老之言頗合今年正月大雪過度農民凍餒無所祈禱境內諸廟未應聞父老以佛陀波利爲言臣卽遣人齎香禱請登時開霽人情翕然歸向詣臣陳狀願得敷奏乞一敕額庶幾永遠不致廢壞須至奏乞者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曲從民欲特賜本院一敕額如蒙開允以光梵爲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家室令時狀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材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敦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

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集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卷十一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旣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僇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管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篳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一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旣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令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

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賦，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逼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如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揚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

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卽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謹件如左。

一、准元祐五年五月十四日敕節文：應實封投狀承買場務。第五界已後，見欠未納淨利過日錢，亦許比第四界以前，三界內一界，小數催促。上件條實止爲過界有人承買場務，可以分界。見得最小一界錢數，豁除見欠。其間界滿，無人承買場務，只勒見開沽人認納過日錢數者，卽無由分界。見得小數，所以不該上條除放。朝廷爲見無人承買場務，比之有人承買者，尤爲敗闕，不易送納。反不該上條除放，於理不均。故於元祐六年春，頒條貫內，別立一條：諸場務界滿未足交割者，且令依舊認納課利及過日錢。若委因事敗闕，或一年無人投狀承買，經縣自陳申州本州差官，限二十日體量減定淨利錢數，令承認送納，仍具減定錢數，出勝限一季，召人承買。無人投狀，本州再差官減定出勝，限滿又無人投狀，依前再減出勝。若減及五分已上，無人投狀，申提刑司。差官與本州縣官，同共相度，再減節次，依前出勝。如減及八分以上，無人投狀承買，委是難以出納淨利錢，卽所差官與本州縣保明申提刑司審察，保明權倚閣訖。奏自界滿後，至倚閣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臣今看詳朝廷立此兩條，聖恩寬厚，敕語詳備，應有人無人承買場務，皆合依條就小送納，無可疑惑。只緣官吏多以刻薄聚斂爲心，又不細詳條實，所以請處元只施行逐界通比，就小催納指揮。其界滿無人承買，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條實多不施行。臣細詳上條，既去自界滿至倚閣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卽是分明指定，合依臨停閉日減定最小錢數送納。雖逐次減定，錢數不同，緣皆未有人承買，不免更減，終非定數。既已見得臨停閉日所減定數，豈可却更追用逐次虛數爲定。臣已指揮本州行下屬縣，應界滿敗闕，無人承買場務，係是開沽人承認送納者，並依上條，只將臨停閉日所定最小錢數，爲額催納。內未停閉已前，有人承買，卽依上件各以當限所減定錢數爲額催納。以上如有

欠負，卽將已前剩納過錢數密除。如已納過無欠負者，卽給還所剩。本州已依應施行訖。深慮諸路，亦有似此施行未盡去處，乞賜聖旨備錄行下。

一、准元祐五年四月九日朝旨，應大赦已前見欠蠶鹽和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者，並特與除放。今勘會江都縣人戶積欠青苗錢二萬四千九百二十貫石，內四十九貫石，係大赦已前欠負逃移，速已指揮本州依上件朝旨除放去訖一千五百二十五貫石。雖係大赦前欠負，却係大赦後逃移，未有明文除放，見今無處催理，不免逐時行下鄉村勘會，虛有搔擾。臣已指揮本州，更不行下，欲乞聖旨指揮，應大赦前欠負蠶鹽和買青苗錢，但見今逃移無處催理者，本縣官吏保明，並與除放。貼黃：勘會上件朝旨，經隔二年，不爲除放。臣今來方始施行，深慮諸州軍，亦有似此大赦前欠蠶鹽和買青苗錢逃移人戶，合依聖旨除放，而官吏不爲施行者，乞更賜行下，免罪改正。

一、檢准熙寧編敕，諸主持倉庫欠折官物，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元無欺弊者，其產業雖已估計陪納入官，許以所收子利紐計還元欠官錢，數足卽給還。或貼納所欠錢數，相兼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欠田宅條施行。係十保干係人產業，雖欠人有欺弊，亦准此。此乃祖宗令典，雖熙寧新法，亦許准折欠數，數足便還。只因元豐四年十二月內，兩浙轉運司奏買撲之人，多是作弊拖欠，合納課利，須至官司催逼緊急，却便乞依條將產業在官拘收，子利折還，係元抵田產物業，逐年所出，花利微細，卒填所欠官錢不足，看詳買撲場務，並係人戶情愿，實封投狀，抱認句當。其課利依條，自合逐月送納，卽與公人主持倉庫欠折官物陪填，事體不同。今相度欲乞於編敕內，刪去「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八字，因此立法，諸主持官物欠折無欺弊，其產業估納入官，以所收子利，准折欠數，候足給還。或貼納錢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欠田宅法，係十保干係人產業，雖元欠有欺弊，仍以所估納抵產，子利准折欠數，通計償足，給還抵產。其以前欠負，並准此。內剩納過錢

數，仍給還所剩。

一、准元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書節文：開封府界及諸路人戶，見欠元豐元年以前夏秋租稅，并公納不以分數，及二年以前，誤支雇食水利罰夫，買撲場務，出限罰錢，并免役及常平息錢，並特與除放。是時轉運司申中書，稱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捐米，及和預買細絹，并係人戶，以諸官不合一例除放。中書批狀云：「勘會赦書內，即無『見欠丁口鹽錢，并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細絹，已請官本除放』之文。」因此州縣却行催理。至元豐八年，登極赦書，亦是除放兩稅公納錢物，後來尙書戶部，仍舉行元豐四年中書批狀指揮，逐年蠶鹽錢絹和預買細絹等，係已請官本，並不除放。臣今看詳內蠶鹽錢絹一事，鹽本至輕，所折錢絹至重，只如江都縣，每支鹽六兩，折絹一尺，鹽六兩，元價錢一千文五分，絹一尺，價錢二十八文一分，其支鹽納錢者，每鹽五斤五兩，納錢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比元價買鹽每二十八文足，已多一百八十三文足，又將錢折麥，所估麥價至低，又有倉省加耗及脚乘之類，一文至納四五文，今來既不除放，即須催納絹麥折色，所以人戶愈覺困苦。臣今看詳丁口鹽錢絹，既爲有官本，難議除放，即合據所支鹽斤兩實直價錢，催納，豈可將折色絹麥上，增起錢數，盡作官本，顯是於理合放，於條未有明文。臣已指揮本州，應登極赦前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之類，只據當時所支官物實直，爲官本催納，其因折色增起錢數，並權住催理，聽候朝旨，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依此除放。

一、准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入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續准元祐二年二月七日，都省批狀，知鄭州張璪劄子奏：「臣伏覩明堂赦書節文，諸路人戶見欠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臣自到州，契勘得本州舊係開封府界管城縣日，本縣市易抵當所於元豐二年五月以後，節次准市易上界牒，准太府寺牒，支降到疋帛散茶，令搭息出賣，其本州自合依條，許人戶用物貨等抵請，

及見錢變易，本所却賒賣，與人戶仍不會結保，致有二百九十八戶除納外，共拖欠下官錢計一千九百餘貫文。雖契勘得逐戶名下見欠，各只是二百貫以下，本州爲是元管旬官司違法賒散，不依太府寺搭息出賣，指揮致人戶亦不會用物貨抵。請卽與市易舊法，許人結保賒請金銀物帛，見欠官本，事體不同，以此未敢引用赦救除放，係上件人戶所欠物帛價錢，本因官吏違法賒過，其人戶元不知有此違礙，伏望聖慈矜卹，特許依赦除放，庶使貧民均被聖澤。戶部看詳，住罷賒請，後來違法賒散過錢物，并府界縣分人戶抵當，虧本糯米，各與未罷已前，依條除請事體不同。今勘當難以依赦除放。都省批狀依戶部所申文。續准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敕：勘會內外見欠市易，非違法賒請人戶，已降指揮，二百貫文已下除放。其外路係違法者，卽不該除放。切緣本因法司違法賒賣，今來入戶，若不量與蠲放，顯見獨不需恩。須議指揮。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戶部指揮諸路契勘官私違法除放人戶，許將息罰充折外，見欠錢二十貫文已下者，並與除放。又續准元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轉運司牒准尚書戶部符，據淮南轉運司狀契勘本路市易欠錢，除依條賒借，并元係經官司違法賒欠，已依上項赦救朝旨施行外，緣有未承元豐四年五月十九日朝旨，住罷賒借以前，并以後有人戶於市易務差出計置變易，旬當人等，頭下賒欠錢物，見欠不及二百貫及二十貫以下，令詳所降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救，止言市易欠錢人戶，見欠二百貫文以下除放，并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旨，亦止言官司違法賒借，見欠二十貫文以下除放。今來前項人戶，從初經於市易差出旬當人等，頭下賒欠，本司疑慮，未敢一例除放。申部者，本部看詳明堂赦云：「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二百貫以下除放。」及近降朝旨亦止云：「官私違法賒放人戶折外，見欠二十貫以下除放。」卽無似此窠名明文，今據所申符，本司主者詳此，一依前後所降朝旨施行，無至違誤。臣今看詳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止言應內外欠市易務錢二百貫以下，並與除放。赦文簡易明白，元不分別人戶於官司請領，或

徑於句當人名下分請，亦不拘限官司依條賒賣，或違法俵散，及有無抵當結保，搭息不搭息之類。但係欠市易務錢二百貫以下者，便合依赦除放，更無疑慮。切原聖意，蓋爲市易務錢，本緣姦臣貪功希賞，設法陷民，赤子無知，爲利所罔，故於即位改元，躬祀明堂，始見上帝之日，親發德音，特與除放。皇天后土，實聞此言。當時有識，已恨所放不寬，既知小民爲官法所陷，何惜不與盡放，更立二百貫之限。然是時欠負窮民，無不鼓舞涕泣，銜荷恩德。會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寮，強生支節，析文破敕，妄作申請，致有上項續降聖旨，及都省批狀指揮，應官司違法賒借者，止放二十貫以下。其於差出句當人名下賒請者，並不除放一文，使宗祀赦文，反爲虛語。非獨失信於民，亦爲失信於上帝矣。所繫至大，而俗吏小人，曾不爲朝廷惜。此但知計拆錐刀之末實，可痛愍！臣竊仰料二聖至仁至明，已發德音，除放二百貫以下，豈有却許刻薄臣寮，出意阻難，追改不行之理？必是當時議者，以爲欠錢之人，詐立私下賒買人姓名，分破錢數，令不滿二百貫，僥倖除放。以此更煩朝省，別立上項條約，以防情弊。一時指揮，不爲無理。今來歲月已久，人戶各蒙監催，枷錮鞭撻，困苦已極。若非本身實欠，豈肯七年被監，不求訴免，以此觀之，凡今日欠戶，並是實欠，必非私相計會，爲人分減之人。明矣！伏望聖慈，特與舉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以官私違法不違法，及人戶於官司請領，或經於句當人名下分請者，並與除放。所貴復收窮困垂死之民，稍實宗祀赦書之語，以答天人之意。

一、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將府界諸路人戶，應見欠諸般欠負，以十分爲率，每年隨夏秋料，各帶納一分。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料，展閣指揮，更不施行。」臣今看詳上項指揮，明言應見欠諸般欠負，並分十料催納，元不曾分別係與不係，因災傷分料展閣之數，聖恩寬大，詔語分明，但係欠負，無不該者。只因戶部出納之吝，別生支節，謂之申明其略云：「本部看詳人戶，見催逐年拖欠下，夏秋租稅，賦賞課利，省

房沒官等錢物，若不係因災傷許分料展閣理納之數，自不該上條。」致尚書省八月三日批狀指揮，依所申施行，卽不會別取聖旨。臣嘗謂二聖卽位已來，所行寬大之政，多被有司巧說事理，務爲艱閔，使已出之令，不盡施行。屯膏反汗，皆此類也。兼檢會元祐救節文：「諸災傷倚閣租稅，至豐熟日，分作二年四料送納。若納未足，而又遇災傷者，權住催理。」今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聖旨指揮，雖分爲十料，比舊稍寬，又却衝改前後分料展閣指揮，卽雖遇災傷，亦須催納。水旱之民，當年租賦，尙不能輸，豈能更納舊欠？顯是緣此指揮，反更不易。欲特降聖旨，應諸般欠負，並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分十料施行，仍每遇災傷，依元祐救權住催理。內人戶拖欠兩稅，不係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權住催理。所有戶部申明都省批狀指揮，乞不施行。

貼黃議者必謂：「若如此施行，今後百姓皆不肯依限送納兩稅，僥倖分料。」臣以謂不然，編敕明有催稅未限，不足分數，官吏等第，責罰令佐。至衝替錄事司戶，與小處差遣典押，勒停孔目，管押官降資條貫至重，誰敢違慢？若非災傷之歲，檢放不盡實者，何緣過有拖欠？若朝廷不恤，須得併催，則人戶惟有逃移，必無納足之理。

一、臣先知杭州日，於元祐五年九月奏：臣先曾具奏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旨已許止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八千二百九十疋，並抑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尙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論奏，經今一百

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會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臣已於元祐六年正月九日，備錄元狀，繳連奏去訖。經今五百餘日，依前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一處行下。

右謹件如前，今所陳六事，及前所陳四事，止是揚州、杭州所見，竊計天下之大，如此六事四事者多矣！若今日不治，數年之後，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盜賊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行下。臣伏見所在轉運提刑，皆以催欠爲先務，不復以恤民爲意，蓋函矢異業，所居使然。臣愚欲乞備錄今狀，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撫鈐轄司，委自逐司選差轄下官僚一兩人，不妨本職置司，取索逐州見催諸般欠負科名戶眼，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內，具委無漏落，保明供申，仍備錄應係見行欠負數條，出榜曉示。如州縣不與依條除放，許詣逐司自陳，限逐司於一季內看詳了絕。內依條合放，而州縣有失舉行者，與免罪改正訖奏。其於理合放，而未有明條，或於條有礙者，並權住催理，奏取救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絕。如此則期年之間，疲民尙有生望，富室完復，商賈漸通，酒稅增羨，公私寬泰，必自此始也。臣身遠言深，罪當萬死，感恩徇義，不能默已，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貼黃：本州近准轉運司牒，坐准戶部符臣寮上言：「去歲災傷人戶，農事初興，生意稍還，正當惠養，助之蘇息。伏望聖慈，許將去年檢放不盡秋稅，元只收三分二分已下者，係本戶已是七八分災傷，今來若納錢尙有欠，必是送納不前，乞特與除放。其餘納錢見欠人戶，亦乞特與減免三分外，若猶有欠，并上二等戶，如不可一例減放，則並乞特與展限，候今年秋熟，隨秋料送納。」其言至切，尋蒙聖恩，送下戶部本部，却只檢坐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節文：「災傷帶納欠負條貫，應破詔旨，其臣寮所乞放免寬減事件，元不相度，可否顯是聖慈，欲行其言，而戶部不欲，雖蒙行下，與不行下同。臣今來所論，若非朝廷特賜指揮，卽戶部必無施

行之理。

又貼黃：臣今所言六事，及舊所言四事，並係民心邦本，事關安危，兼其間逐節利害甚多，伏望聖慈，少輟清閑之頃，特賜詳覽。

又貼黃：准條檢放災傷稅租，只是本州差官，計會令佐同檢，卽無轉運司更別差官，覆按指揮。臣在潁州，見逐州檢放之後，轉運司更隔州差官，覆按虛實，顯是於法外施行，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檢放。近日淮南轉運司爲見在流民倍多，而所放災傷，多不及五分，支破貧糧有限，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給，若使盡實檢放，流民不應如此之多。與其法外拯濟於旣流之後，曷若依法檢放於未流之前。此道路共知事之不可欺者也。臣忝侍從，不敢不具實聞奏。

又貼黃：京師所置局，因令看詳畿內欠負。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無此心，則臣亦不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爲臣子所格沮也。竊觀卽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聳然，望太平於期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故，非若積欠所壓自古至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蘇者哉？臣前所論四事，不爲不切，而經百餘日，略不施行。臣旣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陛下留意，痛與指揮，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却作熟事進呈，依例送戶部看詳，則萬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

不足計較，所惜陛下赤子，日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竊料大臣必云：「今者西邊用兵，所於財利，未可行此。」臣謂積欠之在戶部者，其數不貲，實似可惜。若實計州縣催到數目，經涉歲月，積欠之在戶部者，累毫何足以助經費之萬一？臣願聖主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訪聞浙西飢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雖積水稍退，露田泥田，然皆無土，可作田塍。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如鬼腊。臣竊度此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養，仍須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浙西災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方拯濟，其勞費殘弊，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飢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觀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爲甚賤。縱使貴糴，尙勝於無，而覲執所見，終不肯收糴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上下共知，而不詰問。小人淺見，只爲朝廷惜錢，不爲君父惜民，類皆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來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慈聖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相屬。今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豐凶，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舊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一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別賜揮揮行下臣所言六事四事，令諸路安撫鈐轄司推類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痍，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臣伏覲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膺此大慶，猶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爲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論倉法劄子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卽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爲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入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斛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強明發轉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百萬石上供斛斛，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疎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却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阻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卽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卽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卷十二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

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壹仟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叛置，須謀經久。船場旣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养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州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旣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旣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州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料物，實倍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千繫，入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嘗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千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肌瘦伶俜，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入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卽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折文破敕，苟

以隨船爲名，公然勒索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而弊乃出。綱梢旣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折賣船版，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斛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斛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斛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斛子必致星散。雖別行招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賚，密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斛子若不受賂，必無寬剩。斛面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爲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爲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爲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

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爲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救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編救諸綱運船棧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錢者，各徒二年。

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鑰通津門，准此。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尙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卽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免稅錢事理，甚明。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舡爲家，既免折費，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稅梢，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欄無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爲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效。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尊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除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爲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

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爲是，卽乞盡理施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貼黃：本州已具轉般倉斛子二十人，不足於用，必致闕誤事理。申乞依舊存留四十人去訖。其斛子所行倉法，臣又體訪得，深知綱運次第。人皆云行倉法後，欠折愈多。若斛子果不取錢，則裝發更無斛面兵梢，未免偷盜，則欠折必甚於今。若斛子不免取錢，則舊日行用一貫，會須取三兩貫，方肯收受。然不敢當面乞取，勢須宛轉託人，減刻隔落，爲害滋深。伏乞朝廷詳酌，早賜廢罷，且依舊法。

又貼黃：臣今看詳倉部今來起請條約，所行倉法，支用錢米不少。又添差監門小使，臣支與驛券。又許諸色人告捉搆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錢五十貫爲賞。又支係省上供錢二萬貫，召募綱梢，如此之類，費用浩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行之數年，必無所補。臣今所乞，不過減却淮南轉運司違條收稅錢一萬貫，綱梢飽暖，官物自完，其利甚大！

乞罷轉般倉斛子倉法狀

元祐七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論綱梢欠折利害內一事，乞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斛子倉法，并乞揚州轉般倉斛子依舊存留四十人。今來揚州轉般倉斛子四十人，並曾詣臣投狀乞一時歸農。臣雖且抑按曉喻，退還其狀，然體訪得衆情未安，惟欲逃竄。兼訪聞泗州轉般倉斛子已竄却一十二人。深慮逐州轉般倉斛子，漸次星散，別行召募，必是費力。兼恐多是浮浪輕犯重法之人，愈見敗壞綱運。其逐一利害，已具前狀。只乞朝廷詳酌，先次施行廢罷轉般倉斛子倉法，及揚州依舊存留轉般倉斛子四十人爲額，仍乞入急遞行下，貴免斛子星散，住滯綱運。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准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敕陝西轉運司奏准，敕節文：賣鹽并酒稅務增剩監專等賞錢，更不支給。本司相度欲且依舊條支給，所貴各肯用心，趁辦課利。戶部狀欲依本司所乞，並從元豐賞格，依舊施行。檢會元豐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賣鹽及稅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鹽務專副秤子稅務專欄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半釐。及檢會元豐賞格：酒務鹽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二釐。酒務專匠年終課利增額，言所增數給一釐者。右臣聞之，管仲一禮義廉取，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爲卑賤，然搢紳士人、公卿胄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顧廉恥，決壞四維，培斂刻剝，與專欄秤匠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廷綱維，此有識之所共惜。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爲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爲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實故人人務爲刻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囊橐。若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卽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條，實仍乞詳察上件條，實於稅務施行，尤爲害物。先賜廢罷。况祖宗以來，元無此格，所立場務增虧，賞罰各已明備，不待此條，方爲勸獎。臣竊見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廢罷諸路人戶買撲土產稅場，命下之日，天下歌舞，以至深山窮谷之民，皆免虛害。臣旣親被詔旨，輒敢仰緣德音，推廣聖意，具論利害，以候敕裁。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論奏江淮糧綱運欠折利害，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貧困之由起於違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募年之間公私所害十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稅部前日所立斛子倉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餽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爲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爲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填，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有萬數疎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運斛斛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爲額，而發運司獨不日到京及府界實數爲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發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釐，以定殿罰，則發運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略有五：一曰發運司入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諸倉專斛作弊，出入斛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滯。四曰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刻雇夫錢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剩取，非理曝揚。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擾綱梢於千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離綱運而遠赴訴也。况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辟京朝官兩員爲句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船爲廡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梢使臣人員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釐爲賞罰。行此二者，則所謂人存政舉，必有大益。伏望朝廷留念餽運事，大特賜檢會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待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救錢糧綱不得點檢指揮，竊慮議者必謂：「錢糧綱旣不點檢，今後東南物貨，

盡入綱船攬載，則商稅所失多矣。臣以謂不然，自祖宗以來，編敕皆不許點檢。當時不聞商稅有虧，只因導洛司既廢而轉運司陰收其利。又有元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便隨船點檢一條，自此商賈不行，公私爲害。今若依編敕施行，不惟綱梢自須投務納稅，如前狀所論，而商賈全集於京師，回路物貨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本州公使額錢，每年五千貫文，除正賜六百貫，諸雜收篋一千九百貫外，二千五百貫並係賣醋錢。檢會當日初定額錢日，本州醋務係百姓納淨利課錢承買其錢，並歸轉運司。當日以賣醋錢二千五百貫入額錢，卽亦是撥係省官錢充數。後來公使庫方始依新條認納百姓淨利課利等錢承買，逐年趁辦上項額錢二千五百貫，檢准編敕諸州公使庫許以本庫酒糟造醋沽賣，卽係官監醋務。本庫願認納元額諸般課淨錢承買者，聽其所收醋息錢，並聽額外收使。今契勘醋庫每年沽賣到錢外，除糟米本分，并認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外，實得息錢，每年只收到一千六七百貫。至二千貫以來，常不及元立額錢二千五百貫之實。更豈有額外收使之理。如此卽顯是敕條雖許公使庫買撲醋務，而揚州獨無額外得錢之實。竊以揚於東南，實爲都會，入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雜運，餽送相望，三年之間，入易守臣將迎之費，相繼不絕。方之他州，天下所無。每年公使額錢，只與真泗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貫。况今見行例冊，元修定日，造酒糯米，每斛不過五十文足。本州之費，一切用酒准折，又難爲將例冊，隨米價高下，逐年增減。兼復累年接送知州，實爲頻數，用度不費，是致積年諸般逋欠，約計七八千貫。若不申明，歲月愈深，積數愈多，隱而不言，則州郡負違法之責，創有陳乞，則朝廷有生例之難。雖天下諸郡比之揚州，實難攀援。今來亦不敢輒

乞增添額錢，及蠲收欠負，只乞檢會見行條貫，當日元定額錢因依，既是於係省官醋務錢內，撥二千五百貫元額錢，卽乞逐年，更不送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及更不用錢收買官糟，庶得賣醋錢，相添支用。如此，卽積年欠負，漸可還償，會蒞事體，不至大段衰削。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勸會本州與杭州事體一般，本州當入路口，使客數倍於杭州，杭州公使錢七千貫，而本州止有五千貫，顯是支使不足。

又貼黃：准條雖許公使庫收遺利，緣本州委無遺利可收，須至奏乞。

乞罷宿州修城狀

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尙書蘇軾狀奏：臣近自淮南東路鈐轄，被召過所部宿州，體訪得本州將零壁鎮，改作零壁縣，及本州見准朝旨，展築外城兩事，各有利害，既係臣前任部內公事，而改鎮作縣，又係兵部所管，所以須至奏陳，謹具條件如後：

一、零壁鎮人戶靳琮等，先經本路及朝省陳狀，乞改零壁鎮爲縣，却准轉運使趙偁狀稱：看詳得元只是本鎮官勢有力人戶，意欲置縣，增添諸般營運，妄有陳狀，尋准敕依奏依舊爲鎮。後來有轉運使張脩等，及知州周秩，別行奏請，却欲置縣，仍取得本鎮人戶狀，稱所有置縣費用，情願自備錢物，致朝廷信憑，許令置縣。臣今體訪得零壁人戶，出辦上件錢物，深爲不易，元料置縣用錢四千五十餘貫，至今年八月終，已納二千八百五十餘貫，其餘未納錢數，認是催納不行，縱使盡行催納，亦恐使用不足。看詳始議置縣，只爲本鎮居民，曾被驚劫，及人戶輪納詞訟，去縣稍遠，然未置縣，本縣已有守把兵士八十人，及京朝官一員，曹鎮本鎮煙火盜賊，別有監務官一員，又已移虹縣尉一員，弓手六十人，在本鎮足以彈壓盜賊。而本鎮去虹縣六十里，

至符離縣一百二十里，至蕪縣一百里，即非地遠。又至符離縣各係水路，本不須添置一縣，委只是本鎮豪民靳琮等私自爲計，却使近下人戶一時田錢深爲不便。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爲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衆，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爲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運路，遂奏乞展築外城一十一里有餘，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萬有餘工，每夫用七十省錢，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錢一萬九千餘貫，約五年畢工。已蒙朝廷支賜，抵當息錢一萬貫，欲取來年春興工。臣體訪得元只是宿州豪民，多有圍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不察，遂與奏請。况宿州土脈疎惡，若不用磚砌整，隨即頽毀，若待五年畢之，則東城未了，西城已壞，或更用磚，其費不貲！又七十省錢，亦恐招募不行，官吏避罪，必行差雇，搔擾不細。其間一事，深害仁政。緣今來踏逐外城基地，合起遣人戶大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猶不在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費耗摩畫改葬，若家貧無力，便致棄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歿，已上並有公案可以覆驗。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鎮作縣事，係已行之命，兼搆築廡宇，略已見功，恐難中輟，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無小利，兼未曾下手，猶可止罷。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却於已支賜一萬貫錢內，量新置縣合用數目，特與支撥，修蓋了當。其人戶未納到錢數，均乞與放免。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乞擢用林豫劄子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財賦，除盜賊，幹邊鄙，興利害，常有臨事乏人之歎。古人有言：「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監東排岸司林豫，自爲布衣，已有奇節，及其從事，所至有聲。

其在漣水屏除羣盜尤著方略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爲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取進止

乞賻贈劉季孫狀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狀奏右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衆寡不敵姦臣不救平遂戰歿竟罵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賻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狼狽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者以爲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貲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旋輓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今執政侍從多知季孫者如加訪問必得其實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飢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歷歲月朝廷猶賜存卹於獎勸之道不惟小補季孫之子三班借職瓌見在京師乞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季孫身亡合得送遣人爲般擊女壻兩房並已死盡其喪柩見在晉州無由般歸京師欲乞指揮晉州候本家欲扶護歸葬日卽與差得力廂軍三十人節級一人般至京師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效乞別與推恩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先知潁州日爲有劇賊尹遇

陳興鄭鏡李松等皆宿姦大惡爲一方之患而汝陰縣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餘只有直方一子相須爲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財緝知餘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後捕獲功効顯著直方先公後私致所差人先獲陳興等三人而直方躬親後獲尹遇一名與賞格小有不應臣尋具事由聞奏乞以臣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方此附第三等循資酌獎後來朝旨只與直方免試竊緣選人免試恩例至輕其間以毫髮微勞得者甚多恐非所以激勸捐軀除患之士伏望聖慈特賜檢會前奏別與推恩仍乞許臣更不磨勘轉朝散郎一官所貴餘人難爲援例取進止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于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庫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履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爲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飢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

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爲通疎，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謹具逐條如後：

天聖附令：

諸商販斛斛，及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

諸賣舊屋材柴草米麵之物，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其買諸色布帛，不及疋而將出城及陂池取魚而非販易者，並准此。

元豐令：

諸商販穀及以柴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

諸買舊材植或柴草穀麵，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物者准此。

元祐敕：

諸興販斛斛，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斛斛并麵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易者准此。

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同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元祐七年，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教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秦時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今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官，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間隨行，合于句當人施行取進止！

再薦宗室令時劄子

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前任潁州日，曾論薦本州簽判承議郎趙令時，儒學吏術，皆有過人，恭儉篤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賜進擢，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時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與外任差遣，臣切惜之，欲乞檢會前奏，詳酌施行，取進止！

卷十三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請詳此印造供赴當所交割。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申尚書省，今來未敢支費，蒙都省送禮部看詳，臣尋指揮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買名件外，其策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敕使本部未敢便令收買，伏乞朝廷詳酌指揮，尋准都省批狀云：「勘會前次高麗人使到闕，已曾許買策府元龜并北史，今本部並不檢會體例，所有人使乞買書籍，正月廿七日送禮部指揮，許收買其當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入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入馬什物，攬撓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培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慕義來朝，其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歷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書，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及畫一處置，沿路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

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權場之法亦可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爲例，即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吏能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仍具今來合處置數事如後：

一、臣在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得發船往高麗，蒙已立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却搭附閩商徐積船舶，入貢及行根究，即稱是條前發船。臣竊謂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知，而徐積猶執前條公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外，雖有條貫，實與無同。欲乞特降指揮，出榜福建兩浙緣海州縣，與限半年內，令繳納條前所發公憑，如限滿不納，敢有執用，並許人告捕，依法施行。

貼黃：據陳軒所奏語錄，即是高麗知此條。

今來高麗使所欲買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並不許收買。

貼黃：准都省批狀，指揮入使所買書籍，內有敕式，若令外夷收買，事體不便，看詳都省本爲策府元龜及北史，前次已有體例，故以禮部並不檢會爲罪，未委敕式，有何體例，一概令買。

一、近日館伴所伸，乞爲高麗使買金箔一百貫，欲於杭州粧佛，臣未敢許，已申稟都省，切慮都省復以爲罪。切緣金箔本是禁物，人使欲以粧佛爲名，久住杭州，搔擾公私，竊聞近歲西蕃阿里骨乞買金箔，朝廷重難其事，節次量與應副。今來高麗使朝辭，日數已迫，乞指揮館伴令以打造不出爲詞，更不令收買。

一、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寫曲譜，臣謂鄭衛之聲，流行海外，非所以觀德，若畫朝旨，特爲抄寫，尤爲不便。其狀臣已收殺不行。

貼黃：臣前在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曾密奏，聞元只作臣意度愧絕，兼自來館伴虜使，若有所求，請不可應副，卽須一面說論不行。或其事體大，卽候拒訖密奏。今陳軒等事事曲從，便爲申請，若不施行，卽顯是朝廷不許，使虜使悅已而怨朝廷，甚非館伴之體。

右所有申都省狀，其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詳酌指揮，事並出臣意，不干僚屬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爲有罪，則臣乞獨當責罰，所有吏人，乞不上簿取進止。

貼黃：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爲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曲子，謔褻瀆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爲請，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答之風訊不順，飄過，乃是與閩中狡

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遵稟，而軒乃爲歸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又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箔等事，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依例收買，金箔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爲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爲吏人上簿也。今來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入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謂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豈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爲穩便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躋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所公案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有一項所買策府元龜，敘兵雖不曾賣與，然高麗之意亦可見矣。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又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准敕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賜高麗九經書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歷日，聖惠方陰陽地理書等，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臣前所論奏高麗入貢，爲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又檢坐見行編敕，再具論奏，並不蒙朝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施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賜予，便爲收買。竊緣臣所論奏所計利害不輕，本非爲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况會要之爲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詳論此事，當遵行編敕耶？爲當檢行會要而已？臣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爲患至大。雖曾賜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許買，蕩然無禁也。又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數來，馴致五害。如此之類，皆不蒙朝廷省察，深慮高麗人復來，遂成定例，所以須至再三論奏。兼今來高麗人已發，無可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來朝旨止爲高麗已曾賜予此書，復許接續收買，譬編敕禁以熟鐵與人使交易，豈是外國都未有熟鐵耶？謂其已有，反不復禁，此大不可也。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議劄子（前連元祐七年十一月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去歲扈從南郊，親見百姓父老，瞻望聖顏，歡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復見仁宗皇帝！」臣尋與范祖禹具奏其狀矣。竊揆聖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繼祖武之意。兼奉聖旨，催促祖禹所編仁宗故事，尋以上進訖。臣愚竊謂陛下旣欲祖述仁廟，卽須行其實，是乃可動民。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

穀力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入至深，及物至廣，望陛下主張決事，尋蒙降付三省，遂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謹昧萬死，再錄前來劄子，繳連進呈，伏願聖慈，特賜詳覽。若謂所損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答民心，卽乞只作聖意，批出施行。若謂不然，卽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煩勸當取進止。

貼黃：臣所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萬一上合聖意，有可施行，欲乞內出指揮。大意若曰：「祖宗舊法，本不收五穀力勝稅錢，近乃着令許依例收稅，是致商賈無利，有無不通。豐年則穀賤傷農，凶年則遂成饑饉，宜令今後不問有無舊例，並不得收五穀力勝稅錢，仍於課額內豁除此一項。」臣昧死以聞，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更改。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

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一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蒞莽者也。尙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入陸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入陸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殷郊之與廟，皆有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

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養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獫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攝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

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絕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郊，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比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燼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後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

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奏。

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圓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爲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爲是，故發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及覆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也。今奉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有所擇，而人各自爲一議，但欲遂其前說，豈聖朝考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卽須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謂於法應贖者）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為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值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為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邛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准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啓，贊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下。」即無更令官更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員獨緣本監起請，遂立上條，由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今乃使本監

長貳先行審詳違者皆屏出學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詳去取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韻略有疎略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員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勘當准同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難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君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

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爲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此。今者又聞臺官黃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等舊說，亦以此誣臣。并言臣有妄用潁州官錢，失入尹真死罪，及強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大姦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旣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誦之輔郡，尙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謂古今如鯀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况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

今慶基乃及指以爲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焯、蘇頌、劉讓、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更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害也。

一、慶基所言臣行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讟四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元不是臣行中書案底，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驗。顯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竄逐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所謂侵漁怨讟者，意亦指言師閔而已。何名爲謗訕指斥乎？慶基以他人之詞，移爲臣罪，其欺罔類皆如此。

一、慶基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見蒙尙書省勘會文，然所用皆是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庫所少貧下行入錢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驗。

一、慶基所言臣強買常州宜興縣姓曹人田地，八年州縣方與計還。此事元係臣任團練副使日，罪廢之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後來姓曹人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即時牒本路轉運司令依公盡理根勘，仍便具狀申尙書省。後來轉運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合是臣爲主，牒臣照會。臣愍見小民無知，意在得財，臣旣備位侍從，不欲與之計較曲直，故於招服斷遣之後，却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仍亦申尙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縣斷遣本人，顯是誣罔。今來公案見在戶部，可以取索案驗。

一、慶基所言臣在潁州失入尹真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蔣之翰妄有按舉，公案具在刑部，可以覆驗。

右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臣旣不能盡知，又今來朝廷已知其姦妄，而罷黜其人，臣不當一一辯論。

但入臣之義，以名節爲重，須至上煩天聽，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拮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寃。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金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元祐貢舉，敕諸詩賦論題於子史書出（唯不得於老莊子出）如於經書出而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者，亦聽（謂如引試治詩書舉人，卽聽於易春秋經傳，出詩賦論題，引試治易春秋舉人，卽聽於周禮禮記，出詩賦論題之類）臣竊謂自來詩賦論題，雜出於九經孝經論語，注中文字浩博，有可選擇，久而不窮。今詳上條，止得於子史書出，所取者狹，雖聽於經書出，又須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如是在京試院，分經引試，可以就別經出題，至如外州軍，只作一場引試，卽須回避，只於子史中出，恐非經久之法。臣今相度，欲乞詩賦論題，許於九經孝經論語

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人所治之經，但須於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錄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與非本經舉人所記均一，更無可避，兼足以稱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爲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有不知以爲進退於忠厚之風，不爲無補取進止。

申省議讀漢唐正史狀

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顧臨趙彥若狀申，昨准內降宰相呂大防劄子奏：「臣每旬獲侍經筵，竊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前代正史進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煩聖覽者，欲乞指揮講讀官同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敷演，庶裨聖治，取進止。」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節繕寫，稍成卷秩，於將來開講日進讀，卽未審與五朝寶訓並進爲復間日一讀，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卷十四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剛致其事，至安祿山反。

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非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戎邊，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候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警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弈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弈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入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

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得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覩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降度牒脩定州禁軍營房狀

元祐八年十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備小弛，事不可悉數。請舉一二如甲仗庫子軍人張全，一年之間持杖入庫，前後盜銅鐸十二面。監官明知並不申舉。又有帳設什物庫子軍人田平等，二年之間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銀二百五十餘兩，恣意典賣軍城寨人戶，採斫禁山開耕爲田，公然起稅住坐者一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出牌榜，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爲盜賊，不安安居。臣到任以來，備見其事，然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其上件張全、田平等，皆以付獄。按治侵斫禁山人，逐次舉覺，依法勘斷。張德等九人，其多年侵耕已成永業者，別作擘畫處置。申樞密院。次開櫃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陳首改業，其餘並走出州界。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賊盜亦稀。臣近令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據逐官回申，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非惟久不脩葺，蓋是元初創造材植怯弱，人工因循，多是兩椽小屋，偷地蓋造，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儀等，又點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做，妻子凍餒，十有五、六。臣

尋體問得，蓋是將校不法，乞取斂掠，坐放債負，身既不正，難以戰下。是致諸軍公然飲博踰濫，三事不禁，雖上禁軍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若不按發其太甚者，無以警衆革弊。已體量得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四箇月，前後斂掠一十一度，計入己贓九十八貫八百文。已送司理難枷項根，勸去訖。臣既目覩媮弊，理合葺治犯法之人，絲毫無貸。卽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廈，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異、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脩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本司準備，卽當供奉官石耳躬親，再行覆檢，到除與逐將所檢，合脩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又據本官檢料到更合脩蓋營房一十六間，謹具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合行脩蓋營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間。據合用材料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八文省。

一、河北第二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合行脩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據合用材料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一文省。

一、檢計到不隸將下所管定州營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合行脩蓋營房一百一十八間，并合添井眼，據合用材料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

一、本司准備卽當供奉官石異檢料，更合脩蓋第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用材料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二文省。

右謹件如前，臣竊謂上件合用錢數，雖當破係省錢，又緣河北轉運司近年財賦窘迫，必難支破伏望聖慈，深念河朔爲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強虜，又爲河北屏障，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其上件營房，不可不於今年秋冬，便行脩蓋。欲乞特出聖斷，支賜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買材料，燒造磚瓦。

和雇人匠節次，不住脩蓋施行。所有逐將及本司準備旬當官石異檢計到諸軍合蓋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度牒每道見賣錢二百貫文，今來所乞上件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係將前項檢計到的確物料錢數契勘合，用道數外，計剩錢五十二貫二百五十八文，欲乞就整支降。

乞增脩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卽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脩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貼黃：所謂軍政不脩，皆有實狀，不敢一一奏聞。）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卽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息，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最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徒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

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沔、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瀘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有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羣賊一火，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鬥敵，趕趁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到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貼黃：所有龐籍奏得聖旨，已具錄繳連在前。）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下以上之人戶，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貼黃：前項所奏元豐二年冉萬等捉殺北賊，係熙寧六年朝旨廢罷後，兼冉萬等不係兩地供輸，是合行廢罷地分人戶。）見今州縣委實全藉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遠，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

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輒復拾用。龐籍舊奏約東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爲可行，立法以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卽擒獲，不至恇怯，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庸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施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到下項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下，丁口衆寡，並每戶選擇強壯一丁，充弓箭手。

貼黃：高強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具一切仍舊。若上戶添差人數，卽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甲法雖上戶亦止一丁，所有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社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爲頭目，並選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里稍遠，不聞鼓聲去處，卽火急差急脚子勾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

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拘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入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絹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

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衷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搔擾。

已上並是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衷私施行，今參詳增損修定。一、弓箭社人戶，爲與強虜爲鄰，各自守護骨肉墳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人爲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賊盜，既知逐社人戶勾上村堡空虛，即皆生心窺伺，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爲患苦。臣竊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爲恐其因循武藝生疎，緩急難用。今來弓箭社人戶，既處邊塞，與北

人氣俗相似，以戰鬪爲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箭人戶，今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多教。（貼黃保甲法，須是生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即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充保甲，只是減罷重疊虛名，即非幸免。）顯無妨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充本社守關頭目。

一、弓箭社人戶，旣任邊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戶，苦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旬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已久，北虜不疑，所以龐籍奏請，並是因舊，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八村爲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即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入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

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虛名稅賦，自來

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脚供輸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今來既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多教卽須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卽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爲驅使今取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多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既免多教卽保甲司却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澗淵之役虜自是人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尙不足於守而况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免其人旣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大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費用錢數并免多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乞免折科却行和買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乞以回易庫錢貼支保甲按賞錢爲五千貫令安撫司支用計費錢三千四百一十七貫二百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五貫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於用未足以起士氣但臣不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邊事大此三萬餘人久遠必大段得力更賜擘畫錢物應副成就或於近裏州軍遣那寬剩免役六色錢與本路被邊州軍添雇諸色

役人，其弓箭社入戶，並與免役，則人情翕然歸戴，願效死而不可得矣。更乞朝廷詳酌。又今來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軍官吏，相度利害，尋皆供到有利無害，經久可行，保明文狀，在本司說。

又

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乞修完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聞事宜，雖虛實難明，然前後參驗，亦可見其略。大抵北虜近歲多爲小國達剌朮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近據北人契丹四哥探報：北界爲差發兵馬，及人戶家丁往招州以來，收殺朮保等國，及爲近年不熟，是致朔易武州皆有強賊，兼燕京東北白浮圖碇東惡山內有強賊一火約五百十人，不住打劫。及又據北平軍申據：句當事人李堅等體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餘人，馬二十疋，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乞食，切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被北賊殺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詳，及真定府北寨於去年八月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衆打劫。近又訪聞代州胡谷寨，莎泉堡有北賊六七十人，劫掠本堡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及婦女七八人，及至捕盜官會北賊已去。臨去說與鋪兵：「我只在你地分裏，待更來打赤岸村。」（點黃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見任胡谷寨主家書報光祖，臣所以備知其詳。）以此數事參驗，顯見北虜見今兵困於小國，調地頻併，民不堪命，聚爲盜賊，雖鄰境多故，實中國之利，必無淪盟之憂。然盜賊充斥，虜自不能制，其餘波未流，必延及吾境。若邊臣坐觀不先事設備，則邊民無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若督迫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巡邏，則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又或緣此引惹生事，臣再三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早獲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拊循，激勵其人，決可使北賊望風知畏，不敢於地分

內作過。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早降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紹聖元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勸會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災傷，內定州一路，雖只是雨水爲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上，只緣有司出納之吝，又與盡實檢放秋稅，內定州只放二分，自臣到任後，累有人戶披訴乞倚閣，又緣已過條限，致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委是闕食，既非河水災傷，卽每事只依編敕指揮，欲坐觀不救，恐罪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借貸，雖已有成法，不煩奏請。又體問得河北沿邊人戶，爲見朝廷昔年遣使賑濟，不問人戶高下，願與不願，借請一例散貸，後來節次倚閣放免，以此愚民生心僥倖，每有借貸，例不肯及時還納，多是拖欠，指望倚閣放免，既煩鞭撻追呼，使吏卒因緣爲姦，畢竟又不免失陷官物，兼約度得本州自第四等以下，每戶貸兩石，官破十萬石，不過濟得五萬戶，人戶請納耗費，房店宿食，不過得一石五斗，入口未必能濟活一家，而五萬戶之外人戶，更不沾惠。鞭撻驅催，若得健吏，亦不過收得十七，其失陷三萬石可必也。又欲抄割飢貧，奏乞法外則濟，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飢貧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又况准條邊郡，不得聚集飢民，以上二事，旣皆不便，只有依條將常平斛，依價出糶，卽官司簡便，不勞抄割，勸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在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但以本州見管常平米二十七萬餘石，每斛衷紐到元本一百四文，比在市實直尙多二十二文，以此無人收糶，若不別作奏請，專守本條，不與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本州將十萬石常平米，依條借貸，必須失陷三萬餘石，非惟所給不廣，而給納驅催之弊亦多。特許將本路諸州軍見管常平米，契勘在市實直，如委是價高，出糶不行，卽許每斛於衷紐價錢上減錢出糶，不得減

過十分之二。仍給與貧民歷頭，令每日零買，不得令近上入戶，頓買與販。仍限不得糶過本州縣，見管常平數目三分之一。約度定州合糶得九萬石，若每斛各減錢十分之二，即本州紐計虧元本官錢一萬八千七十二貫文，比之借貸失陷，猶爲省費。而本州裏外出九萬石米在市，則一境生靈，皆荷聖恩全活。又却得錢準備今來豐熟物賤，却行收糶，兼利農末，爲惠不小者。右伏乞朝廷詳酌，早賜如行，施以爲便，即乞行下本司，約東覺察轄下官吏，所貴人霑實惠，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貼黃：契勘在市米價日長，正是二月間合行出糶，伏乞速賜指揮，入急遞行下！

乞將損弱米貸與人戶令賑濟佃客狀

紹聖元年二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路州軍災傷闕食人戶，雖已奏准朝旨，於法外減價出糶常平白米賑濟，訪聞民間闕乏，少得見錢糶買，尙有飢困之人。今點檢得定州省倉有專副吳榮、趙昇、界熙寧八年糶到軍糧白米，及專副梁儉、劉受、界元豐三年米，皆爲年深夾雜損弱，不堪就整，充上軍人糧支遣，每月只充廂軍次米帶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絕，更須三五年間，顯見轉至陳惡。兼聞本州管下村坊客戶，見今實闕餼糧，其上等人戶，雖各有田業，緣值災傷，亦甚闕食，難以賑濟。况客戶乃主戶之本，若客戶闕食流散，主戶亦須荒廢田土矣。今相度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下定州，將兩界見在陳損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喫用，令上件兩等人戶，據客戶人數，不限石斛，依此保借，候向去豐熟日，依元糶例，並令送納十分好白米入官，不惟乘此飢年人戶闕食，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盡爲土壤。如以爲便，即乞速賜指揮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貼黃：今來已是春深，正當春夏青黃不交之際，可以發脫得上件陳米斛斛，公私俱便。若失此時，則人戶必不願請，不免守支積年，化爲糞壤。乞斷自朝廷，早賜指揮，入急遞行下，更不下有司，往復勸會。今來所乞借貸，皆是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以濟佃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賑貸一例支與貧下戶人，催納費力，事體不同。乞早賜行下！

乞降度牒脩北嶽廟狀

紹聖元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弊，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曾完葺正殿，自餘諸殿及廊廡門宇，墻垣久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陳，乞給賜錢，或降度牒脩完，皆准省符，止令依條，以施利錢物充用。緣近歲民間屢值災歉，施利微薄，只了得遞年逐旋些小脩補。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回易息錢內支錢三千貫，助修嶽廟，亦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爲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合用工料價錢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賣錢支用。如朝廷不許降度牒，卽本廟有銀器一千三百餘兩，別無使用，欲乞依令出賣，收買材植，臣契勸上件銀器，元朝廷給賜，以備供神之物，若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况所費錢數不多，欲望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出賣，應副修造，庶得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州通判兩員，更互到彼提舉催促，務要早令了畢，上副朝廷崇奉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伏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祈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見弊陋，理當完葺，蓋所用度牒道數至少，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庶稱朝廷尊事嶽廟之意。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熙寧十年）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巳，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入，冥譴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爲請，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戎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旣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取輒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

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而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繫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費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匕之間，雖入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

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役之後，所在盜賊蠱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見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入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籌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憂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

積衷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旣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卽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卽用其首，命以爵秩。

幕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大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嶮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憫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旣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恣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臨，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

毀消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抒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莖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元豐）

右臣伏見自求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祛篋，椎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宛胸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旣以改業，而其朴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卽爲寒心。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

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竊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去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藉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旣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卽作賊，收而用之，卽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瀋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酌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真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元祐元年）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繼死外藩。臣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論議，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不撓不回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有忘朝廷之意。憂傷憤疾，以致殞沒。臨終之日，召司馬光面託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救，願公更且竭力。」歷觀前後議臣，忠勤忘身，少見其比。今其家甚貧，諸子仕於常調，欲望聖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取進止。

奉聖旨：呂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蘇東坡奏議終

蘇東坡東坡續集目錄

卷一 古詩

靈上訪道人不過……………一
 送浚公二首……………一
 北歸次韻……………一
 上韓持國……………一
 送別……………一
 琴枕……………二
 黃州……………二
 常山贈劉鋹……………二
 古風……………二
 遊杭州山……………二
 遊三遊洞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
 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
 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三
 穆父新涼……………三

無題……………三
 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
 不見獨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
 久之惠州追錄……………三
 古意……………三
 次子由詩相慶……………四
 用定國韻贈二十姪震……………四
 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四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四
 呂倚夢得承事借示古今書一軸作詩
 代跋尾倚年八十一……………五
 補唐文宗柳公權聯句……………五
 食檳榔……………五
 古離別送蘇伯固……………五
 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五
 試筆……………六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雷州八首……………六

五色菊贈朱遜之次韻……………六

姁佳月……………六

追和沈遼頃贈南華詩……………七

夢雪……………七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七

次韻黃魯直赤目……………七

寄子由……………七

廣州何道士衆妙堂……………七

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
之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十月二十
七日聞軾遊壽星寺遠來設茶作此詩
贈之……………八

琴枕……………八

申王畫馬圖……………八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八

和公濟飲湖上……………八

贈僧……………九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倅蕭
大夫……………九

次韻董夷仲茶磨……………九

送公爲遊淮南……………九

謝蘇自之惠酒……………九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〇

戲和正甫一字韻……………〇

池上二首……………〇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一

魯直以詩餽雙井茶次韻爲謝……………一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一

贈曇秀……………一

再過泗上二首……………一

贈李兕彥威秀才……………二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二

龐公……………二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二

食雉……………三

雙鳧觀	一三
郭綸	一三
初發嘉州	一三
捷爲王氏書樓	一三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一三
夜泊牛口	一四
牛口見月	一四
舟中聽大人彈琴	一四
泊南牛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	一四
復來	一四
江上看山	一四
留題仙都觀	一五
屈原塔	一五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爲謝	一五
新灘	一五
新灘阻風	一六
昭君村	一六
黃牛廟	一六

蝦蟆培	一六
留題峽州甘泉寺	一六
寄題清溪寺	一七
赴嶺表過金陵蔣山泉老召食阻雨不及往	一七
荆門惠泉	一七
次韻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一七
涇陽早發	一七
夜行觀星	一八
漢水	一八
萬山	一八
隆中	一八
竹葉酒	一八
鱖魚	一八
望夫臺	一八
永安宮	一九
入陣磧	一九
諸葛井鹽	一九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穎大夫廟.....一九

許州西湖.....一九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鶩
紫蝶飛舞之類為比仍不使皓白潔素
等字.....二〇

渚宮.....二〇

出峽.....二一

神女廟.....二一

巫山.....二一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二二

滄洲亭懷古.....二二

柏家渡.....二二

清遠舟中寄耘老.....二二

書堂嶼.....二三

次履常臘梅韻.....二三

醉睡者.....二三

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鸚鵡.....二三

老翁井.....二三

贈山谷子.....二三

觀子玉郎中草聖.....二四

餽魚行.....二四

次韻水官詩.....二四

弔徐德占.....二五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二五

李白謫仙詩.....二五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
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
花夢中與作詩.....二六

飲酒四首.....二六

大雪獨留尉氏.....二六

阮籍嘯臺.....二六

留別叔通元弼坦夫.....二六

余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因憩耘老溪
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竹一枝題詩
云.....二七

和寄天選長官.....二七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	昭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予爲賦之	顏闔	送朱壽昌使蜀七首	贈狄崇班季子	題盧鴻學士堂圖	蘆	寄周安孺茶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知羣	馬奔突以手撥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	籠開而放之作擾雲篇	游山呈通判承議寫寄參寥師	和郭功父韻送芝道人游隱靜	次韻魯直戲贈	夜坐與邁聯句	寄傲軒	榆	槐
.....
	二七	二七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九	二九	二九	二九	三〇	三〇	三〇	三〇	三〇	三一	三一

卷二 律詩

竹	柏	問淵明	題雲龍草堂石磬	朱亥墓	嚴顏碑	峴山	驪山	和子由除日見寄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跡	白帝廟	戎州	見魯人孔宗翰題詩三首	奉和凝祥池	奉和穎叔萬壽觀
.....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三	三三	三四	三四	三四	三四

正月十四夜扈從端門觀燈三絕	三四
獲鬼章二十韻	三五
光祿庵二首	三五
過通判曹仲錫歛書懷兩絕	三五
過木樨觀	三五
和喜雨	三六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	三六
荆州十首	三六
淪州寄王道祖	三七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二首	三七
涪州得山胡	三七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	三七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三七
入峽	三七
馬融石室	三八
代書寄桃山居士張聖可	三八

題贈田辨之琴姬	三八
六月六日以病在告獨遊湖上諸寺晚謁損之戲留一絕	三八
重九日以病辭府宴來謁損之啜茶清話復留小詩	三八
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	三九
同前	三九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	三九
戲孫公素	三九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順闌黎詩見贈次韻答之	三九
南康望湖亭	三九
半山亭	三九
檐耳山	四〇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復過度再次前韻	四〇
次韻聞復上人	四〇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四〇

儋州二首	四〇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四〇
曹溪夜觀傳錄燈燈花落一僧字上口	四一
占	四一
贈包安靜先生三首	四一
杭州次周燕韻遊天竺觀激水	四一
過海得子由書	四一
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日欲沒因並西	四一
山叩羅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	四一
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	四一
贈之	四一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	四一
聖途次元伯固仲蒙游七寶寺題竹上	四一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四一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四二
初貶英州過杞贈馬夢得	四二
答晁以道索書	四二
大老寺竹間閣子	四二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	四二
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之將軍樹	四二
今歲大熟嘗陷之餘下及吏卒其高不	四二
可致者縱猿取之	四二
贈何道士	四二
和廬山上人竹軒	四二
歎塞來享	四二
觀臺	四二
吳江岸	四三
嘲子由	四三
無題	四三
元祐九年立春	四三
扶風天和寺	四三
再贈常州報恩長老	四三
聞姚西捷報	四三
三萼牡丹	四四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	四四
不豫有赦作詩	四四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題李景元畫	四四
謝人惠雲巾方鳥二首	四四
檐州上元過子赴使君會	四四
檐耳寄子由	四四
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	四五
被命南遷塗中寄定武同僚	四五
李委吹笛（并引）	四五
書衮儀所藏惠崇畫二首	四五
次韻徐得之常與余約卜鄰於江淮間	四五
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	四五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	四六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四六
偶於龍井辨才處得歛硯甚奇作小詩	四六
秋晚客興	四六
陳伯比和同字復次韻	四六
廣陵後園題申公扇子	四六
山光寺同次芝上人韻	四六
與要源游西莊遇濟道人同往草堂爲	四六

濟書此	四七
寒食夜	四七
答子勉三首	四七
送楊奉禮	四七
別東武流杯	四七
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四七
孔周翰嘗爲仙源令中秋夜以事留於東武官舍時陳君榮右王君建中皆在郡其後十七年中秋周翰持節過郡而二君已亡感時懷舊留詩於壁又其後五年中秋賦與客飲于超然臺聞周翰乞此郡客有誦詩者乃次其韻二篇以爲他日一笑	四七
送穆越州	四八
贈葛董	四八
雨二首	四八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	四八

訪詹使君食槐芽	四九
示過（井跋）	四九
焦坑寺	四九
贈茂州慈雲寺鑿老	四九
和方南圭寄迂周文之三首	四九
壺中九華詩	五〇
留別登州舉人	五〇
過海	五〇
過嶺寄子由三首	五〇
歇白塔鋪	五一
嘗天門冬酒	五一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貧所異於昔者蒼顏華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貧者鄙使其逢時遇合豈減當世之士哉頃宿長安驛舍聞泣者甚怨問之乃昔富而今貧者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	五一
贈人	五一

趙成伯家有妹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謹依元韻以當一笑	五二
觀湖二首	五二
寄高令	五二
獄中寄子由二首	五二
出獄次前韻	五三
寄子由	五三
詩送交代仲達少卿	五三
次韻馬元賓	五三
第五橋	五三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毗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	五四
和林子中待制	五四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五四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五四
鹿鳴宴	五四
次韻張甥棠美晝眠	五四
真興寺閣禱雨	五五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
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適
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
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五五
送蜀僧去塵.....五五
曾元恕遊龍山呂穆仲不至.....五五
黃河.....五五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
懷子由.....五五
小飲公瑾舟中.....五六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為一噓.....五六
檐耳.....五六
答李端叔.....五六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
僕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
倚几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發滯悶也.....五六
和參寥見寄.....五七
東園.....五七

次韻錢穆父以汝陰用杭越唱和韻作
詩見寄.....五七
奉和陳賢良.....五七
秋興三首.....五七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五八
題承叔會老堂.....五八
次韻參寥寄少游.....五八
謝曹子方惠新茶.....五八
題潭州徐氏春暉亭.....五八
贈仲勉子文.....五九
講武臺南有感.....五九
題寶鷄縣斯飛閣.....五九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五九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沉泥硯.....五九
次韻子由彈琴.....五九
和晁美叔.....六〇

絕句

再次前韻……………六〇

和人回文五首……………六〇

次韻參寥詠雪……………六〇

穉紹似康……………六〇

移合浦郭公甫見寄……………六一

過太行……………六一

惠州一絕……………六一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六一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六一

次韻功父觀余畫雪鵲有感二首……………六一

追憶郭功父觀余舊畫雪鵲復作二韻寄之時在惠州……………六二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六二

儻耳四絕句……………六二

蜀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壁……………六二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六二

舉舊詩次今韻呈曇秀……………六二

答海上翁……………六二

古山亭……………六三

題懷素草帖……………六三

雨中明慶賞牡丹……………六三

與王郎夜飲井水……………六三

贈僧思誼……………六三

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遊金山……………六三

次韻致遠……………六三

次韻景文山堂聽箏三首……………六三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六四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六四

又答氈帳……………六四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六四

送范德孺……………六四

陸蓮庵……………六四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
詩又二十年在惠州錄之以付過……………六四

潯陽岸下……………六五

戲荅王都尉傅相……………六五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
連明戲贈二小詩……………六五

遊中峰盃泉……………六五

憩寂園……………六五

送柳宜歸……………六五

寒具……………六五

參寥惠楊梅……………六五

雨夜宿淨行院……………六六

送惠州監押……………六六

過黎君郊居……………六六

贈王觀……………六六

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書壁一絕……………六六

余舊在錢塘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
謂伯固可復來開鏡湖伯固有詩因次

其韻……………六六

召伯梵行寺山茶……………六六

奉和成伯兼戲禹功……………六六

洗兒……………六六

病後醉中……………六七

劉監倉家前米粉作餅子余云「爲甚
酥」潘邠老家造遠巡酒余飲之「莫
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余攜家飲
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二首……………六七

夢中絕句……………六七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
仍以新詩爲貺數味不已次韻奉和……………六七

藏春塢二首……………六七

謝都事惠米……………六七

擷棗……………六八

別公擇……………六八

絕句……………六八

書寄韻……………六八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六八
常州太平寺簷蔔亭	六八
過文覺顯公房	六八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	六八
云是蜀僧隱巒所作題詩於其下	六八
同狀元行老學士秉道先輩遊太平寺	六八
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朵特奇爲	六八
作	六九
此君軒	六九
觀子美病中作嗟嘆不足因次韻	六九
謁敦詩先生因留一絕	六九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	六九
相送竹西亭下留詩爲別	六九
絕句三首	六九
呈定國	六九
絕句二首	六九
破琴詩後	七〇
送柳子玉至靈山	七〇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七〇
贈江州景德長老	七〇
雜詩二首	七〇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章淨	七〇
館書贈王觀	七〇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	七〇
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	七〇
絕	七〇
聞捷	七一
睡起	七一
秋思寄子由	七一
碣石庵戲贈湛庵主	七一
散郎亭	七一
候灘	七一
春夜	七一
火星巖	七一
讀開天寶遺事三首	七二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二首	七二

謝惠貓兒頭笄	七二
題淨因壁	七二
同景文詠蓮塘	七二
睡起	七二
書望供亭壁	七二
子美召擇公飲偶以病不及往擇公有詩次韻	七三
和參寥	七三
醉題信老方丈	七三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	七三
竹枝詞	七三
寄歐叔弼	七三
題淨因院	七三
絕句	七三
和黃龍僧老三首	七三
過土山寨	七四
書辨才白雲堂壁	七四
琴詩	七四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	七四
驪山絕句三首	七四
短橋	七四
軒窗	七四
曲檻	七五
雙池	七五
荷華	七五
魚	七五
牡丹	七五
桃花	七五
李	七五
杏	七五
梨	七五
棗	七六
櫻桃	七六
石榴	七六
樽	七六
槐	七六

松	七六
檜	七六
柳	七六
跋姜君弼課冊	七六
龍山補亡（并引）	七七
孟嘉解嘲	七七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	七七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論 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 其餘戲作數語足之	七八
惠崇蘆雁	七八

卷三 和陶詩

追和陶淵明詩引	七八
和時運	七九
和勸農	七九
和停雲	八〇
和歸田園居六首	八〇

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	八一
酬劉柴桑	八一
與殷晉安別	八一
和王撫軍座送客	八一
和答龐參軍	八一
形贈影	八一
影答形	八一
神釋	八一
怨詩楚謠示龐主簿鄧治中	八二
九日閑居	八三
和移居二首	八三
歲暮作和張常侍	八三
和郭主簿二首	八四
示周緣祖謝和游城東學舍作	八四
和答龐參軍	八四
和連雨獨飲二首	八五
和贈羊長史	八五
和乞食	八五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八六
游斜川和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八六
和己酉歲九月九日	八六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八六
和飲酒二十首	八七
和止酒	八九
還舊居和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	八九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八九
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種早稻	九〇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激田舍獲	九〇
和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	九〇
溪	九〇
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作口	九〇
號	九〇
和詠二疎	九〇
和詠三頁	九一
和詠荆軻	九一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九一

和雜詩十一首	九二
和擬古九首	九三
和東方有一士	九四
集歸去來詩十首	九五
和貧士七首	九五
和桃花源詩	九六
和歸去來令辭	九七
和劉柴桑	九八
歌辭	
竹枝歌(井序)	九八
山坡陀行	九九
鳴泉思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殆而時	九九
始弗與民咸思之鳴泉故基埋圯殆盡	九九
眉山蘇公搔首踟躕作鳴泉思以思之	九九
轆轤歌	九九
美哉一首送韋城主簿歐陽君	九九
辨道歌	一〇〇

與葉淳老候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

秉道有詩次韻二首.....一〇〇

陳守道.....一〇〇

老人行.....一〇一

襄陽樂府三篇

野鷹來.....一〇一

上堵吟.....一〇二

襄陽樂.....一〇二

仙都山鹿.....一〇二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一〇二

盧飄飄三首.....一〇二

次韻張甥棠美述志.....一〇三

賦

老饕賦.....一〇三

菜羹賦.....一〇四

颶風賦.....一〇四

思子臺賦.....一〇五

延和殿奏新樂賦.....一〇六

明君可與為忠言賦.....一〇七

快哉此風賦.....一〇八

復改科賦.....一〇八

卷四 書簡

與李方叔四首.....一〇九

與陳公密三首.....一一〇

與徐仲車.....一一一

與吳秀才.....一一一

與彥正判官.....一一一

與毛澤民推官二首.....一一一

與陳輔之.....一一二

與溫公.....一一二

與魯直二首.....一一三

與陳傳道五首.....一一三

與龐安常.....一一五

與王敏仲六首	一一五
與鄭靖老二首	一一六
上韓昭文	一一七
與李延評	一一七
與黃敷言二首	一一七
與陸固朝奉	一一八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一一八
與黃洞秀才二首	一一八
與滕達道二十四首	一一八
與朱康叔十七首	一二三
與胡深夫五首	一二七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一二八
與李之儀五首	一二九
與馮祖仁四首	一三〇
與黃師是	一三一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一三一
與晦夫	一三二
與范夢得八首	一三二

與孫叔靜七首	一三三
答劉貢父二首	一三五
答曾子宣三首	一三五
與李公擇	一三六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一三六
與傅維巖秘校四首	一三七
與林天長官二十三首	一三七
與張朝請五首	一四一
答漢卿	一四二
謝呂龍圖三首	一四二
與楊濟甫	一四三
答王龍圖	一四三
與楊濟甫	一四三
與蒲誠之六首	一四三
與楊濟甫	一四五
答楊濟甫二首	一四五
與楊濟甫	一四五
答寶月大師二首	一四五

與大覺禪師頌公	一四六
答范夢得二首	一四六
與郭功父五首	一四七

卷五 書簡

與康公操都官三首	一
答楊君素	一
與楊濟甫	一
與周開祖	二
與何浩然	二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	二
答陳履常二首	三
答程彝仲二首	三
與王慶源二首	四
答金山寶覺禪師	四
答富道人	五
答周開祖	五
答蜀僧幾演	五

與人	五
答張主簿	六
與人二首	六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	六
答李才元	七
答范蜀公	七
答晁叔美二首	七
與蒲廷淵	七
與晁君成	八
與范子豐六首	八
答王慶源	九
答參寥	九
與文與可三首	九
與鮮于子駿三首	一〇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	一一
與歐陽仲純五首	一一
答周開祖三首	一二
答呂熙道二首	一三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答范純夫	一三
與道甫	一三
與孫子思七首	一三
與程得聖秘校二首	一四
與人	一五
與樂推官	一五
答李昭玘	一五
答范蜀公四首	一五
答言上人	一六
答通禪師	一六
答道源秘校	一七
與王慶源	一七
答李寺丞二首	一七
與陳季常九首	一七
答吳子野四首	二〇
與李公擇二首	二一
答湖守刁景純二首	二一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	二一

與蔡景繁十四首	二二
與吳子野二首	二五
與幾道宣義	二五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二五
與徐司封	二六
答湖守滕達道	二六
答陳季常三首	二六
與錢世雄	二七
答任德翁	二七
與周主簿	二八
與知郡朝散	二八
與文郎	二八
與楊元素八首	二八
答上官長官二首	三〇
與人	三〇
與巢元脩	三〇
與千乘姪	三一
與蒲傳正	三一

與子明兄	三一
與子安兄	三二
與王元直	三二
答圓通秀禪師	三二
答寶月大師三首	三二
答趙祖晦之四首	三三
與蹇序辰四首	三四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	三四
與徐得之十首	三五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三七
答君瑞殿直	三七
與景情	三七
與趙仲修二首	三七
與人二首	三八
與孟亨之	三八
與何聖可	三八
與毛維瞻	三八
與劉器之	三八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三八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三九
與無釋老師	三九
與清隱老師二首	三九
與人	三九
與金山佛印禪師	三九
與王文甫	三九

卷六 書簡

與楊元素二首	四〇
與胡道士	四〇
與人	四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四一
答賈耘老四首	四一
與千之姪	四二
與潘彥明	四二
與開元明師五首	四三
答王定國三首	四三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答靈鷲尊者二首	四四
答楊元素	四四
與楊康功	四四
答姚秀才三首	四五
答王慶源二首	四五
答潘彥明二首	四五
與子安兄二首	四六
與潘彥明四首	四六
與王慶源二首	四七
答佛印禪師	四八
與王文甫	四八
與運判應之	四八
與范子功二首	四八
與知縣十首	四八
與人二首	五〇
與張正己	五〇
答李方叔	五〇
答毛滂	五〇

與王慶源三首	五〇
答劉貢父	五一
與范蜀公六首	五一
與楊元素二首	五二
與張太保安道	五三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五三
答呂元鈞三首	五三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五四
與千之姪	五四
與楊君素二首	五四
與黃州故人	五五
答龐安常二首	五五
答程懿叔	五五
答李方叔三首	五六
與王定國	五六
與李端叔	五六
與李伯時	五七
與范純父	五七

與辯才禪師三首	五七
與浴室用公	五七
與張元明二首	五八
與家復禮	五八
答劉元忠三首	五八
答王慶源	五九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三首	五九
與潘彥明二首	五九
與陳懿叔二首	六〇
答聞復上人	六〇
與趙德麟二首	六〇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六一
與大別才老三首	六一
與承天明老五首	六二
與佛印禪師三首	六三
與孫正孺二首	六三
與王元直	六三
答王聖美	六四

答青州張秘校	六四
與王慶源之子	六四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六四
答楊禮先三首	六四
與朝守王朝請條二首	六五
與吳子野	六五
答龜山長老四首	六六
與佛印禪師二首	六六
答王定國二首	六七
與趙德麟二首	六七
與辯才禪師	六七
答參寥二首	六八
與汪道濟二首	六八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六八
與明父權府提刑	六九
與孔毅父二首	六九
與范純夫四首	六九
答趙德麟二首	七〇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與人三首.....七〇

與范子功四首.....七一

答李方叔六首.....七二

答潘彥明.....七三

與鞠持正二首.....七三

答趙德麟三首.....七三

與人三首.....七三

與王賢良.....七四

答楊濟甫.....七四

與子安兄四首.....七四

與聖用弟三首.....七五

與子由.....七六

與參寥.....七六

答范純父.....七六

與孫子發二首.....七六

與錢濟明二首.....七七

與孫子發二首.....七七

與開元明師二首.....七七

卷七 書簡

與任德翁.....七八

與張元明二首.....七八

與黃元翁.....七八

答劉無言.....七八

與孫子發三首.....七八

與程德孺.....七九

答錢濟明三首.....七九

答張嘉父.....八〇

答徐得之二首.....八〇

答吳秀才.....八〇

答參寥三首.....八一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八一

答王商彥.....八三

與程天侔七首.....八三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八四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八九

答王敏仲四首	八九
與范純夫	九〇
與蕭朝奉	九〇
答王莊叔二首	九一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九一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九一
與李大夫	九二
與周文之二首	九二
與人	九二
與惠州都監	九三
與史氏太君嫂	九三
與林濟甫二首	九三
答劉元忠	九三
答王敏仲	九三
答程全父推官六首	九四
答程天侔三首	九五
與鄭嘉會二首	九六
與僧隆賢二首	九六

與楊濟甫二首	九七
與元老姪孫四首	九七
與范元長八首	九八
與秦少游	九九
與楊子微二首	一〇〇
與范元長六首	一〇〇
與孫叔靜三首	一〇一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一〇二
與歐陽晦夫	一〇三
答陳承務二首	一〇三
答南華明老三首	一〇三
答錢濟明三首	一〇四
答蘇伯固三首	一〇五
與錢志仲三首	一〇五
與劉器之	一〇六
與冠君	一〇六
與人二首	一〇六
與宋漢傑二首	一〇七

與胡郎仁脩三首	一〇七
與外生柳閱	一〇八
與人二首	一〇八
答虔人王正彥先生	一〇八
與程德孺運使三首	一〇八
答清涼長老	一〇九
答錢濟明三首	一〇九
答廖明略二首	一一〇
答孔毅夫二首	一一〇
答蘇伯固	一一〇
答王幼安三首	一一一
答胡道師	一一一
與李公擇	一一一
與黃師是三首	一一二
與子由二首	一一二
與馮祖仁三首	一一三
與郭功甫二首	一一三
答孔毅父	一一四

卷八 序

答畢先輩	一一四
與米元章九首	一一四
與錢濟明三首	一一五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一一六
入境圖後序	一一六
聖散子後序	一一七
送入序	一一七
送水丘秀才序	一一七
觀宋復古畫序	一一八
獵會詩序	一一八
講田友直字序	一一九
送張道士序	一一九
江子靜字序	一一九
論	一二〇
儒者可與守成論	一二〇

物不可以苟合論	一二一
士燮論	一二二
宋襄公論	一二三
屈到嗜芟論	一二四
續歐陽子朋黨論	一二五
龍虎鉛汞論	一二六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一二七
論武王	一二八
論養士	一二九
論秦	一三一
論魯隱公	一三一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一三二
論管仲	一三三
論孔子	一三五
論周東遷	一三六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一三七
論商鞅	一三八
論封建	一三八

論始皇漢宣李斯	一三九
論項羽范增	一四一
論好德錫之福	一四二
論鄭伯克段于鄆	一四二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一四三
論取郟大鼎于宋	一四四
論齊侯魏侯晉命于蒲	一四五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一四六
論閏月不告朔朝于廟	一四六
論用郊	一四七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	一四八
論黑肱以濫來奔	一四八
論春秋變周之文	一四九

卷九

第問三首	一
私試策問一首	一
擬殿試策問	二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二

脩廢官舉逸民.....三

天子六軍之制.....四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四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五

由.....五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六

易解.....二

奏議

郊祀奏議.....三

論時政狀.....七

辨謗劄子.....九

奏狀.....九

縣榜.....一九

舉黃庭堅有代狀.....二〇

舉劉景文狀.....二〇

舉趙德麟狀.....二一

赴英州乞舟行狀.....二一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二二

上初卽位論治道二首.....二二

道徳.....二三

刑政.....二四

表狀

代普寧王賀冬表.....二五

謝御膳表.....二五

代滕達道景靈宮奉安表.....二五

上皇帝后賀正表.....二六

上太皇太后賀正表.....二六

擬作

代侯公說項羽辭……………二六
擬孫權答曹操書……………三〇

制誥

元祐元年元月六日明堂赦文……………三二
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三三

樂語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三三
教坊致語……………三三
口號……………三四
勾合曲……………三四
勾小兒隊……………三四
隊名……………三四
閩小兒隊……………三四
小兒致語……………三四
勾雜劇……………三五
放小兒隊……………三五

勾女童隊……………三五
閩女童隊……………三五
女童致語……………三五
勾雜劇……………三六
放女童隊……………三六
齋日致語口號……………三六
黃樓致語口號……………三七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三七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三七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三八

卷十 頌

英宗皇帝御書頌……………三八
東坡羹頌(并引)……………三八
油水頌……………三九
豬肉頌……………三九
食豆粥頌……………三九
答子由頌……………四〇

禪戲頌	四〇
答孔子君頌	四〇
醉僧圖頌	四〇
贊	
李端叔傳神贊	四一
三笑圖贊	四一
李西平畫贊	四一
醉吟先生畫贊	四一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并序)	四一
東莞資福寺再生柏贊	四二
題三國名臣贊	四二
忠懿王贊	四二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四二
文與可枯木贊	四三
救月圖贊	四三
題王鶻畫如來出山相贊	四三
畫佛贊	四三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真贊	四三
篆般若心經贊	四四
六觀堂贊	四四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	四五
元華子真贊	四五
欄轆贊	四五
自南海歸過清遠峽寶林寺禪月所畫	
十八大阿羅漢	四六
第一賓度羅跋囉尊者	四六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四六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四六
第四蘇頻陀尊者	四六
第五諾矩羅尊者	四六
第六跋陀羅尊者	四六
第七迦理迦尊者	四七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四七
第九戒博迦尊者	四七
第十半託迦尊者	四七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四七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四七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四八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四八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四八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四八
第十七慶友尊者	四八
第十八寶頭盧尊者	四八
捕魚圖贊	四九
馬祖龐公真贊	四九
玉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四九
葆光法師真贊	四九
禮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四九
涪都謝道士真贊	五〇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	五〇
趙郡蘇某見而贊之	五〇
辯才大師真贊	五〇
應夢觀音贊	五〇

思無邪齋贊	五〇
羅漢贊	五一
傳大士贊	五一
普照王贊	五一
銘	

孔毅甫鳳唼石硯銘	五一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五一
王頤端硯銘	五一
楊次公家燭磬銘	五一
裙靴銘(并序)	五一
周文炳瓠硯銘	五一
王定國硯銘	五二
雪浪石盆銘(一作雪浪齋銘)	五二
谷庵銘	五三
德威堂銘(并敘)	五四
文勛篆銘	五四
葬枯骨銘(并敘)	五五

卓錫泉銘(并敘).....	五五
桃柳庵銘(并敘).....	五五
石塔戒衣銘.....	五六
參寥泉銘(并敘).....	五六
夕庵銘.....	五六
何公橋銘.....	五七
廣心齋銘.....	五七
十二琴銘.....	五七
震陵孤桐.....	五七
香林八節.....	五七
號鐘.....	五八
玉磬.....	五八
松風.....	五八
古媧黃.....	五八
南風.....	五八
歸鶴.....	五八
秋風.....	五九
漁柳.....	五九

九州璜.....	五九
天球.....	五九
唐陸魯望硯銘.....	五九
天石硯銘(并敘).....	六〇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六〇
啓.....	
求婚啓.....	六一
定州到狀.....	六一
謝韓舍人啓.....	六一
穎州謝運使啓.....	六一
答漕使啓.....	六二
上執政謝獎諭啓.....	六二
謝王內翰啓.....	六二
上留守宣徽啓.....	六三
謝交代趙祠部啓.....	六三
賀孫樞密啓.....	六四
上監司謝禮上啓.....	六四

同列郡守倅啓	六四
賀列郡知通賀冬啓	六四
賀鄰帥監司年節啓	六四
同列郡守倅賀年啓	六五
謝監司啓二首	六五
賀高陽王侍制啓	六五
賀青州陳龍圖啓	六六
謝惠生日詩啓	六六
謝求婚啓	六六
賀正啓	六六
賀冬啓	六七
賀正啓	六七
謝孫舍人啓	六七
謝呂學士啓	六七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六八
賀提刑馬宣德啓	六八
答曾舍人啓	六八
答秀州胡朝奉啓	六九

上魏州太守啓	六九
賀蔣發運啓	六九
答杭州交代林侍制啓	七〇
答臨江軍知軍啓	七〇
賀年啓二首	七〇
高麗大使遠迎啓	七一
副使啓	七一
謝大使土物啓	七一
謝管設大使啓	七一
副使啓	七一
謝副使啓	七一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七二
杭州到狀	七二
賀王發運啓	七二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	七二
回答館職啓	七二
答喬舍人啓	七三
謝右史啓	七三

賀時宰啓	七三
及第後謝秋賦試官啓	七四
謝應中制科啓	七五
下財啓	七六
答求親啓	七六
與邁求親啓	七七
徐州謝鄰郡陳彥升啓	七七
湖州上監司先狀	七七
同同官先狀	七七
黃州還同太守畢仲遠啓	七七
杭州與莫提刑啓	七八
同蘇州黃龍圖啓	七八
代賀歐陽樞密啓	七八
上神宗皇帝書	七九

上皇帝書	八九
代張方乎諫用兵書	九二
上皇帝書	九五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九六
上王兵部書	九六
與劉宜翁書	九七
上王刑部書	九八
與佛印禪老書	九八
謝歐陽內翰書	九九
謝范舍人書	一〇〇
上梅龍圖書	一〇〇
上荆公書	一〇一
上韓樞密書	一〇一
上呂相公書	一〇二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一〇三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及因修廡宇書	一〇四
與章子厚書	一〇六
答劉巨濟書	一〇七

續添

卷十二 記

與孫運句書	一〇七
與王庠書	一〇八
答陳季常書	一〇九
與吳秀水書	一一〇
與謝民師推官書	一一一
與孫知損運使書	一一二
與王定國書	一一二
與李方叔書	一一三
上知府王龍圖書	一一四
與葉進叔書	一一五
答范景山書	一一六
答參寥書	一一七
答李康年書	一一七
答舒堯文書	一一七
答陸道士書	一一八
答孫志康書	一一八

勝相院經藏記	一一九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一二〇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一二一
畫水記	一二二
張龍公祠記	一二二
刻秦篆記	一二三
秦太虛題名記	一二四
獎諭勅記	一二四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一二五
方丈記	一二七
野史亭記	一二七
遺愛亭記	一二七
傳神記	一二七
熙寧手詔記	一二八
應夢羅漢記	一二九
觀妙堂記	一二九
法雲寺禮拜石記	一二九
醉鄉記	一三〇

睡鄉記.....一三〇

淮陰侯廟記.....一三一

靜常齋記.....一三一

趙先生舍利記.....一三二

北海十二石記.....一三二

子姑神記.....一三三

天篆記.....一三三

傳

僧圓澤傳.....一三四

杜虞士傳.....一三五

寫石君羅文傳.....一三六

江瑤柱傳.....一三七

黃甘陸吉傳.....一三八

葉嘉傳.....一三九

溫陶君傳.....一四一

碑

表忠觀碑.....一四二

宸奎閣碑.....一四三

祝文

告文宣王文.....一四四

告顏子文.....一四四

告五嶽文.....一四五

秋賽二首.....一四五

杭州禱觀音祈晴文.....一四五

謝觀音晴文.....一四六

祈晴文.....一四六

謝晴文.....一四六

祈雨文.....一四六

謝雨文.....一四六

祈雪霧豬泉文.....一四七

祈雪文.....一四七

祭勾芒神文.....一四七

祭佛陀波利文.....一四七

祭常山神文……………一四七

祭泗洲塔文……………一四八

禱文……………一四八

祈晴文……………一四八

墓誌銘

李太師墓誌……………一四九

朱亥墓誌……………一四九

劉夫人墓誌銘……………一四九

朝雲墓誌銘……………一五〇

偈

十二時中偈……………一五一

無相庵偈……………一五一

送海印禪師偈……………一五一

南屏激水偈……………一五二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一五二

木峰偈……………一五二

寒熱偈……………一五二

佛心鑑偈……………一五三

戲答佛印偈……………一五三

養生偈……………一五三

送僧應託偈……………一五三

王晉卿前生圖偈……………一五四

箴

東交門箴……………一五四

蘇東坡東坡續集 目錄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一 古詩

靈上訪道人，不遇。

花光紅滿欄，草色綠無岸。不逢青眼人，長歌白石澗。

送淡公二首

燕冰雪骨，越淡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響高飛鴻。輪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識本不識淡，仰詠嗟無窮。清韻生物表，期玉傾壺中。常住冷竹坐，相語道意冲。崧洛興不薄，稽江事難同。明日若不來，我作黃石翁。何以兀其心，為君學虛空。

坐重青草公，意合滄海濱。渺渺獨見水，悠悠不聞人。鏡浪洗手淥，剡花入心春。雖然防外觸，眼前遶衣新。行當譯文字，慰此吟慙慙。

北歸文韻

秋風捲黃落，朝雨洗淥淨。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下嶺獨徐行，艱難（一作「嶮」）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

上韓持國

韓氏三虎秉樞極，中有一虎似偉節。端居隱几學無心，夙駕入朝常正色。犯時獨行太喂囁，回天不忌真藥石。輦致歸來荷二聖，推排使至有衆力。吾儕小人但飽飯，不有君子何能國。西湖醉臥春水船，如何為人作豐年。

送別

鳴頭春水濃如染，水面桃花弄春臉。衰翁送客水邊行，沙襯馬蹄烏帽點。昂頭問客幾時歸，客道：「秋風落葉飛。」繫馬綠楊開口笑，傍山依約見斜暉。

琴枕

清眸作金徽，素齒爲玉軫。響泉竟何用，金帶常苦窘。爛斑漬珠淚，宛轉堆雲鬢。君若安七絃，應彈卓氏引。

黃州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祇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來始覺遠，明月高峰顛。

常山贈劉鑑

劉侯年少日，駿馬拊便面。援弓厲自落，不待白羽貫。

古風

精神洞元化，白日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速如神。半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金床設寶几，璀璨明月珍。仙者二三人，眷然骨肉親。飲我霞石盃，放盃恍如春。遂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真。無端拜失儀，放棄令自新。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天庖，嗟我復何人。

遊杭州山

山平村塢迷，野寺鍾相答。晚陰失林莽，（一作「杪」）落日猶在塔。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幽尋本真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像興王，遺址今岌嶮。功勳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傾。」（一作「輕」）「壓」詩人工譏病，此欲恣挑挾。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今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沤沒。

遊三澗洞。澗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二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

一徑遶山翠，縈紆去似蛇。忽驚溪水急，爭看洞門呀。滑磴攀秋蔓，飛橋踏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歎息烟雲去，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爲家。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豕。相逢衣盡草，環坐髻應髻。竈突依巖黑，樽鼻就石窪。洪荒無傳記，想像在犧媧。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嗟。山翁勸留句，強爲寫槎牙。

穆父新涼

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搏九萬。常恐樽櫟身，坐纏冠蓋蔓。受恩如負債，粗報乃焚券。但知眠牛衣，寧免刺虎圈。清風來旣雨，新稻香可飯。紫蟹應已肥，白酒誰能勸。君今崔蔡手，政比張趙健。三公行可致，一語自先獻。幸推江湖心，適我魚鳥願。

無題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如線。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年光與時景，頃刻互衰變。何當血肉身，安得常強健。人心苦執迷，富貴憂貧賤。憂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吾今頭半白，把鏡非不見。惟應花下盃，更待他人勸。

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

久之惠州進錄

卷卷長廊走黃葉，席簾垂地香烟歇。主人待來終不來，火紅銷盡灰如雪。

古意

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人以爲戲，公怒鞭人血流地。等爲戲劇誰復先，我笑爲翁兒更賢。

次子由詩相慶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却走來，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入慈，不恨居隣無二仲；他年汝曹勿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惜癡腹笑空洞。譽兒雖是兩翁癖，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尙恐九十煩珍從。六子晨耕算瓢出，衆婦夜緝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史還照（一作「昭」）世，冀土腐餘安足夢。

用定國韻贈二十姪震

衡門老苔蘚，行柏千兵屯。開樽邀落日，未對烏爲言。清風舉吹籟，散亂書秩翻。傳呼一何急，人馬從車奔。貧居少賓客，隣婦窺籬藩。牆頭過春酒，綠泛田家盆。比來伏青蒲，坐捉白獸樽。王猷修潤色，亦有簿領煩。朝廷貴二陸，屢聞天語溫。猶能整筆陣，媿我非韓孫。

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

稚川信（一作「真」）長生，少從鄭君游。孝章偶不死，免爲文舉憂。餘齡會有遇，（一作「適」）獨往豈相攸。由來警露鶴，不羨撮蚤鷗。願加視後鞭，同駕躡空輶。甯煖脫齒莖，勿憶齊眉羞。何時遂縱壑，歸路同首丘。東岡松柏老，西嶺橘柚秋。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領飛虎頭。君方卒功名，一泛范蠡舟。我亦霑霈渥，漸解鍾儀囚。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留。猶勝嵇叔夜，孤憤甘長幽。南窗可寄傲，北山早歸耒。此語君勿疑，老彭跨商周。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蓋里閭俠。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妻孥真弊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塵，衣冠矧外物。一朝發無上，顧老靈山宅。世事子如何，禪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趣舍志匪石。當爲師子吼，佛法無南北。

呂倚夢得承事借示古今書一軸作詩代跋尾倚年八十一

楊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管。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爲蜩蛩聲，時有鳥可句。爲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補唐文宗柳公權聯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成其篇云。

食檳榔

月照無枝林，夜棟立萬礎。眇眇雲間扇，蔭此九月暑。上有垂房子，下繞絳刺禦。風欺紫鳳卵，雨暗蒼龍乳。裂包一墮地，還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虛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媚嫵。誅彭勳可策，推轂勇宜賈。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錄鉅用許。先生失膏梁，便腹委敗鼓。日啖過一粒，腸胃爲所侮。蟄雷殷臍腎，藜藿腐亭午。書燈看膏盡，鉦漏歷歷數。老恨怕少睡，竟使赤背努。渴思梅林嚙，飢念黃獨舉。柰何農經中，收此困羈旅。牛舌不餉人，一斛肯多與。乃知見本偏，但可酬惡語。

古離別送蘇伯固

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酒罷月隨入，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繞湖邊（一作「江南」）路。

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

試筆

子石如琢玉，遠烟真削黥；入我病風手，玄雲滄淒淒。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蠟屐阮，又如銀柳稽。醉輦得天全，宛宛天投蜺；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棲。

雷州八首

白髮坐鉤黨，南遷瀕海州；灌園以糊口，身自雜蒼頭。籬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
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草芳自有時，鵬鴉何關汝？
下居近流水，小巢依嶺岑；終日數椽間，但聞鳥遺音。爐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鶴鶉一枝足，所恨非故林！
培塿無松柏，鴛言此焉游；讀書與意會，却掃可忘憂。尺蠖以時屈，其伸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粵嶺風俗殊，有疾皆勿藥；東帶趨房祀，用史巫紛若。絃歌薦菌粟，奴至洽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鷄骨灼。
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鰓魚。青裙腳不韞，臭味猿與狙；孰云風土惡，白洲生綠珠。
海康蠟已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搗鼓祭，城郭爲傾動。雖非堯頌曆，自我先人用；若笑荆楚人，嘉平蠟雲夢。
舊時日南郡，野女出成羣；此去尙應遠，東風已如雲。蚩氓託絲布，相就通殷懃；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五色菊贈朱遜之次韻

黃華候秋節，遠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鞠衣亦令名。一從人僞勝，遂與天力爭；易性偶（一作「寓」）非族，改顏隨所令。新奇既易售，粹駁宜（一作「定」）相傾；疾惡逢伯厚，識真似淵明。君言我所印，世論誰敢評？願君爲霜風，一洗紫與頰！

姤佳月

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汙潔白？爰有謫仙人，舉酒爲三客；今夕偶不見，沈瀾念風伯！姤

煩風伯來，彼也易滅；沒支頤少待之，寒空淨無迹。粲粲黃金盤，獨照一天碧；玉繩慘無輝，玉露洗秋色。浩澗玻璃瑤，和光入胸臆；使我能永延，約君爲莫逆。

追和沈遠頌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臺；歡然不我厭，肯致遠公材。莞爾無心雲，胡爲出岫來；一堂安寂滅，卒歲扁蒼苔。

夢雪

殘杯失春溫，破被生夜悄；開門千山白，俯仰同一照。雖時出圭角，固自絕瑕竅；兒童勿驚怪，調汝得一笑。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

西山無時春，境巖鎖頑陰；分明倚天壁，點綴無風林。物固爲人出，興誰於此深？窮奇真自盡，詩句且娛心。

次韻黃魯直赤目

誦詩得非子夏學，紬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醫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

如；書成自寫蠅頭表，端就君王瓊鏡湖。

寄子由

吾謫海南子，由謫雷，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尙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詩以示之。

九疑聯綿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裏，落月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顏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尙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要與此意留要荒；他年誰與作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

廣州何道士衆妙堂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一作「妙」）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

軒，跌坐一醉扶桑暎；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溫。欲收月魄煖日魂，我自日月誰吐（一作「使」）吞？
南屏謀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十月二十七日聞賦遊壽星寺，筵來設茶，作此詩贈之。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瓊兔毫班，打作春瓊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東坡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圍尺竹。輪困淩落非笛材，破作細琴徽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臥枕綸巾酒初醒。驚鸞別鶴誰復聞，鼻息齁齁自成曲。

申王畫馬圖

天寶諸王愛名馬，千金爭致華軒下。當時不獨玉花驄，飛電流雲絕瀟灑。兩坊岐薛寧與申，憑陵內廐多清新。肉駿汗血盡龍種，紫袍玉帶真天人。驪山射獵包原隰，御前急詔穿圍入。揚鞭一感破霜蹄，萬騎如風不能及。鷹飛兔走驚弦開，翠華按轡從天回。五家錦繡變（一作「遍」）山谷，百里烏鵲遺纖埃。青驪蜀棧兩（一作「西」）超忽，高準濃娥散荆棘。回首追風趁日飛（一作「首著連天鳥自飛」）五陵佳氣春蕭瑟。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樂事難并真實語，坐排用意多乖誤。興來取次或成懼，瓦鉤却勝黃金注。我生禍患久不擇，音爲一時風雨阻。天公變化豈有常，明月行看照歸路。

和公濟飲湖上

昨夜醉歸還獨寢，曉來宿雨鳴孤枕。扁舟小棹截湖來，正見青山駁雲錦。須知老人興不淺，莫學公榮不共

飲；與君歌舞樂豐年，喚取千夫食陳廩。

贈僧

道人自嫌三世將，棄家十年今始壯；玉骨猶含富貴餘，漆瞳已照人天上。去年相見古長干，衆中矯矯如翔鸞；今年過我江西寺，病瘦已作霜松寒。朱顏不辦供歲月，風月蒿火湯中雪；好問君家黃面翁，乞得摩尼照生滅。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倅蕭大夫

鄴侯藏書手不觸，嗟我嗜書終日讀；短檠照字細如毛，怪底昏花懸兩目。扶衰賴有王母杖，名字於今掛仙錄；荒城古塹草露寒，碧葉叢低紅菽粟。春根夏苗秋著子，盡付天隨恥充腹；蘭傷桂折緣有用，爾獨何損丹其族。贈君慎勿比薏苡，採之終日不盈掬；外澤中乾非爾儔，斂藏更借秋陽曝。雞壘桔梗一稱帝，堇也雖尊等臣僕；時復論功不汝遺，異時謹事東籬菊。

次韻董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寢窮厥味白始用，復計其初碾方出。計盡功極至於磨，信哉智者能創物；破槽折杵向牆角，亦其遭遇有伸屈。歲久講求知處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強鑄鑿，理疎性軟良可咄。子家江陵遠莫致，塵土何人爲披拂。

送公爲遊淮南

負米萬里緣其親，運甕無度憂其身；讀書莫學流麥士，挾策莫比亡羊人。迺翁辛苦到白首，汝今強勉當青春；昔時管鮑以君霸，此兩士賈寧非貧。

謝蘇自之惠酒

高士例須憐麴蘖，此語嘗聞退之說。我今有說殆不然，麴蘖未必高士憐。醉者墜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於天。達人本自不虧缺，何暇更求全處全。景山沉迷阮藉傲，畢卓盜竊劉伶顛。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矜其賢。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八子參羣仙。流涎露頂置不說，爲問底處能逃禪。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皎長孤圓。有時客至亦爲酌，琴雖未去聊忘絃。吾宗先生有深意，百里雙壘遠將寄。且言不飲固亦高，舉世皆同吾獨異。不如同異兩俱冥，得鹿亡羊等嬉戲。決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

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題一句：「玄鴻橫號黃櫨峴。」九曲亭卽吳王峴山，一山皆櫨葉，其旁卽元結陂湖也。黃花極盛，因爲對云：「皓鶴下浴紅荷湖。」坐客皆笑，同請賦此詩。

江干高居堅關扁，捷耕躬稼角掛經。篙竿繫舸菰菱隔，笳鼓過軍鷄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荆筴供膾愧攪聒，乾鍋更煮甘瓜羹。

戲和正甫一字韻

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荆菅。奇孤甘掛汲古綆，僥覩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葷桔，公貴幹蠱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因狡獪加間關。（王方平謂麻姑云：「姑因少年吾老矣，不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池上一二首

小池新鑿會天雨，一部鼓吹從何來。有蟾正碧亂草色，時洒出沒東南隈。井幹跳梁亦足樂，洞庭魚龍何有哉。能歌德聲莫入月，清池與爾俱忘回。

不作太白夢日邊，還同樂天賦池上。池上新年有荷葉，細雨魚兒噉輕浪。男兒學易不應舉，幽人一爻吾得尙。此池便可當長江，欲傍茅齋來蕩漾。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

潛山隱君七十四，紺瞳綠髮方謝事。腹中靈液變丹砂，江上幽居連福地。彭城爲我駐三日，明月滿舟同一醉。丹書細字口傳訣，願我沉迷真棄耳。年來四十髮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訪潛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

魯直以詩餽雙井茶次韻爲謝

江夏無雙種奇茗，汝陰六一誇新書。磨成不敢付僮僕，自看雪湯生幾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舫何妨宿太湖。歸田錄草茶以雙井爲第一，畫舫宿太湖，北渚貢茶故事。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鮮鯽經年秘醞醱，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蓴苗活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兔子纍纍何足道，點綴盤飧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竟留蓄。且同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餼麋鹿。

贈晏秀

白雲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山林。道人偶愛山水故，縱步不知湖嶺深。空巖已禮百千相，曹溪更欲瞻道像。要知水味孰冷暖，始信夢時非幻妄。袖中忽出貝葉書，中有壁月匡星珠。人間勝絕略已遍，匡廬南嶺井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橫秋水。誦師佳句說南屏，瘴雲應逐秋風靡。胡爲只作十日歡，杖策復尋歸路難。留師筍蕨不足道，悵望荔子何時丹。

再過泗上一首

眼明初見淮南樹，十客相逢九吳語。旅程已付夜帆風，客睡不妨背船雨。黃柑紫蟹見江海，紅稻白魚飽兒女。慙歎買酒謝船師，千里勞君勤轉櫓。

繫舟淮北兩折軸，繫舟淮南風斷橋。客行有期日月疾，歲事欲晚霜雪驕。山根浪頭作雷吼，縮手敢試舟師

篙不用燃犀照幽怪，要須拔劍斬長蛟。

贈李兕彥威秀才

魏王大瓢實五石，種成饑落將安適？可憐公子持十牛，海上三年竟何得？先生少負不羈才，從軍數到單于臺；天山直欲三箭取，白衣將軍何人哉？夜逢怪石曾飲羽，戲中戟枝何足數；誓將馬革裹尸還，肯學班超苦兒女；封侯衛霍知幾許，老矣先生困羈旅；酒酣聊復說平生，結襪猶堪一再鼓；棄書捐劍學萬人，執袴儒冠皆誤身；窮途政似不龜手，與世羞爲西子顰；如今惟有談天口，雲夢胸中吞八九；世間萬事寄黃梁，且與先生說烏有。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枯木嵌空微黯淡，古器雖在無古絃；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風流豈落正始後，甲子不數羲熙前；一山黃菊平生事，無酒令人意缺然。

龐公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髡亦不俗；世所奔趨我獨棄，我已自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溪無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畫金粟；杜口如今不復言，龐公爲人不曲局；東西有人問老翁，爲道明燈照華屋；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爾；我性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幻事，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住亦不滅，我今不作亦不止；寄語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冢，聊爾作戲悅吾神。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

結交不在久，傾蓋如平生；識子今幾日，送別亦有情；子生公相家，高義久崢嶸；天才旣超詣，世故亦屢更；譬如追風驥，豈免羈與纒；念我山中人，久與麋鹿并；誤出掛世網，舉動俗所驚；歸田雖未果，已覺去就輕；河陽豈云遠，出處恐異程；便當從此別，有酒無徒傾。

貪雄

雄雉曳脩尾，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鬪，綵羽落如花。喧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烹煎雜鷄鶩，爪距漫槎牙。誰知化為蛋，海上落飛鷗。

雙鳥觀（在葉縣）

王喬古仙子，時出觀人寰。常為漢郎吏，厭世去無還。雙鳥偶為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網安能攀。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安知無隱者，竊笑彼愚姦。

郭綸（綸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貧不能歸，今權嘉州監稅）

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路人但覺驄馬瘦，不知鐵槩不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髮願作萬騎先。我當憑軾與寓目，看君飛矢射蠻氈。

初發嘉州

朝發鼓闐闐，西風獵畫船。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鋪水細不見，蠻江清更鮮。奔騰過佛脚，曠蕩造平川。野市有禪客，釣臺尋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滸滸。（是日期鄉僧宗一會別釣魚臺下）

捷為王氏書樓

樹林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濱。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江邊日出紅霧散，綺窗畫閣青氛氳。山猿悲嘯谷泉響，野鳥嘍嘍巖花春。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先登搏戰事斬級，區區何者為三墳。書生古亦有戰陣，葛巾羽扇揮三軍。古人不見悲世俗，回首蒼山空白雲。

適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峰，晃蕩射峭壁。橫雲忽飄散，翠樹紛歷歷。行人挹孤光，飛鳥投遠碧。纔荒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魄。誰能從之遊，路有豺虎迹。

夜泊牛口

日落江霧生，繫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爲夜飯，安識肉與酒。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呼憂，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牛口見月

掩窗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覽，飛露洒我裳。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幽懷耿不寐，四顧獨彷徨。忽憶丙申年，京邑大雨霧。蔡河中夜決，橫浸國南方。車馬無復見，紛紛操棧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畫，疎星弄寒芒。不知京國喧，謂是江湖鄉。今年牛口渚，見月重淒涼。却思舊遊處，滿陌沙塵黃。

舟中聽大人彈琴

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衽竊聽獨。激昂風松瀑布已清絕，更愛玉珮聲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缺世已忘。千年寥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世人不容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聲浮脆如笙簧。無情枯木今尙爾，何況古意墮渺茫。江空月出人響絕，夜闌更請彈文王。

泊南牛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

江上有微徑，深榛煙雨埋。崎嶇欲取別，不見又重來。下馬未及語，固已慰長懷。江湖涉浩渺，安得與之偕。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牙忽變態，後嶺雜遝如驚奔；仰看微逕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玉遠陰長生；飛軒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搏紫清；真人厭世不同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餐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從逍遙君，冷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行。

屈原塔

（在忠州，原不當有塔於此，意者後人追思故爲作之）

楚人悲屈原，千歲意未歇；精魂飄何處？父老空哽咽。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飢渴；遺風成競渡，猿叫楚山裂。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南賓舊屬楚，山上有遺塔；應是奉佛人，恐子就淪滅。此事雖無憑，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

西山詩和者二十餘人，再次前韻爲謝

朱顏發過如春醅，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却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鑿面得真意，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泝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壘；諸公渠渠若夏屋，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磨井久不食，古鬣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雪浪倒卷雲峰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句（一作「語」）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湔餘哀。

新聲

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口。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鬣（一作「

「擬」灘下橫；小魚散復合，澆澗如遭烹；鷓鴣不敢下，飛過兩翅輕；白鷺誇瘦捷，插脚還敬傾。區區舟上人，薄技安敢呈？只應灘頭廟，賴此牛酒盈。

新灘阻風

北風吹寒江，來自兩山口；初聞似搖扇，漸覺平沙走。飛雲滿巖谷，舞電穿窗牖；灘下三日留，識盡灘（一作「山」）前叟。孤舟倦鴟軋，短纜困牽揉；嘗聞不終朝，今此何其久？只應留遠人，此意固亦厚！吾今幸無事，閉戶爲飲酒。

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豔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一作「家」）子。誰知去鄉國，萬里爲胡鬼。人言生女作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黃牛廟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廟前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磽确，兩角磨崖四蹄濕；青芻半束長苦飢，仰看黃牛安可及？

蝦蟆培

蟆背似覆盂，蟆頭如偃月；謂是月中蟆，開口吐月液。根源來甚遠，百尺蒼崖裂；當時龍破山，此水隨龍出。入江江水濁，猶作深碧色；稟受苦潔清，獨與凡水隔。豈惟煮茶好釀酒，應無敵！

留題峽州甘泉寺（姜詩故居）

輕舟橫江來，弔古悲純孝；逶迤尋遠迹，婉孌見遺貌。清泉不可挹，涸盡空石窖；古人飄何之？唯有風竹闌。行旣村落，戶戶懸網罩；民風坦和平，開戶夜無鈔。叢林富笋茹，平野絕虎豹；嗟哉此樂鄉，無乃姜子教？

寄題清溪寺（在峽州鬼谷子之故居）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自知不可用，鬼谷乃真姦。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秦儀固新學，見利不知患。嗟時無桓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君看巧更窮，不若愚自安。遺宮若有神，領首然吾言。

赴嶺表過金陵蔣山泉老召食阻雨不及往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雨（一作「欲」）作。獨望鍾山叫寶公，雲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叫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余吹散千峰雲。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書蔣山圖，爲作泉公喚居士。

荆門惠泉

泉源從高來，走下隨石脈。紛紛白沫亂，隱隱蒼崖折。縈回成曲沼，清澈見肝膈。深瀉爲長溪，奔駛蕩蛙蟪。初開不容梳，漸去已如帛。傳聞此山中，神物懶（一作「類」）遭謫。不能致雷雨，盪盪吐寒碧。遂令山前人，千古灌稻麥。

次韻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蓄之爲惠泉，忿若有所折。泉源本無情，豈問濁與澈。貪愚彼二水，終古恥莫雪。只應所處然，遂使語異別。泉旁平地衍，泉上山巒嶽。君子慎所居，此義安可闕。古人貴言贈，敢用况高節。不爲冬霜乾，肯畏夏日烈。冷冷但不已，海遠要當徹。

荆陽早發

富貴本先定，世人自榮枯。囂囂好名心，嗟我豈獨無。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園蕪。南來竟何事，碌碌隨商車。自進苟無補，乃是懶且愚。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永懷江陽叟，種藕春滿湖。

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闌若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樞，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近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以。茫茫不可曉，使我長歎喟。

漢水

捨掉忽逾月，沙塵困遠行。襄陽逢漢水，偶似蜀江清。蜀江固浩蕩，中有蛟與鯨。漢水亦云廣，欲涉安敢輕？王化南國遊，女儼如卿。洲中浣沙子，瓊珮鏘鏘鳴。古風隨世變，寒水空冷冷。過之不敢慢，佇立整冠纓。

萬山

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感成潭，旋轉山之趾。禪房久已壞，古壑含清泚。下有仲宣欄，綬刻深容指。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月炯轉山曲，山上見洲尾。綠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山川近且秀，不到懶成恥。問之安能詳，畫地費簪篸。

隆中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竹葉酒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宣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耆舊何人在？丘墳應已平。惟餘竹葉在，留此千古情。

鱖魚

曉日照江水，遊魚似玉瓶。誰言解縮頸，貪餌每遭烹。杜老當年意，臨流憶孟生。吾今又悲子，輟筴涕縱橫。

望夫臺（在忠州南數十里）

山頭孤石遠亭，江轉船回石似屏；可憐千古長如昨，船去船來自不停。浩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仃。

永安宮（今夔之永安門，卽宮之遺址）

千古陵谷變，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惟有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不見重樓好，誰知昔日尊。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遭燔。

入陣磧

平沙何茫茫，粵鬚見石蕪。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唯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諸葛井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盛夏水漲則鹽泉湧，遷去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

五行水本賊，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復誰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閑綆。

穎大夫廟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搖撼。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慘。荒祠旁孤塚，古隧有殘坎。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

許州西湖

西湖小雨晴，鸞艦春渠長。來從古城角，夜半傳新響。使君欲春遊，浚沼役千掌。紛紜具畚鍤，闢若蟻運壤。天

桃弄春色，生意寒猶快；唯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遊人全已集，挈榼三且兩；醉客臥道傍，扶起尚偃仰。他臺信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潁川七不登，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

等字

縮頸夜寒如凍龜，雪來唯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無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澌。隨風顛倒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不見，入戶但覺輕絲絲。沾裳細看若（一作「巧」）刻鏤，豈有一一天工爲霍然。一麾遍九野，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間苦樂知有幾，今我幸免沾膚肌。山夫只見壓樵擔，豈知帶酒飄歌兒。天王臨軒喜有麥，宰相獻壽嘉及時；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幃。高人著屐踏冷冽，飄拂巾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門去，寒液滿鼻清淋漓。酒袍入袖濕靴底，亦有執版趨墀。舟中行客何所愛，願得獵騎當風披。草中咻咻有寒兔，孤隼下擊千夫馳。敲冰煮鹿最可樂，我雖不飲強倒卮。楚人自古好弋獵，誰能往者我欲隨；紛紜旋轉從滿面，馬上操筆爲賦之。

褚宮

褚宮寂寞依古郵，楚地茫茫非故基；二王臺閣已鹵莽，（湘東王高氏）何況遠問縱橫時？楚王獵罷擊靈鼓，猛士操舟張水嬉；釣魚不復數魚鼈，大鼎千石烹蛟螭。當時郵人架宮殿，意思絕妙般與偃；飛樓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趙千蛾眉。臨風揚揚意自得，長使宋玉作楚詞；秦兵西來取鐘鐺，故宮禾黍秋難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臺中絳帳誰復見，臺下野水（一作「鴨」）浮清漪。綠窗朱戶春晝閉，想見深屋彈朱絲。腐儒亦解愛聲色，何用白首談孔姬；沙泉半涸艸堂在，破窗無紙風颺颺。陳公蹤跡最未遠，七瑞寥落今何之？百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廢成空陂；誰能爲我訪遺迹，章中應有湘東碑。

出峽

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過境即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前詩尚遺略，不錄久恐忘。憶從巫廟回，中路寒泉漲。汲歸真可愛，翠碧光滿盎。忽驚巫峽尾，岩腹有穿壑。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南嚮。宣尼古廟宇，叢木作幃帳。鐵楯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石竇見天囷，瓦棺悲古葬。新難阻風雪，村落去攜杖。亦到龍馬溪，茆屋沽村釀。玉虛悔不至，實爲舟人誑。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深淵鼉鼈橫，（去聲）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環。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瑤姬，來處荆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閑。飄蕭駕風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粧具法服，邃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彎。還應搖玉珮，來聽水潺潺。

巫山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峰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塊軋勢方深，結構意未遂。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崖忽相逼，絕羣凜可憐。仰觀入九頂，俊爽凌顛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孤超死不讓，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憩坐就石位。巉巖隔江波，一一問廟吏。遙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鬢，拖霞弄脩披。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咲吾旁，「少年嘗屢至，去隨猿揉上，反以繩索試。石笋依孤峰，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稚。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是。次問掃壇竹，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尾。」

風來自偃仰，若爲神物使。一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峰背，採斫黃楊子。黃楊生石上，堅瘦紋如綺。貪心去不顧，澗谷千尋緤。山高虎狼絕，深入坦無忌。洪濛艸樹密，恣恣雲霞膩。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終朝自盟漱，冷冽清心胃。澆衣掛樹梢，磨斧就石真。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十年，衰老筋力憊。當時伐殘木，牙蘂已如臂。忽聞老人說，終日爲嘆喟。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棄去如脫屣。嗟爾苦無還，絕糧應不死。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

朝陽巖前不結廬，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泉濺濺出乳竇，青莎白石半涔塗。不到津頭二三日，誰知江水漲天墟。遙望橫盃不敢濟，巖口正有人罾魚。

滄洲亭懷古

湘水悠悠天際來，夾江古木抱山回。城中人物若可數，日晏市散多蒼苔。九疑壘天古雲埋，遙想帝子龍車迴。心衰目極何可望，九歌寂寂令人哀。

柏家渡

柏家渡西日欲落，青山上下猿鳥樂。欲因新月望吳雲，遙看北斗掛南嶽。一夢惓惓四十秋，古人不死終未休。艸舍蕭條誰與語，香風欲過白蘋洲。

清遠舟中寄叔老

小寒初渡梅花嶺，萬壑千岩背入境。清遠聊爲泛宅行，一夢分明墮鄉井。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搖鳳凰影。海陵居士無雲梯，歲晚結廬瀨水湄。山腰自懸蒼玉珮，野馬不受黃金羈。門前車蓋獵獵走，笑倚清流數鬢絲。汀洲相見春風起，白蘋吹花散烟水。萬里飄蓬未得歸，目斷滄浪淚如洗。北鴈南來遺素書，苦言大浸沒我盧清。

齋十日不燃鼎，曲突往往往巢龜魚。今年玉粒賤如水，青銅欲買囊已虛。人生百年如寄爾！七十朱顏能有幾？有子休論賢與愚，倪生枉却帶經鋤。天南看取東坡叟，可是平生廢讀書？

書堂嶼

蒼山古木書堂嶼，北出湘川百餘步。誰爲往來虧世界？至今人指安禪處。豈無驚蛇與飛鳥？後來那復知其趣？不知我身今是否，空記名稱作常住！

次履常臘梅韻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臘梅禪老家。蜜蜂采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作小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宛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笑指西湖作衣鉢！

醉睡者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臥此石間，萬古無人知此意。

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鸚鵡

風暗日暖搖雙竹，竹間對語雙鸚鵡。鸚鵡之肉不可食，人生不才果爲福。子舟之筆利如錐，千變萬化皆天機。未知筆下鸚鵡語，何以夢中蝴蝶飛？

老翁井

井中老翁誤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公來無蹤去無跡，井面團圓水生花。翁今與世兩何與？無事紛紛驚牧豎；改顏易服與世同，無使世人知有翁！

贈山谷子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一

黃童三尺世無雙，筆頭袞袞懸秋江；不憂老子難爲父，平生崛強今心降。我來喜共阿戎語，應敵縱橫如意；兩生子還如孫仲謀，豚犬謾多何足數。黃家小兒名拾得，眉如長松眼如漆，只今數歲已動人，老人留眼看他日。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家無，君當置酒我當賀，有兒傳業更何須。

觀子玉郎中草聖

柳侯運筆如電閃，子雲寒悴羊欣儉；百斛明珠便可扛，此書非我誰能雙？

鰓魚行

漸臺人散長弓射，初噉鰓魚人未識；西陵衰老總帳空，肯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漢家，嗜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對之先太息，不因噎嘔緣瘡痂。中間霸據關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鮭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東隨船舶號倭螺，異方珍寶來更多，磨沙滄滸成大載，剖蚌作脯分餘波。君不聞蓬萊閣下馳碁島，八月邊風備胡撩，船舶跋浪竊盪震，長鑿鑿處崖谷倒。膳夫善治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石耳不足數，醋茗魚皮真倚牆。中都貴人珍此味，糟滷油藏能遠致，割肥方厭萬錢廚，決肯可醒千日醉。三韓使者金鼎來，方奩饋送煩輿臺。遼東太守遠自獻，臨蓄掾吏誰爲材？吾生東歸收一斛，包苴未肯鑽華屋，分送羹材作眼明，却取細書防老讀。

次韻水官詩

淨因大覺理師以閭立本畫水官遺編禮公公既報之以詩，謂某：「汝亦作！」某頓首再拜，次韻仍錄二詩，爲一卷以獻。

水官騎蒼龍，龍行欲上天；手攀時且住，浩若乘風船。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下有二從臣，左右乘魚鼈。雙鑾相顧視，風舉衣袂翻；女子侍君側，白頰垂雙鬢。手執雉尾扇，容如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鬼非戎蠻。出水未成列，先登揚旗旌；長刀擁旁牌，白羽注強拳。雖服甲與裳，狀貌猶鯨鱣。水獸不得從，仰面以手扳；空虛走雷電，雨雹

晦九川；風師黑虎囊，面目昏塵煙，翼從三神人，萬里朝天關；我從大覺師，得此詭怪編。畫者古閩子，于今三百年；見者誰不愛？予者誠已難！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禪？報之以好詞，何必畫在前？（老泉）

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閩子本逢掖，疇昔慕雲淵。丹青偶爲戲，染指初嘗醜。愛之不自已，筆勢如風翻。傳聞正觀中，左袵解椎髻。南夷羞白雉，佛國貢青蓮。詔令擬王會，別殿寫戎蠻。熊冠金絡額，豹袖擁旛檀。傳入應門內，俯伏脫劍拳。天姿儼龍鳳，雜沓朝鵬鸞。神功與絕跡，後世兩莫扳。自從李氏亡，羣盜竊山川。長安三日火，至寶隨飛煙。尙有脫身者，漂流出東關。三官豈容獨，得此今已編。吁嗟至神物，會合當有年。京城諸權貴，欲取百計難。贈以玉如意，豈能動高禪。信應一篇詩，皎若畫在前。

平徐德占

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幾歲寒姿，骯髒誰與倫。竟爲明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污，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

彼哉稽阮，曹終以明自膏。靖節固昭曠，歸來侶蓬蒿。新霜着疎柳，大風起江濤。東籬理黃華，意不在芳醪。白衣挈壺至，徑醉還遊遨。悠然見南山，意與秋氣高。

李白謫仙詩

我居青空裏，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盃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

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鬚頭；絳官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煙浮？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
花夢中與作詩
君家有二鏡，光景如湛盧，或長如芭蕉，或圓如芙蓉。飛電着子壁，明月入我廬；月下合三壁，日月跳明珠。問
子是非我，我是非文殊。

飲酒四首

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真；虛空爲銷殞，况乃百憂身。惜哉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驟難得，日且致賢人。
左手持蟹螯，舉觴曠雲漢；天生此神物，爲我洗憂患。山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得間。
有客遠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醉方不噉，強噉忽復醒。既鑿渾沌氏，遂遠華胥境；操戈逐儒生，舉觴還酩酊。
雷觴淡於水，經年不濡唇；爰有擾龍裔，爲造英靈春。英靈韻甚高，蒲萄難與鄰；他年血食汝，當配杜康神。

大雪獨留尉氏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盈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必問相
識？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客倒盡不留濕；千門晝閉行路絕，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

阮籍嘯臺（在尉氏）

阮生古狂達，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醒
爲嘯所發，飲爲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

留別叔通元弼坦夫

田三昔同寮，向我每傾倒；當年或齟齬，反覆看愈好。寇三我部民，孝悌化鄰保；有如袁伯業，苦學到衰老。石

生吾邑子，勁立風中章。宦遊甌生塵，菽水媚翁媪。我窮交舊絕，計拙集枯槁。三子尤見存，往復紛紆縞。迎我淮水北，送我睢陽道。願存金石契，凜凜貫華皓。

余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竹一枝題詩。

云

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憐此腰肢袅。

和寄天選長官

寓形宇宙間，俟我方以老。流光安足恃，百歲同過鳥。頃子縈網羅，文采緣自表。自古山林人，何曾識機巧。但記寒岩翁，論心秋月皎。黃香十年舊，禪學恭衆妙。虛懷養天和，肯徇奔走鬧。官居職事理，晨起何用早。桐陰滿西齋，叱吏供灑掃。眷子東南來，野飯煮芹藜。葆光旣清尚，令尹亦高蹈。相將古寺行，軟語頽晚照。公家有畸人，（公有族人隱嵩山）虛緣能自保。卜築嵩山陽，何（一作「行」）當從結好。中山饒勝景，一覽未易飽。何時命巾車，共陟雲外嶠。翻然（一作「思」）筋力疲，不復追踴跳。公詩擬南山，雄拔千丈峭。形容逼天真，邂逅識其要。藩籬吾未窺，敢議窮閭奧。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予爲賦之。
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颯馳不及視，山川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擾萬駑駘。秦王龍鳳姿，魯鳥不足摧。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數堅子，搏取若提孩。手持掃天口，六合如塵埃。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才。維時六驥足，續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鸞，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顏闔

顏闔古有道，躬耕自衣食。區區魯小邦，不足隱明德。軺軒來我門，聘幣繼金璧。出門應使者，耕稼不謀國。但

疑誤將命，非敢憚行役；使者反錫命，戶庭空履迹。薄俗徇世榮，截趾履之適；所重易所輕，隋珠彈飛翼。伊人畏照影，獨往就陰息。鼎俎薦忠賢，誰能死燔炙。念彼藏皮冠，安知獲堯客？

送朱壽昌使蜀七首

萬萬青城雲，娟娟峨眉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路，默數長短亭。以聞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不用驚去裝，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爲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爲話。「腰脚輕，猶堪弄泉石。」

贈狄崇班季子

狄生臂鷹來，見客不會揖。踞床咤得雋，借筋數禽入。短後拗豹裘，猶濺猩血濕。指呼索酒嘗，快作長鯨吸。半酣論刀槩，怒髮欲起立。北方老獼子，狂妄尙不繫。要須此慄悍，氣壓邊鋒急。夜走追鋒車，生斬活離級。持歸獻天王，封侯穩可拾。何爲走獵師，日使羣毛泣？

題盧鴻學士堂圖

昔爲太室花，盧岩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蠶生足。徑歸不復往，巒壑空在目。安知有千老，舒卷不盈軸。一處一廬生，裘褐蔭喬木。方爲世外人行止，何須錄百年入篋笥。犬馬同一束，嗟予縛世累。歸未有茆屋，江千百畝田。清泉映脩竹，尙欲逃世名。豈須上圖軸？

蘆

蘆筍初似竹，稍開葉似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當勤劬。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

寄周安孺茶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迥超凡草木。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詠誰最先，厥傳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流，當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中土珍，兼之異邦鬻。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互賡續。開圍顧山下，屏跡松江曲。有興卽揮毫，燦然存簡牘。伊予素寡愛，嗜好本不篤。越自少年時，低回客京數。雖非曳裾者，庇廕或華屋。頗見綺紈中，齒牙厭梁肉。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鳳與葵花，砒砒雜魚目。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絨積。未數日，注卑定知雙井辱。於茲自研討，至味識五六。自爾入江湖，尋僧訪幽獨。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頗熟。聞道早春時，攜觴赴初旭。驚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旋洗玉泉蒸，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火候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藏蓄。揉筒淨無染，箬籠勻且複。苦畏梅潤侵，暖須人氣煖。有如剛耿性，不受纖芥觸。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瀆。晴天徹虛府，石碾破輕綠。永日遇閑賓，乳泉發新馥。香濃奪蘭露，色嫩欺水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自云葉家白，頗勝中山醜。好是一杯深，午窗春睡足。清風擊兩腋，去欲凌鴻鶴。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子吃中冷，次乃康王谷。嶰培頃會嘗，瓶罌走僮僕。如今老且懶，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強追逐。薑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尙欲外形體，安能徇心腹。由來薄滋味，日飯止脫粟。外慕旣已矣，胡爲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峰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旗簇。呼兒爲佳客，採製聊亦復。地僻誰我從，包藏置廚簞。何嘗較優劣，但喜破睡速。况此夏日長，人間正炎毒。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困臥北窗風，風微動凶竹。乳甌十分滿，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爲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麪。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

籠開而放之作櫻雲篇

物役會有時，星言從高駕。道逢南山雲，歛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龍移相排拶，鳳舞或頽亞。散

爲東郊霧，凍作枯樹稼；或飛入吾車，偈仄人肘膊。搏取置笥中，提攜反茅舍；開緘仍故之，掣去仍變化。雲子汝歸山，無使達官怕！

游山呈通判承議寫寄參寥師

煌煌世胃餘，夫子非碌碌。由來有詩書，所以能絕俗。得官本河朔，瓜期未易促；扁舟下南來，逸駕追鳴鶴。遇勝卽徜徉，風餐兼露宿；嗟予偶傾蓋，一咲外羈束。杖策每過從，相攜訪山谷。東風披鮮雲，繡錯出林麓。松門有時盡，幽景無斷續；崖轉聞鐘聲，林疎見華屋。銜山餘落景，歸迹猶躑躅；誰云鄴下散，往事不可復？吾曹二三事，取樂亦云足。願公寄新詩，一一能見錄。船頭行北歸，囊橐有美玉；塵埃京洛人，亦與洗心目。

和郭功父韻送芝道人游隱靜

觀音妙智力，應感隨緣度。芝師訪東坡，寧辭萬里步。道義偶相契，十年同去住；行窮半世間，又欲浮杯渡。我願焚囊鉢，不作陳俗具；會取却歸時，只是而今路。

次韻魯直戲贈

昨夜試微涼，汗衾初退紅。我願隨秋風，隨身入房櫳。君王不好事，只作好驚鴻；細看卷蠶尾，我家真栗蓬。

夜坐與邁聯句

清風來無邊，明月翳復吐。（自）松聲滿虛空，竹影侵半戶。（邁）暗枝有鶯鶻，壞壁鳴飢鼠。（自）露葉耿高梧，風螢落空廡。（邁）微涼感團扇，古意歌白紵。（自）樂哉今夕游，復此陪杖屨。（邁）傳家詩律細，已自過宗武；短詩膝下成，聊以慰懷祖。（自）

寄傲軒

先生英妙年，一掃千兔禿；仕進固有餘，不肯踐場屋。通闈何所做，傲名非傲俗；定知軒冕中，享榮不償辱。豈

無自安計得，失猶轉轂；先生獨揚揚，憂患莫能瀆。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茅簷聊寄寓，俛仰亦自足。東坡無邊春，方寸盡藏蓄；醉哦旁若無，獨有一樽醪。床頭車馬道，殘月掛疎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

榆

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綠；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牆曲。誰言霜雪若，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屋。

槐

憶我初來時，艸木向衰歇；高槐雖驚秋，晚蟬猶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疎莢；栖鴉寒不去，哀叫飢啄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掛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

竹

今日南風來，吹亂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刃紛相觸。蕭然風雪意，可折不可辱！風霽竹已已（一作「亦」）回，猗猗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雨荒籬菊；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曲。

柏

故園多珍木，翠柏如蒲葦；幽囚無與樂，百日看不已。時來拾流膠，（一作「肪」）未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幹，所閱固多矣！應見李將軍，膽落溫御史。

問淵明

（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

相非也元祐五年十月日）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入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爲星斗懸；我散而卑之，寧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永年。皇皇謀一醉，發此露槿妍。有酒不辭醉，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

譽，飢人食餽，延委運憂傷生，憂（一作「運」）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事此言？

題雲龍草堂石磬

折爲督郵腰，懸作山人室。殊非僕上音，信是泗濱石！

朱亥墓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塚屈稱兒。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魯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

嚴顏碑

先生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爲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礎几？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爲？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斷頭將，千古爲病悻！

峴山

遠客來自南游塵，昏峴首過關無百步；曠蕩吞楚藪，登高忽惆悵，千載意有偶；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後！團團山上檜，歲歲閱榆柳；大才固已殊，安得同永久？可憐山前客，倏忽星過雷；賢愚未及分，來者當自剖。

驪山

君門如天深幾重，君王如帝坐法宮；人生難處是安穩，何爲來此驪山中？中複道凌雲接金闕，樓觀隱煙橫翠空；林探霧暗迷入駿，朝東暮西勞六龍。六龍西幸峨眉棧，悲風便入華清院；霓裳蕭蕭散羽衣，空麋鹿來游猿鶴怨。我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掃；羯鼓樓高掛夕陽，長生殿古生青草。可憐吳楚兩醜雞，築臺未就已堪悲！長楊五柞漢幸免，江都樓成隋自迷。由來留連多喪國，宴安酖毒因奢惑；三風十愆古所戒，不必驪山可亡國！

和子由除日見寄

薄官驅我西，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夕。強歡雖有酒，冷酌不成席。秦烹惟羊羹，隴饌有熊臠。念爲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釋。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驅僮，雙鑠驚遠客。愁來豈有魔，煩汝爲攘礙。寒梅與凍杏，嫩萼初似麥。攀條爲惆悵，玉藥何時折。不憂春豔晚，行見棄夏覈。人生行樂耳，安用聲名藉。胡爲獨多感，不見膏自炙。詩來苦相寬，子意遠可射。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臨池飲美酒，尙可消永日。但恐詩力弱，鬪健未免馘。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次韻范傳父送秦少章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子何。西來庾公塵，已濯長淮波。十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但欣爭訟少，未覺舟車多。秦郎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二豪與揩磨。嗟我久離羣，逝將老西河。後生多名士，欲薦空悲歌。小苑真可入，獨肯勤收羅。瘦馬識驂耳，枯桐得雲和。近聞館李生，病鶴偕一柯。贈行苦說我，妙語慰蹉跎。西羌已解仇，烽火連朝那。坐籌付公等，吾將寄潛沲。

卷二 律詩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蔡公遺跡

蔡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聞道山中樹，猶餘手種松。江山養豪傑，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

白帝廟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淒涼蜀客悲。遲

同問風俗，涕泗閔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崎嶇來野廟，閔默愧常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荆都真壯士，吳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戎州

亂山圍古郡，市易帶羣蠻。瘦嶺春耕少，孤城夜漏閑。往時邊有警，征馬去無還。自頃方從化，年來亦款關。頗能貪漠布，但未脫金鐻。何足爭強弱，吾民盡玉顏。

見魯人孔宗翰題詩二首

屈指從來十七年，交親零落亦潸然。嬋娟再見中秋月，依舊清輝照客眠。（右孔）

壞壁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舍，棟枝驚鵲幾時眠。

奉和癡祥池

似知金馬客，時夢碧雞坊。冰雪消殘臘，烟波寫故鄉。鳴鑿自容與，立馬久回翔。乞與三韓使，新圖到樂浪。（時有高麗使在京，每至勝境，卽圖畫以歸。）

奉和穎叔萬壽觀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參乘破朝寒。英姿連壁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鸞。已向詞臣得頗牧，路人莫作老儒看。

正月十四夜扈從端門觀燈二絕

淡月疎星遶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上元夜登樓，貴戚例有黃柑相遺侍臣，謂之傳柑。）

獲鬼章二十韻

青唐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信橋。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
竄從窟穴，奏捷上煙霄；詭異人圖像，驩娛路載謠。干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取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西來聞幾
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載囚車輾轉，失主馬蕭條；橫拜如蹲犬，胡裝尙衣貂。理卿辭具服，謬長
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太母，寬厚戴唐堯；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臯。萊街虛授首，東市偶全腰；
困獸何須殺，遺雛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有強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矯；慎重關
西將，奇功勿再要。

光祿庵二首

文章恨不見文園，禮樂方將訪石泉；何事庵中着光祿，枉教閑處筆如椽！
域中太守的何人，林下先生非我身；若向庵中覓光祿，雪中履迹鏡中真。

過通判曹仲錫飲書懷兩絕

公退清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臥看縈簾一炷香。
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只應戲瓦閑童子，却作冷冷一水看。

過木樨觀

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劍寺，（出劍門東望，上寺宇彷彿可見。）古柏似仙都。許子嘗高遁，行舟

悔不迂，斬蛟聞猛烈，提劍想崎嶇。寂寞棺猶在，脩崇世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爪髮枯。飄飄乘倒景，誰復顧遺軀？

和喜雨

密雲今日破郊西，小雨蕭蕭未作泥。且及清閑同笑樂，行看衰病費扶攜。花前白酒傾雲液，戶外青廳響月題；不用臨風苦揮淚，君家自與竹林齊！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

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紛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絕，百尺蒼岩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明波。

荊州十首

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江侵平野斷，風捲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慷慨因劉表，淒涼爲屈原。廢城猶帶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耕牛未嘗汗，投種去如捐。農事誰當勸，民愚亦可憐！平生事游惰，那得怨凶年？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巴。戰骨淪秋草，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鰕。沙頭煙漠漠，來往厭喧卑；野市分塵鬧，官帆過渡遲。遊人多問卜，僮叟盡攜龜；日暮江天靜，無人唱楚詞。太守王夫子，山東老俊髦；壯年聞猛烈，白首見雄豪。食鴈君應厭，驅車我正勞；中書有安石，慎勿賦離騷。殘臘多風雪，荆人重歲時；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爆竹驚隣鬼，驅雛逐小兒；故人應念我，相望各天涯。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玻璃。上客舉雕俎，佳人搖翠篔；登庖更作器，何以免屠割。北鴈來南國，依依似旅人；縱橫遭折翼，感惻爲沾巾。平日誰能挹高飛，不可馴故人持贈我；三嗅若爲珍。

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
涪州寄王道祖

會聞五月到涪州，水拍長亭砌下流。唯有夢魂長繚繞，莫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二一首
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尚在，滿山秋葉豈能神？
真人已不死，外慕墮空虛。猶餘好名意，滿樹寫天書。

涪州得山胡（善鳴出黔中）

終日鎖筠籠，回頭惜翠茸。誰知聲噓噓，亦自意重重。夜宿煙生浦，朝鳴日上峰。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
羣飛來去噪行人，得食無憂便可馴。江上飢烏無足怪，野鷹何事亦頻頻。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夷陵雖小邑，自古控荆吳。形勝今無用，英雄久已無。誰知有文伯，遠謫自王都。人去年年改，堂傾歲歲扶。追思猶咎呂，感歎亦憐朱。（時朱太守爲公築此堂）舊種孤楠老，新霜一橘枯。清篇留峽洞，醉墨寫邦圖。（三游洞有詩，夷陵圖後有留題處）故老問行客，長官今白鬚。著書多念慮，許國減歡娛。寄語公知否，還須數倒壺。

入峽

自昔懷幽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迂收浩渺，感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窸窣，垂蔓綠毵毵。冷翠多崖

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駘，絕澗知深淺。樵童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神。叢生綠玉簪，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衍。孟杲從此入，覲玉衍亦蜀主。舊俗接魚蠶，版屋漫無瓦。崑居窄似庵，伐薪常冒嶮。得米不盈甌，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慙，葉舟輕遠涉。大浪固嘗諳，豐饒空相視。嘔唾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枕，獨愛孤樓鶻。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游霄漢。無心顧雀鷁，塵勞世方病。局東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爲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馬融石室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遊。絳紗生不識，蒼石尙能留。豈害依梁冀，何須困李侯。吾詩慎勿刻，猿鶴爲君羞。

代書寄桃山居士張聖可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泱泱流冰谷，漸見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鉶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題贈田辨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幮。

六月六日以病在告獨遊湖上諸寺晚謁損之戲留一絕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椀茶。是日淨慈南屏惠昭小昭慶及此，凡飲已七椀。

重九日以病辭府宴來謁損之啜茶清話復留小詩

湖上青山翠作堆，萋萋鬱鬱氣佳哉。笙歌叢裏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白足赤鬚迎我笑，拒霜黃菊爲誰

開明年桑苧煎茶處，憶着衰翁首重同。（皎然有重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稱桑苧翁。）

李鈴轄坐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馱，十千美酒涇城歌。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莫把斜紅插皂羅。

同前

半雨半晴寒食夜，野醪醺發暗香來；分無素手簪羅髻，且折霜蕤浸玉醅。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

午夜朧朧淡月黃，夢回猶有暗塵香。縱橫滿地霜槐影，寂寞蓮燈半在亡。

戲孫公素

投扇昔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便與時時說李陽。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順閣

黎詩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不見雙旌出，空令九陌還。（開園市井皆入）知君苦寂寞，妙語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浮紅任早鶯。天葩尚青萼，國色待華顛；載酒邀詩將，臞儒不是仙。

南康望湖亭（一本云「過洞庭」）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疎；（一本云「瀟湘景物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本作「雨」）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術」一作「業」）；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

半山亭

登嶺勢巍巍，蓮峰太華齊；凭欄紅日早，回首白雲低。松柏月中老，猿猴物外啼；禪師吟絕後，千古指人迷。

簷耳山

突兀監空虛，他山撻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復過虔再次前韻

吾生如寄耳，嶺外亦閑遊；贛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楚山微有霰，越瘴久無秋；望斷橫雲嶠，魂飛咤雪洲。曉鐘時出寺，暮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只有貂裘在，猶堪買釣舟。

次韻開復上人

前身本同社，宿業獨臨邊；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歸心忘積佩，生術寄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二首

西征憶南國，堂上畫瀟湘；照眼雲山出，浮空野水長。舊游心自省，信手筆都忘；會有衡陽客，來看意渺茫。落落君懷抱，山川自屈蟠；經營初有適，揮洒不應難。江市人家少，煙村古木攢；知君有幽意，細細爲尋看。咫尺殊非少，陰晴自不齊；徑蟠趨後嶮，水會赴前溪。自說非人意，曾經入馬蹄；他年宦遊處，應話劍山西。

儋州二首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出，麥浪水前空。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茅來此住，歲晚有誰同？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居士常攜客，參軍許扣門；（周參軍家多荔子）明年更有味，懷抱關諸孫。（一云「帶諸孫」）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曹溪夜觀傳錄燈，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山堂夜岑寂，燈下看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個僧。

贈包安靜先生二首

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東坡調詩腹，今夜睡應休。（偶謁大中精藍中，故人烹日注茶果不虛示，故詩以記之。）

建茶三十斤，不審味如何。奉贈包居士，僧房戰睡魔。（昨日點日注極佳，點此復云「罐中餘者，可示及舟中療神耳。」）

野菜初出珍又珍，送與安靜病酒人。便須起來和熱喫，不消洗面裹頭巾。

杭州次周燾韻遊天竺觀激水

道眼轉丹青，常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雨般聲。

過海得子由書

經過廢來久，有弟忽相求。門外三竿日，江關一葉秋。蕭疎悲白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吾生幸且休。

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日欲沒因並西山。叩羅浮道院，至巳二鼓矣。遂宿于西

堂。今歲索居檐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

往歲追歡地，寒窗夢不成。笑談驚半夜，風雨暗長檠。鷄鳴山椒曉，鐘鳴霜外聲。只今那復見，髣髴似三生！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途、次元、伯固、仲蒙、游七寶寺，題竹上結根豈殊衆，脩柯獨出林。孤高不可恃，歲晚霜風侵。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袂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

初貶英州過杞贈馬夢得

萬古他池穴，歸心負雪堂；殷勤竹林詠，猶得比山王。

答晁以道索書

閱世真難記，如公自不忘；其於書太簡，正以懶相妨。

大老寺竹間閣子

殘花帶葉暗，新筍出林香；但見竹陰綠，不知研水黃。樹高傾隴鳥，池浚落河魴；栽種良辛苦，孤僧瘦欲狂。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之將軍樹

今歲大熟嘗啗之餘下及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

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傍；炎雲駢火寶，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遍鈴下，也到黑衣郎。

贈何道士

安心守玄牝，閉眼覓黃庭；問疾來三客，燒愁有半瓶。風松時落蕊，病鶴不梳翎。樽空我歸去，山月伴君醒。

和廬山上人竹軒

洞外復空中，千千萬萬同；勞師向竹頌，清是阿誰風？

歎塞來亭

盡爾氏羌國，天誅亦久稽；既能知面內，不復議征西。斥候銷烽火，邊城息鼓鼙；輪忠脩貢職，棄過爲黔黎。雲

滿流沙靜，雲洗太白低；巍巍二聖治，威德古難齊！

觀臺

三界無所住，一臺聊自寧；塵勞付白骨，寂照起黃庭。殘磬風中嫺，孤燈雪後青；須防童子戲，投瓦犯清冷。

吳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銷鑠盡，回首向心驚！

嘲子由

堆几盡埃簡，攻之如蠹蟲；誰知聖人意，不在古書中。

無題

六秩行當啓，區中緣更疎；不貪爲我寶，安步當君車。故國多喬木，先人有弊廬；誓將閑散好，不着一行書。

元祐九年立春

熊白來山北，豬紅削劍南；春盤得青韭，臘酒寄黃柑。

扶風天和寺

遠望若可愛，朱欄碧瓦溝；聊爲一駐足，且慰百回頭。水落見山石，塵高昏市樓；臨風華長嘯，遺涕浩難收！

再贈常州報恩長老

薦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爲作鐵門限，準備人間請話人。

聞洮西捷報

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牧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放（一作「皆」）春容。

三萼牡丹

風雨何年別，留真向此邦；至今遺恨在，巧過不成雙。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詩

庭柏陰陰晝掩門，烏知有赦鬧黃昏。漢宮自種三生福，楚客還招九死魂。縱有鋤犂及田畝，已無面目見丘園；只應聖主如堯舜，猶許先生作正言。

題李景元畫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只有華亭李景元。

謝人惠雲巾方曷二一首

燕尾稱呼理未便，翦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頭巾起後周）未容陶令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皮囊美贈天隨子紗巾詩云：「掩斂乍疑裁黑霧，輕明渾似帶玄霜。」）

胡鞞短勒格籠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晉永嘉中有鳳頭鞋）輕身只欲化爲兔。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可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武帝作解脫履）便於禪坐作跏趺。

儋州上元過子赴使君會

使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臥看月窗蟠蜚蟻，靜聞風幔落蛸蟻。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回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儋耳寄子由

燈燼不挑垂暗蕊，香爐重撥尚餘薰；狂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閉目此生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

聞雷州別駕應危坐，跨海清光與子分。（「駕」一作「乘」，「子」由時謫雷州別駕。）

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

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牆東鬢髮墮寒鴉。

被命南遷塗中寄定武同僚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只知紫綬三公貴，不覺黃梁一夢遊。適見思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側，休宿潯陽舊酒樓。

李委吹笛（井引）

元符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士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要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瞭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

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巖。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書衮儀所藏惠崇畫二一首

兩兩孤鴻欲破羣，依依還似北歸人。遙知朔漢多風雪，更待江南半月春。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蒹葭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到時。

次韻徐得之常與余約卜鄰於江淮間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別時酒盞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今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爲我除。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

短翎長喙喜喧卑，曳練雙翔亦自奇。賴有黃鸝關嬾好，獨依薜石立多時。
綠陰青子已愁人，忍見中庭燕麥新。悵惘劉郎今白首，時來看卷覓餘春。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短衫壓手氣橫秋，更着仙人紫綺裘。使我有名全是酒，從他作病且忘憂。詩無定律君應將，醉有真卿我可
候；且倒餘樽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鉤。

偶於龍井辨才處得飲，碗甚奇，作小詩

羅細無文角浪平，半丸犀壁浦雲泓。午函睡起人初靜，時聽西風拉瑟聲。

秋晚客興

草滿池塘霜送梅，疎林野色近樓臺。天圍故越侵雲盡，潮上孤城帶月迴。客夢冷隨楓葉斷，愁心低逐鴈聲
來；流年又喜經重九，可意黃花是處開。

陳伯比和回字復次韻

日里馮生寧屑去，湖海陳侯猶肯來。詩書好在家四壁，蒲柳蒼然城一隈。騎上下山亦疎矣，儵從容出何為
哉？市橋十步即塵土，晚雨瀟瀟殊未回。

廣陵後園題申公扇子

露葉風枝曉未勻，綠陰青子淨無塵。閑吟逸屋扶疏句，須信淵明是可人。

山光寺回文芝上人韻

關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

與要源游西莊遇濟道人同往草堂爲濟書此

桑麻已零落，藁特復銷沉。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強穿南隸路，遙望北山岑。欲與道人語，跨鞍聊一尋。

寒食夜

漏聲透入碧窗紗，入靜歌響影半斜。沉麝不燒金鴨冷，淡雲籠月照梨花。

答子勉三首

君不登郎省，還應上諫坡。才高殊未識，歲晚幸無他。樞馬羸難出，鄰鷄東不歌。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驚人得佳句，或以傲王公。處士還清節，滑稽安足雄。深沉似康樂，簡遠到安豐。一點無俗氣，相期林下風。欲舞腰身柳一窠，小梅摧抽大梅歌。坡餘片片梨花落，爭奈當塗風物何。

送楊奉禮

譚牒推關右，風流出靖恭。時情任險陂，家法故雍容。南去河千頃，（大水中相別）餘惟酒一鐘。更誰哀老子，令得放疎慵。

別東武流杯

莫笑官居如傳舍，故應人世等浮雲。百年父老知誰在，唯有雙松識使君。

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臥沙細肪吾方厭，通印長魚誰肯分。好事東平貴公子，貴人不與與蘇君。

孔周翰嘗爲仙源令，中秋夜以事留於東武。官舍時陳君榮、右王君建中皆在。郡其後十七年中，秋周翰持節過郡，而二君已亡。感時懷舊，留詩於壁。又其後五年中秋，軾與客飲于超然臺，聞周翰乞此郡，客有誦詩者，乃次其韻二篇以

爲他日一笑

壞辟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舍，揀枝驚鷓幾時眠。

送穆越州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公松柏蔚蒼顏；四朝著舊冰霜後，兩郡風流水石間。
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山；樽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雲月閑。

贈葛華

竹揀茆屋半摧傾，肯向蜂窠寄此生？長恐千頭卷室去，欲將船尾載君行。
小詩試擬孟東野，大草閑臨張伯英；消遣百年須底物，故應憐我不歸耕。

雨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祥桐江上水如天；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舟蠶子船。
龍卷魚蝦井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只應樓下平增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疎（一作「急」）雨瀟瀟作晚涼，臥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濕簾櫳浥舊香。
高浪殷床吹響盞，暗風驚樹擺琳瑯；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堦滴夜長。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

羞歸應爲負花期，已是成陰結子時；與物寡情憐我老，遣春無恨賴君詩。
玉臺不見嘲酣酒，金縷猶歌空折枝。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圃問樊遲。

莫負黃花九日期，人生窮達可無時；十年且就三都賦，萬戶終輕千首詩。
天靜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鷓未安枝。

枝。君看六月河無水，萬斛龍驤到自遲。

訪詹使君食槐芽（一作「葉」）冷淘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蠶玉蛆。暫借垂蓮十分盞，來澆空腹五車書。青浮卯盃槐芽餅，紅點冰盤薺菜魚。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示過（井跋）

春鴻社燕巧相違，白鶴峰頭玉板扉。石建方欣洗滌廁，姜龐不解嘆蟪蛄。一龕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夜歸。合浦賈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戊寅上元，余寓僮耳，過子夜出，余獨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峰下，過子井婦子從余來此，其婦亦篤孝，惻然憫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龐之句。而又復悼懷同安君季章，故有牛衣之句。悲君之亡，而喜余在此也。書以示過，看了勿復感愴切切。

焦坑寺

渺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燈（一作「煙」）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聊試雨前茶。只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繞白沙。

贈虔州慈雲寺鑿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揚。窗間但見蠅鑽紙，門外唯聞佛放光。徧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却須重說圓通偈，千眼薰籠是法王。

和方南圭寄筴周文之二首

共惜相從一寸陰，酒杯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聊豁（一作「莫作」）天涯萬里心。東嶺舊（一作「

近」開松竹徑，南堂初絕斧斤音；知君善頌如張老，猶望攜壺更一臨。

數畝蓬蒿古縣陰，小窗明快夜堂深；也知卜築非真宅，聊欲跣趺看此心。聞道攜壺問奇字，更宜登木助徽音。一云「振履出商音」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

此生真欲老牆陰，却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政，摘蔬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治狀兩邦俱第一，穎川歸去肯重臨。

壺中九華詩

湖口入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余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識之。

我家岷蜀最高峰，一作「清溪電轉失雲峰」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一作「石泉水落涓涓滴」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小，一作「碧」玲瓏。

留別登州舉人

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閑看古黃暉；自非北海孔文舉，誰識東萊太史慈。落筆已吞雲夢客，抱寒欲訪水仙師；莫嫌五日忽忽守，歸去先傳樂職詩。

過海

參橫斗落轉，一作「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無復一作「粗識」軒皇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過嶺寄子由二首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縹征衣滴翠

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岩花雨落珍珍。

投章獻策謾多談，能雪冤忠死亦甘；一片丹心天日下，數行清淚嶺雲南。光榮歸佩呈佳瑞，瘴癘幽居弄曉嵐；從此西風庾梅謝，却迎誰與馬珍珍？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憐終反北，無心却笑亦巢南。蠻音慣習疑僮語，脾病縈纏帶積嵐；賴有祖師清淨水，塵埃一洗落珍珍。

敬白塔鋪

甘山廬阜鬱長望，林隙依稀（一作「熹微」）漏日光；吳國晚蠶初斷葉，占城早稻欲移秧。迢迢澗水隨人急，冉冉岩花撲馬香，望眼儘從（一作「窮」）飛鳥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嘗天門冬酒

戴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夢，睡息麴麴得自聞。口業向時猶小小，眼花因酒尙紛紛；點燈更試淮南語，汎蠶東風有殺紋。

西蜀揚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貧，所異於昔者蒼顏華髮耳，女無美

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貧者鄙，使其逢時遇合，豈減當世之士哉？頃宿長安驛，舍聞位者甚怨問之，乃昔富而今貧者，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

孤村漸（一作「微」）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唯握馬，愁吟（一作「悲歌」）互答有寒螿。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尙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贈人

別後休論信息疎，仙凡自古亦殊途；蓬山路遠人難到，霜柏威高道轉孤。舊賞未應亡楚國，新詩聞已滿皇

都誰憐澤畔行吟者，目斷長安貌欲枯！

趙成伯家有妹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謹依元韻以當一笑

綉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俗云「檢驗死秀才，帶上有詩三十韻。」）何如
低唱兩三杯。（世傳陶穀學士買得鶯太尉家故妓，遇雪，陶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鶯家應不識此。」妓曰：「彼貧人安有此景，但能於銷金暖帳下，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耳。」陶默然媿其言。）莫嫌衰髮聊相映，須得纖
腰與共同。知道文君隔青鎖，梁園賦客敢言才。（聊答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觀湖二首

乘槎遠引神仙客，萬里清風上海濤。回首不知沙界小，飄衣猶覺色塵高。須彌有頂低垂日，兜率無根下戴
鼇。釋梵茫然齊劫火，飛雲不覺醉陶陶。

朝陽照水紅光開，玉濤銀浪相徘徊。山分宿霧儘寬遠，雲駕高風馳送來。昇霞影色歛殘火，及物氣饒明纖
埃。可憐極大不知已，浮生野馬悠悠哉！

寄高令

滿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詩成錦繡開胸臆，論極冰霜繞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思
家。田園知有兒孫委，蚤晚扁舟到海涯。

獄中寄子由二首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
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

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獄中聞湖杭民爲余作解厄齋經月，所以有此句也。朱邑葬桐鄉，犀角杜琮事。）

出獄次前韻

百日歸期恰及春，殘生樂事最關身。
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鶻啖人。
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
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鬪少年鷄。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爲余投檄向江西。
（子由聞余下獄，乞以官爵贖罪，貶筠州監酒。）

寄子由

厭暑多因一向慵，銀鉤秀句益疎通。
也知堆案文書滿，未暇開軒硯墨中。
湖面新荷空照水，城頭高柳謾搖風。
吏曹不是尊賢事，誰把前言語化工？

詩送交代仲達少卿

此身無用且東來，賴有江山慰不才。
舊尹未嫌衰廢久，清尊猶許再三開。
滿城遺愛知誰繼？極目扁舟挽不回。
歸去青雲還記否？交遊勝絕古城隈。

次韻馬元賓

疏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
初聞好句驚人倒，悔過東庭識面遲。
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復許袁絲。
塞鴻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可期？

第五橋

白露淒風洗瘴煙，夢回相對兩淒然。
雀羅廷尉非當日，鳩杖先生愈少年。
世事飽諳思縮手，主恩未報恥歸

田；誰憐第五橋東水，獨照台州老鄭虔。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毗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

柳絮飛時箏擗班，風流二老對開關。雪芽爲我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竹簟水風眠晝永，玉堂制草落人間。應容緩急煩閭里，桑柘聊同十畝閑。

和林子中待制

兩翁留滯各幡然，人笑迂疎老更堅；共把鷓鴣兒（一作「鷓夷」）一樽酒，相逢柳色五湖天。江邊遺愛啼斑白，海上先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笑老斜川。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古來靜治得清閑，我愧真常也一班。舉酒東榮挹江海，回樽落日勸湖山。平生傾蓋悲歡裏，早晚抽身簿領間。笑指西南是歸路，倦飛弱羽久知還。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小雪疎煙雜瑞光，清波寒引御溝長。曠曠日色籠丹禁，杳杳鞭聲出建章。鷓鴣口偶叨陪下列，天關聊啓望中央。歸來喜氣傾新句，滿座疑聞錦繡香。

鹿鳴宴

連騎忽忽畫鼓喧，喜君新奪錦標還。金彝浮菊催開宴，紅蕊將春待入關。他日曾陪探禹穴，白頭重見賦南山。何時共樂昇平事，風月笙簫口夜閑。

次韻張甥棠美晝眠

炎敲五月北窗涼，更覺甘如飯稻梁。宰我糞牆讖敢避，孝先經笥讎兼忘。憂虞心謝知時鴈，安穩身同挂角

羊要識熙熙不爭競，華胥別是一仙鄉。

真興寺閣禱雨

太守親從千騎，神翁遠借一盃清。雲陰黯黯將噓遍，雨意昏昏欲醞成。已覺微風吹袂冷，不堪殘日傍山明。今年秋熟君飽食，稊

惠

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道
以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前一酒壺鐵化雙魚沉遠素劍分二嶺隔中區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
月到西湖

吟詩愁肺肝，不解丹青追世好。欲將芹苳薦君盤。誰爲善相寧嫌瘦。復有知音可廢
歲已闌干。

山呂穆仲不至

銷磨簿領間，愁客倦吟花似酒。佳人休唱日斷山。共知寒食明朝過，且赴僧窗半日
點暮方還。

本來黃獨流若解污清濟，驚浪應須動太行。帝假一源神禹跡，世流三惠梗堯
長。

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

花開酒美盍不歸？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鴈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小飲公瑾舟中

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訪（一作「扣」）船窗柳影中。輟我東坡無限睡，賞君南浦不費風。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滁山憶醉翁。我去澄江三萬頃，口應明月照還空。（鄧滁人也是日坐中觀邸報云「叟口口入口下省」）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爲一噱

平生未省爲人忙，貪賤安閑氣味長。粗免趨時頭似葆，稍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樽酒聞呼首一昂。欲挹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黃。

儻耳

霹靂收威莫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除書欲放逐臣回。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

答李端叔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履壺頭出玉關。已入西羌度沙磧，又來東海看瀟山。識君小異千人裏，慰我長思十載間。西省憐君（一作「隣居」）時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閑。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僕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倚几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發滯悶也

孤燈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髮欲簪羞彩勝，黃耆煮粥薦春盤。東方烹狗陽初動，南陌爭牛臥作團。老子從來興不淺，向隅誰有滿堂歡。

齋居臥病禁烟前，辜負名花已一年；此日使君不強喜，青春風物爲誰妍？青衫公子家千里，白首先生杖百錢；曷不相將來問病，已教呼取散花天。

和參寥見寄

黃樓南畔馬臺宮，雲月娟娟正點空；欲共幽人洗筆硯，要傳流水入絲桐。且隨侍者尋西谷，莫學山僧老祝融；待我西湖借君去，一杯湯餅潑油葱。

東園

岑寂東園可散愁，膠膠擾擾夢神州；萬竿苦竹旌旗卷，一部鳴蛙鼓吹收。雨後月前天欲冷，身閑心遠地偏幽；杜門謝客恐生謗，且作人間鷓鴣遊。

次韻錢穆父以汝陰用杭越唱和韻作詩見寄

大耿疲勞已離羣，小馮慈孝且當門；（某以弟親嫌請郡）玉堂不著扶犁手，霜鬢偏宜畫鹿鞦。豪傑雖無兩王繼，（子直深父）風流猶有二歐存；（叔弼并季默）清詩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識雅言。

奉和陳賢良

不學孫吳與六韜，敢將駑馬並英豪；望窮海表天還遠，傾盡葵心日愈高。身外浮名休瑣瑣，夢中歸思已滔滔；三山舊是神仙地，引手東來一釣鼇。

秋興二首

野鳥游魚信往還，此身同寄水雲間；誰家晚吹殘紅葉，一夜歸心滿舊山。可慰摧頽仍健食，此生通脫屢醜顏；年華豈是催人老，雙鬢無端只自斑。

故里依然一夢前，相攜重上釣魚船；嘗陪大幙今陳迹，謬忝承明愧昔年。報國無成空白首，退耕何處有名

田黃雞白酒雲山約，此計當時已浩然。

浴風池邊星斗光，宴餘香滿上書囊。樓前夜月低韋曲，雲裏車聲出未央。去國何年雙鬢雪，黃花重見一枝霜。傷心無限厭厭夢，長似秋宵一倍長。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

蓬瀛宮闕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瓦弄寒蟬鴛臥月，樓生晴靄鳳盤雲。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關心對此君。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謾移文。

題永叔會老堂

三朝出處共雍容，歲晚交情見二公。乘興不辭千里遠，放懷還喜一樽同。嘉謀定國垂青史，盛事傳家有素風。自願纓塵猶未濯，九霄終日羨冥鴻。

次韻參寥寄少游

岩棲木石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烟。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禪。

謝曹子方惠新茶

陳植文華斗石高，景公詩句復稱豪。數奇不得封龍額，祿仕何妨有馬曹。囊簡久藏科斗字，銛鋒新瑩鸕鶿膏。南州山水能爲助，更有英辭勝廣騷。

題潭州徐氏春暉亭

瞳瞳曉日上三竿，客向東風竟倚欄。穿竹鳥聲驚出武，入簷花影落杯盤。勿嫌步月臨玄圃，冷笑乘槎向海灘。勝槩直應吟不盡，憑君寄與畫圖看。

贈仲勉子文

雨昏南浦曾相對，雪滿荊州喜再逢；有子才如不羈馬，知君心似後凋松。閑看書冊應多味，老傍人門想更慵；何日晴軒觀筆硯，一杯相屬更從容。

講武臺南有感

山城九月冒朝寒，講武臺南路屈盤；鷗子雨中乘馬去，村童烟外倚牆看。鷗啼冢木秋風急，鷺立漁船夜水乾；花似去年堪折贈，插花人去淚闌干。

題寶鷄縣斯飛閣

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魂飛不可招；野闊牛羊同雁鷺，天長草樹接雲霄。昏昏水氣浮山麓，汎汎春風弄麥苗；誰使愛官輕去國，此生無計老漁樵。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獨宿，誰人無事肯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坐，山閣醒時月照杯；嬾不作詩君錯料，舊逋應許過時陪。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沉泥硯

舉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豈知好事王夫子，自採臨潼繡領山。經火尚含泉脈暖，吊秦應有淚痕澗；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

次韻子由彈琴

琴上遺聲久不彈，琴中古意本長存；苦心欲記常迷舊，信指如歸自看痕。應有仙人依樹聽，空教瘦鶴舞風騫；誰知千里溪堂夜，時引驚猿撼竹軒。

和晁美叔

反觀皆自直，相詆競誰諛；事過始堪笑，夢中今了無。珍材向空谷，疲馬正長途；未識造化意，茫然同一爐。

絕句

再次前韻（係織錦圖上回文）

春機滿織回文錦，粉淚揮殘露井桐；人遠寄情書字小，柳絲低日晚庭空。
紅牋短寫空深恨，錦句新翻欲斷腸；風葉落殘驚夢蝶，戍邊回雁寄情郎。
羞雲斂慘傷春甚，細縷詩成織意深；頭伴枕屏山掩恨，日昏塵暗玉窗琴。

和人回文五首

紅窗小泣低聲怨，永夜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忽忽。
同誰更倚閑窗綉，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嶺，恨無愁續斷絃琴。
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燈殘月照空床；看君寄憶傳紋錦，字字縈愁寫斷腸。
前堂畫燭夜凝淚，半夜清香荔蒸餗；烟鎖竹枝寒宿鳥，水沉天色露橫參。
娥翠斂時聞燕語，淚珠彈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薄倖郎如露草晞。

次韻參寥詠雪

朝來處處白氈鋪，樓閣山川盡一如；搗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

秘紹似康

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司馬景王既

執凌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義之至，精貫於幽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故余嘗戲作小詩云。

穉紹似康爲有子，邴超叛鑿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閻殺子元。

移合浦郭公甫見寄

君思浩蕩似陽春，合浦何如在海濱？莫趁明珠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

過太行（自過太行至聞朔陽吳子野出家共十九篇）

始余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意頗以爲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余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乃作小詩。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惠州一絕

羅浮山下四時春，虛榻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

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送與羅浮德長老，攜歸萬竅撼號風。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快無此味也。

香似龍涎仍臘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盞餽，輕比東坡玉糝羹！

次韻功父觀余畫雪鵲有感二首

早知臭腐卽神奇，海北天南認是歸；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

追憶郭功父觀余舊畫雪鵲復作二韻寄之時在惠州

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樓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

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却尋雲迹帖天飛。

儋耳四絕句

船（一作「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祭竈，隻雞斗酒定勝吾。
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見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
半醒半醉問諸黎，棘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屎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頭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蜀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壁

更厭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擾衰年；片雲會得無心否，南北東西只一天。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送行無酒亦無錢，勸爾一杯菩薩泉；何處低頭不見我，四方同此水中天。

舉舊詩次今韻呈曼秀

春風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羊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衾裏不相逢。

答海上翁

山翁不復見新詩，疑是河南石壁曦；海水豈容鯨飲盡？然犀何處覓瓊枝？

古山亭

尙父提封海岱間，南征惟到穆陵關；誰知海上詩狂客，占得膠西一半山？
我是膠西舊史君，此山仍占與君分；故應竊比山中相，時作新詩寄白雲。

題懷素草帖

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掛一壺；草聖無成狂飲發，真堪畫作醉僧圖。

雨中明慶賞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着酥煎。

與王郎夜飲井水

吳興六月水泉溫，千頃荷花聚暗蚊；此井獨能深一丈，源龍如故亦如君。

贈僧思道

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近窺詩一斑；清夜漫漫困披覽，（一作「搜攬」）齋腸那得許慳頑？

子玉以詩見邀同刁文遊金山

君年甲子未相逢，難向君前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一，奮衣矍鑠走山中。

次韻致遠

長笑右軍稱草聖，不如東野以詩鳴；樂天自欲吟淮月，懷祖無勞聽角聲。

次韻景文山堂聽箏二首

忽憶韓公二妙姝，劉琶箏韻落空無；猶勝江左狂靈運，空闕東昏百草須。

馬上胡琴塞上姝，鄭中丞後有人無？詩成畫燭飄金燼，八尺英公欲燎須。
菝花楓葉憶秦姝，切切么絃細欲無。莫把胡琴挑醉客，同看霜戟褚公須。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擊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却空迴。隔離不喚鄰翁飲，抱瓮須防吏部來。
合者杜詩云「肯與鄰翁相對飲，隔離呼取盡餘盃。」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

坐來真個好相宜，深注唇兒淺畫眉。須信楊家佳麗種，洛川自有浴妃池。

又答氈帳

臥病經旬減帶圍，清樽忘却故人期。莫嫌雪裏閑氈帳，作事猶來未合時。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

吳塞蒹葭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堤。春風自恨無情水，吹得東風竟日西。

送范德孺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遙想慶州千嶂裏，暮雲衰草雪漫漫。

陸蓮庵

何妨紅粉唱迎仙，來伴山僧到處禪。陸地生花安足怪，而今更有火中蓮。

僕年二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又一十年在惠州錄之以付過
寺宮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窗春睡酣。爲報隣鷄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

釣艇歸時菖葉雨，縹車鳴處楝花風。長江昔日經遊地，盡在如今夢寐中。

壽陽岸下

街東街西翠幄成，池南池北綠錢生。幽人獨來帶殘酒，（一作「雨」）偶聽（一作「聞得」）黃鸝第一聲。

戲答王都尉傳柑

待史傳柑玉座傍，人間草木盡天漿。寄與維摩三十顆，不知蒼菊是餘香。（舉輕明重維摩猶三十枚）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二小詩

肩輿欲到岑公洞，正怯衝泥傍險行。定是岑公闕清境，春江一夜雨連明。

蓬窗高枕雨如繩，恰似糟床壓酒聲。今日岑公不能飲，吾儕猶健可頻傾。

遊中峯盃泉

石眼盃泉舉世無，要知杯度是凡夫。可憐狡獪維摩老，戲取江湖入鉢盂。

憩寂圖

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還作朝川詩。

送柳宜歸

折脚鑊邊煨淡粥，曲枝桑下飲離盃。書生不是南遷客，魑魅驚人須早回。

寒具（乃捻頭出劉禹錫佳話）

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蘸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酒，壓福佳人纏臂金。

參寥惠楊梅

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直錢。莫共金家鬪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

雨夜宿淨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一作「虛」）舟寄渺茫；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

送惠州監押

一聲鳴（一作「鴻」）鴈破江雲，萬葉梧桐卷露銀；我自飄零是羈旅，更堪秋晚送行人。

過黎君郊居

半園荒草沒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藟；萬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

贈王觀

何人生得寧馨子，今夜初逢掣筆郎；莫怪圃基忘瓜葛，已能作賦繼靈光。

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書壁一絕

壽樽餘醴到明簪，要與郎君夜語深；敢問阿婆開後閣，井中車轄任浮沉。

余舊在錢塘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謂伯固可復來開鏡湖，伯固有詩因次

其韻

已分江湖送此生，會稽行復得岑成；鏡湖席卷八百里，坐嘯因君又得名。

召伯梵行寺山茶

山茶相對阿（一作「本」）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君君不會（一作「見」）爛紅如火雪中開。

奉和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手，山公又作習池遊。

洗兒

入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病後醉中

病爲兀兀安身物，酒賢蓬蓬入腦聲；堪笑錢塘十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爲甚酥？」潘邠老家造透酒，余飲之：「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余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二首。

一杯連坐兩鬢棋，數片深紅入座飛；十分激灑君休訴，且看桃花好面皮。（唐詩云：「未有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爲甚酥。

夢中絕句

楸樹高花欲插天，暖風遲日共茫然；落英滿地君方見，惆悵春光又一年！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爲旣數味不已，次韻奉和。

藏春塢二首

退之身外無窮事，子美生前有盡花；更有多情君未識，不隨柳絮落人家。

莫尋羣玉峰頭路，莫言玄都觀裏花；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休問是誰家。

謝都事惠米

朱閣前頭露井多，碧桃枝下美人過；寒泉未必能如此，奈有銀床素練何。

顧菜

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菘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別公擇

黍離不復閔宗周，何暇雷塘吊一丘？若問西來祖師意，竹西歌吹是揚州。

絕句

春來濯濯江邊柳，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書寄韻

已將鏡鉢投諸地，喜見蒼顏白髮新；歷數三朝軒冕客，色聲誰是獨完人？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推倒牆垣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千里，巧歷如今也被漫。

常州太平寺薈葡萄亭

六花薈葡萄林前佛，九節菖蒲石上仙；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驚起野狐禪？

過文覺顯公房

爛斑碎玉養菖蒲，一勺清泉養石盂；淨几明窗書小楷，便同爾雅注蟲魚。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隱巖所作題詩於其下

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島在胸中；相逢莫怪不相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同狀元行老學士秉道先輩遊太平寺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朵特奇爲作

醉中眼纈白爛斑，天雨曼陀照玉盤；一朵淡（一作「官」）黃微拂掠，輕紅魏紫不須看。

此君軒

雲幘煙節十洲（一作「七州」）人，犀甲檀槍百萬軍；霹靂發生何足道（一作「數」）此君真是此君君！

觀子美病中作嗟嘆不足因次韻

百尺長松澗下摧，知君此意爲誰來？霜枝半折孤根出，尙有狂風急雨催。

謁敦詩先生因留一絕

凜凜人言君似雪，我言凜凜雪如君；時人盡怪蘇司業，不解將錢與廣文。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詩爲別

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絕句二首

松柏蕭森溪水南，道人只作兩團庵；市區收罷豚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生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竹數竿；偶與老僧煎茗粥，自攜脩綆汲清泉。

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夜向闌；織女明星來枕上，乃知身不在人間。

呈定國

舊病應逢醫口藥，新粧漸畫入時眉；信知詩是窮人口，近覺王郎不作詩。

絕句二首

峨峨疊石立何孤，賴有蕭蕭翠竹俱；日暮無人鷗鳥散，空留遠水伴寒蘆。
漠漠秋高露氣清，新蒲倚石近溪生；夜來雨後西風急，靜向窗前似有聲。

破琴詩後

余作破琴詩，求得宋復古畫邢和巖於柳仲遠，仲遠以此本託王晉卿臨寫爲短軸，名爲邢房悟前生圖，作詩題其上。

此身何處不堪爲？逆旅浮雲自不知；偶見一張閑故紙，便疑身是永禪師。

送柳子玉至靈山

世事方艱便猛迴，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時夢入真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款段曾陪馬少游，而今人在鳳麟洲；黃公酒肆如重過，杳杳白蘋天盡頭。

贈江州景德長老

白足高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欄；不須天女來相試，總把空花眼裏看。

雜詩二首

窗搖細浪魚吹沫，（一作「日」）手弄黃花蝶遠；（一作「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
昔日雙鷗照淺眉，如今婀娜綠雲垂；蓬萊老守明朝去，腸斷簾間蟋蟀悲。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章淨館書贈王觀

海上東風犯雪來，臘前先折鏡湖梅；遙思禁苑青春夜，坐待宮人畫詔回。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

絕

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王幾；縮藏下吏明堂廢，又作龍鍾病免歸。

聞捷

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謁王文公，齊愈於江南，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種諤領兵深入，破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五千匹，衆喜，各飲一巨觥。

聞說將軍取乞聞，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睡起

柿葉滿庭紅，艷秋薰爐沉水度春篝，松風夢與故人遇，自駕飛鴻跨九州。

秋思寄子由

黃葉山川知晚秋，小蟲催女獻功裘，老松閱世臥雲壑，挽著蒼江無萬牛。

礪石庵戲贈湛庵主（相國寺僧也）

保康橋上夜觀燈，礪石巖前夏飲冰，莫把山林笑朝市，老夫手裏有烏藤。

散郎亭

法花下有散郎亭，老樹蒼崖如有情，歡戚已隨時事去，壁間只有古人名。

侯澗

江邊皎皎過侯澗，更上山腰看打盤，百歲老兒親擊鼓，城中憂患不相干。

春夜

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二

火星巖

火星巖下石凌壁，閣上相忘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門前流水几前燈。

讀開天寶遺事三首

姚宋亡來事事興，一官銖重萬人輕。朔方老將風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
潭裏春船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
琵琶絃急袞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鞦。破費入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二一首

眉間冰玉照淮明，筆下波瀾老欲平。直得全生如許妙，不知形謀已多名。
空翠娛人意自還，明窗一榻共秋閑。會知名利不到處，定把清觴屬此山。

謝惠貓兒頭笏

長沙一日煨蓬筍，鸚鵡洲前人未知。走送煩公助湯餅，貓兒突兀鼠穿籬。

題淨因壁

暝倚蒲團臥鉢囊，半窗疎箔度微涼。蕉心不展待時雨，葵葉爲誰傾夕陽。

同景文詠蓮塘

塘上鈎簾對晚香，不知斜日已侵床。江妃自借凌波屐，長在高荷扇影涼。

睡起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直千金。腹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書堊洪亭壁

河漲平來出舊洪，山城都在水光中；忽然歸壑無尋處，千里禾麻一半空。

子美召擇公飲，偶以病不及往。擇公有詩次韻。

樊素阿蠻皆已出，使臣應作玉箏歌；可憐病士西窗下，一夜丹田手自摩。

和參寥

芥舟只合在坳堂，紙帳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忽去，曉猿啼處月茫茫。

辭題信老方丈

鶴作精神松作筋，堦庭蘭玉一時春；願君且住三千歲，長與東坡作主人。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

武林千葉照觀空，別後湖山幾信風；自笑眼花紅綠眩，還將白首看鞦韆。

竹枝詞

自過魚門關外天，命同人鮓釜頭船；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嶂無梯問杜鵑。

寄歐叔弼

昔葬衣冠今在否，近來消息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題淨因院

門外黃塵不見山，箇中草木亦常閑；履聲如渡薄冰過，催粥華鯨吼夜闌。

絕句

柴桑春晚思依依，屋角鳴鳩雨欲飛；昨日已收寒食火，吹花風起却添衣。

和黃龍清老二首

萬山不隔中秋月，一鴈能傳寄遠書；
深密伽陀枯戰筆，真誠相見問何如？
風前橄欖星宿落，月下桄榔羽扇開；
靜嘿堂中有相憶，清江或遣化人來。
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
一天月色爲誰好？二老風流各自知。

過土山寨

南風日日縱篙撐，時喜北風將我行；
湯餅一杯銀線亂，蓑蒿如筍玉簪橫。

書辨才白雲堂壁

不辭清曉叩松扉，却值支公久不歸；
山鳥不鳴天欲雪，卷簾惟見白雲飛。

琴詩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
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

一一窗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
天香滿袂人知否？曾到旃檀小殿來。

驪山絕句二首

功成雖欲善持盈，可嘆前王恃太平；
辛苦驪山山下土，阿房纔廢又華清。
幾變雕牆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
上皇不念前車戒，却怨驪山是禍胎。
海中方士覓三山，萬古明知去不還；
咫尺秦陵是商監，朝元何必苦躋攀。

短橋

誰能鋪白簟，永日臥朱橋；
樹影欄邊轉，波光版底搖。

軒窗

東隣多白楊，夜作雨聲急；
窗下獨無眠，秋蟲見燈入。

曲檻

流水照朱欄，青紅亂明鑑；
誰見檻上人，無言觀物泛。

雙池

泝流入城郭，疊疊渡千家；
不見雙池水，長漂十里花。

荷華

田田抗朝陽，節節臥春水；
平鋪亂萍葉，屢動報魚子。

魚

湖上移魚子，初生不畏人；
自從識釣餌，欲見更無因。

牡丹

花好常患稀，花多信佳否；
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斗。

桃花

爭開不待葉，密綴欲無條；
滂沼人窺鑑，驚魚水濺橋。

李

不及梨英軟，應慚梅萼紅；
西園有千葉，淡佇更纖穠。

杏

開花送餘寒，結子及新火；
關中幸無梅，汝彊充鼎和。

梨

霜降紅梨熟，柔柯已不勝；未嘗蠲夏渴，長見助冬冰。

棗

居人幾番老，棗樹未成槎；汝長才堪軸，吾歸已及瓜。

櫻桃

獨遠櫻桃樹，酒醒喉肺乾；莫除枝上露，從向口中漣。

石榴

風流意不盡，獨自送殘芳；色作裙腰染，名隨酒錢狂。

櫻

自昔爲神樹，空聞蜩鷓鳴；杜公煩見輟，爲爾致羊羹。

槐

採擷殊未厭，忽然已成陰；蟬鳴看不見，鶴立赴還深。

松

彊致南山樹，來經渭水灘；生成未有意，鴉鵲莫相干！

檜

依依古仙子，鬱鬱綠毛身；每長須成節，明年漸鹿人。

柳

今年手自栽，問我何年去；他年我復來，搖落傷人思。

跋姜君弼課冊

（姜君瓊州人）己卯閏九月來從學於東坡至儋耳庚辰三月

方選瓊（四言）

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暄未瞬，瀰漫霏野。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蒸空，萬夫皆廢。雷煖四墜，（一作「懸雷煖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

龍山補亡（井引）（四言）

丙子九日，客有言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桓溫使孫盛爲文嘲之，嘉作解嘲，辭致超逸，四座驚歎。恨今世不見其文，因戲爲補之。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宴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恰，胡爲中觴，一笑榮發？愜悌競秀，榆柳獨脫；驥駭交驚，驚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苗髮。惟明將軍，度量宏遠，容此下士，顛倒冠韉。宰夫揚鱠，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孟嘉解嘲（四言）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六言）

楚水別來十載，蜀山望斷千重，畢竟擬爲傖父，憑君說與吳儂。湖目也堪供眼，木奴自足爲生，若話三吳勝事，不惟千里蓴羹。

人在畫屏中住，客依明月邊游，未卜柴桑舊宅，須乘五馬（一作「湖」）扁舟。生計曾無聚沫，孤蹤謾有清風，治產猶嫌范蠡，攜孥頗笑梁鴻。

弱累已償俗盡，老身將伴僧居；未許季鷹高潔，秋風直爲鱸魚。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論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

其餘戲作數語足之（四言）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議封，步中衡石；旁睨駑駘，豐肉減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致詰。

惠崇蘆鴈（六言）

惠崇烟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買扁舟歸去，故人云是丹青。

卷三 和陶詩

追和陶淵明詩引（子由作）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藜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獨猶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東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

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與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丁丑十二月海康城南東齋引。

和時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下有碧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涖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欲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髮垂髻，（一作「翦綵垂髻」）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和勸農

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爲業，所產秬稌，不足於食。乃以藷（時諸切）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余旣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珍是殖。播厥薰木，腐餘是穢。貪夫汚吏，鷹鷂狼食。豈無良田，隳隳平陸。默蹤交締，鳥喙諧穆。驚駟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藷糜，以飽耆宿。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鎔耜，好爾鄰偶。斬艾蓬壘，南東其畝。父兄搢挺，以扶游

手。天不假易，亦不沒匪。春無遺勤，秋有厚冀。雲舉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袒跣何愧。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和停雲

自立冬以來，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得子由書，乃和淵明停雲詩以寄。

停雲在空，黯其將雨。嗟我懷人，道修且阻。眷此區區，俛仰再撫。良辰過鳥，逝不我佇。颺作海渾，天水溟濛。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出門，寤寐北窗。念彼海康，神馳往從。凜然清癯，落其驕榮。魄冥化之，廓子忘情。萬里遲子，晨興宵征。遠虎在側，以寧先生。對奕未終，摧然斧柯。再游蘭亭，默數永和。夢幻去來，誰多彈指。太息浮雲幾何。

和歸田園居六首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巖，沐浴於湯泉，晞髮於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慈隴，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有父老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游乎？」意忻然許之。歸臥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摠大士參寥子。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有限。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被葢補食前。門生餽薪米，救我廚無烟。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窮猿旣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江鷗漸馴集，蜚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笋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沙莽。

新俗覺身輕，新沐感髮稀。風乎懸瀑下，却行詠而歸。仰觀江搖山，俯見月在衣。步從父老語，有約吾敢違。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抱三百株。莫言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遣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老足。願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月固不勝燭。霜廳散氛祲，廓然似朝旭。《莊子云：「月固不勝火。」郭象曰：「大而暗，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余爲更之曰：

「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勝耶！」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笑適。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矧今長閑人，一劫展過隙。江山互隱見，出沒爲我役。斜川追淵明，東臯友王績。詩成竟何爲，六博本無益。

五月旦日作和蘄主簿

海南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時時小搖落，榮瘁俯仰中。上天信包荒，佳植無由豐。鉏耰代肅殺，有擇非霜風。手栽蘭與菊，侑我清宴終。擷芳眼已明，飲酒腹尙冲。草去土自隕，井深牆愈隆。勿笑一畝園，蟻垤齊衡嵩。

酬劉柴桑

紅蕖與紫芋，遠插牆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霜菊秋。窮冬出囊盎，磊落勝農疇。淇上白玉延，《淇上出山藥》一名玉延）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

與殷晉安別（和送昌化軍使張中罷官赴闕）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長勤。久安憺耳陋，日與雕題親。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卯酒無虛日，夜碁有達晨。小甕多自釀，一瓢時見分。仍將對床夢，伴我五更春。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恐無再見日，笑談來生因。空吟清詩送，不救歸裝貧。

和王撫軍座送客（再送張中）

胸中有佳處，海瘴不能腓；三年無所愧，十口今同歸。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相從大塊中，幾合幾分違？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悠悠含山日，炯炯留清暉。懸知冬夜長，不恨晨光遲；夢中無與別，作詩記忘遺。

和答龐參軍（三送張中）

留燈坐達曉，要與影晤言；下帷對古人，何暇復窺園？使君本學武，少誦十三篇；頗能口擊賊，戈戟亦森然。才智誰不如？功名歎無緣！獨來向我說，憤懣當奚宣？一見勝百聞，往壘臯蘭山。白衣披三矢，趁此征遼年。

形贈影

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閑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推行之。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與生滅期？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爲有哀樂，輒復隨漣洏。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醉時語，答我夢中辭。

影答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妍媸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爾，未用議優劣。

神釋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目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寇攘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嘗歎有餘樂，在戚亦頽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我嘗墮軒冕，膏肓真市廛；困來臥重裯，憂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寧當出絕

句，慘慘如孤煙。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

九日閑居

明日重九，雨甚，展轉不能寐，起坐索酒和淵明一篇，醉熟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四時靡不佳，樂此古所名。龍山憶孟子，粟里懷淵明。鮮鮮霜菊豔，溜溜糟床聲。閑居知令節，樂事滿餘齡。登高望雲海，醉覺三山傾。長歌振履商，起舞帶索榮。坎軻識天意，淹流見人情。但願飽秬稌，餘年樂秋成。

和移居二首

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樓，迄今一年，多病寡歡，頗懷水東之樂也。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詩。

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與烏鵲朝，暮與牛羊夕。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出門無所詣，樂事非宿昔。病瘦獨彌年，東薪誰與析。

洄潭轉碕岸，我作江郊詩。今爲一塵氓，此地乃得之。晝爲無邪齋，思我無所思。古觀廢已久，白鶴歸何時？我豈丁令威，千歲復還茲？江山朝福地，古人不吾欺。

歲暮作和張常侍

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時吳遠游陸道士客於余，因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亦以無酒爲歎，乃用其韻，贈二子。

我生有天祿，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澤，乏酒每形言。仙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荆棘除，不憂梨棗愆。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米盡初不

知，但怪飢鼠遷；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和郭主簿二首

清明日，聞過誦書聲，節閑美，感念少時，悵然追懷先君官師之遺意，且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遣，乃和淵明二篇，隨意所寓，無復倫次也。

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清和盈我襟。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却念四十年，玉釵汝今閉。戶未嘗出，出爲鄰里欽，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入我夢，角羈未勝簪。孺子笑問我：「君何念之深？」

「雀覈含淳音，竹萌抱靜節。」（此兩句先君少時詩，失其全首。）誦我先君詩，肝肺爲澄澈，猶爲鳴鶴和，未作樓麟絕。願因騎鯨幸，追此御風列。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卽空飛，何必挾日月？

示周緣祖謝和游城東學舍作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飢坐談道，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祀，未補平生勤。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鄰，永愧虞仲翔，弦歌滄海濱。

和答龐參軍

周循州彥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虛日。罷歸過惠，爲余留半月，旣別，和此詩送之。

我見異人，且得異書，挾書從人，何適不娛。羅浮之趾，卜我新居，而非玄德，三顧我廬。旨酒荔蕉，絕甘分珍，雖云晚接，數面自親。海隅一笑，豈云無人，無酒酤我，或乞其隣。將行復止，眷言孜孜，苟有于中，傾倒出之。奔奔千言，桑焉陳詩，觴行筆落，了不容思。卯妙侍側，兩髦丫分，歌舞壽我，永爲歡欣。曲終悽然，仰視浮雲，此曲此聲，何時復

聞擊鼓其鐙，船開勝鳴。顧我而言：「雨泣載零子，卿白首當還西京。遼東萬里，亦歸管寧。」感子至意，託辭西風。一吾生一塵，寓形空中，願言謙亨，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

和連雨獨飲一首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盃，工製美妙，留以自娛。乃和淵明連雨獨飲。

平生我與我，舉意輒相然。豈止磁石鍼，雖合猶有間。此外一子由，出處同偏僂。晚景最可惜，分飛海南天。糾纏（一作纏）不吾欺，寧此憂患先。顧影一盃酒，誰謂無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爲何年。醉裏有獨覺，夢中無雜言。

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頽然。誤入無功鄉，掉臂穢阮間。飲中入仙人，與我俱得僂。淵明豈知道，醉語忽談天。偶見此物真，遂超天地先。醉醒可還酒，此覺無所還。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豐年。床頭伯雅君，此子可與言。

和贈羊長史

得鄭會嘉靖老書，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惠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特兩鳴酒，肯借一車書。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終慕事文史，俯仰六主踰。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塵根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蹰。好學袁伯業，此窟可相。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顧慙桑榆迫，豈厭詩酒娛。奏賦病未能，草玄老更疎。猶當距楊墨，稍從懲割。書

和乞食

莊周昔貸粟，猶欲春脫之。魯公亦乞米，炊煮尚不辭。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嗚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斗水何所直，遠汲愁姜詩。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至味久不壞，可爲子孫貽。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長春如稚女，飄搖倚輕颿。卯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低顏香自斂，含睇意頗微。寧當娣黃菊，未肯似戎葵。誰言此弱質，閱歲觀盛衰。頽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揮。瘴雨吹蠻風，凋零豈容遲。老人不解飲，短句餘清悲。

游斜川和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謫居淡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春江綠未波，人臥船自流。我本無所邊，汎汎隨鳴鷗。中流遇浹河，捨舟步曾丘。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爲由與求。

和己酉歲九月九日

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胡廣飲菊潭水而壽，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悵望南陽野，古潭霏慶霄。伯始真糞土，平生夏畦勞。飲此亦何益，內熱中自焦。持我萬家春，一酌五柳陶。夕英幸可掇，繼此木蘭朝。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儋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勞，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爲釀錢作屋，余亦欣然許之。名其屋曰載酒堂。用淵明始春懷古田舍韻作二首。

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何曾淵明歸，屢作敬通免。休閑等一味，妄想生愧覿。淵明本用緬字，聊取其同音字。聊將自知明，稍積在家善。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他，人魚兩忘返。使君亦命駕，恨子林塘淺。茅茨破不補，嗟子乃爾貧。菜肥人愈瘦，竈閑井常勤。我欲致薄少，解衣勸坐人。臨池作虛堂，雨急瓦聲新。客

來有美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膚，黃柑溢芳津。借我三畝地，結茅爲子隣。鳩舌儻可學，化爲黎母民。

和飲酒二十首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二豪詆醉客，氣湧胸中山；灌然忽冰釋，亦復在一言。奮氣實其腹，云當享長年；少飲得徑醉，此秘君勿傳！
道喪士失已，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入，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蠶蟪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粘網悲。啜飲厭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在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几偏。天明門前路，已度千金山；嗟我亦何爲？此道常往還。未來寧早計，旣往復何言？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得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倒床自甘寢，不擇管與綺。
頃者大雪年，海波翻玉英；有士常痛飲，飢寒見真情。床頭有敗榼，孤坐時一傾；未能平體粟，且復澆腸鳴。脫衣裹凍酒，每醉念此生。

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纏繞復何爲？舉

觴醉其根，無事莫相羈。

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闔開。清風亦何意？入我芝蘭懷。一隨採折去，永與江湖垂。斷絲不復續，斗水何足栖？不
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諧。酒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復逝，抵曲吾當迴。

籃輿兀醉守，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半途。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餘。遙
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

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溫風送蠶老。三咽初有聞，一溉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
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頽然笑阮籍，醉兀書謝表。我夢入小學，自謂鵝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語辭。人間本兒
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墜車終無傷，莊叟不吾欺。呼兒具紙筆，醉語輒錄之。醉中雖可樂，猶是
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癡如景升牛，莫保尻與領。黠如東郭媿，束縛作毛穎。乃知穉叔夜，非坐虎文炳。
我家小馮君，天性頗純至。清坐不飲酒，而能容我醉。歸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豈知山林士，翫讎乃爾貴。乞
身當念早，過是恐少味。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惟存一束書，寄食無定迹。每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頽然六男子，粗可傳清白。於
吾豈不多，何事復歎惜？

曉曉六男子，絃誦各一經。復生五丈夫，戢戢丁欲成。歸田了門戶，與國充踐更。普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淮
老如鶴雛，破殼已能鳴。舉酒屬千里，一歡愧凡情。

淮海雖故楚，無復輕揚風。齋廚聖賢雜，無事時一中。五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使君不夕坐，衙門散刀弓。
何人築東臺，一郡坐可得。亭亭古浮圖，獨立表衆惑。蕪城閱興廢，雷塘幾開塞。明年起華堂，置酒弔亡國。無

令竹西路，歌吹久寂默。

晁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己。各懷伯業能，共有丘明恥；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吳國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請作鵬鳥賦，我亦得坎止。行樂當及時，綠髮不可恃！

蓋公偶談道，齊相獨道真；頽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當時劉項罷，四海創痍新；三杯洗戰國，一斗銷疆秦。寂寥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臥客懷中，言笑徒多勤。我時閱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餐脫粟，苦心學平津。草書亦何用？醉墨淋衣巾。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

和止酒

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元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

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蠻裏。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間，一月同臥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爲已；微痼坐杯勺，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涘。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

還舊居和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

痿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敢夢故山，恐與墳墓悲。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鶴城亦何有？偶捨鶴毳遺。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戶，時節供丁推。夢與鄰翁言，憫默憐我衰；往來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簡書；穆生責醴酒，先見我不如。江左右弱國，強臣擅天衢；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疎。我生值夏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此，幸收廢棄餘。獨有愧此翁，大名難久居；不思犧牛龜，兼取熊掌魚。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

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蓬頭二撥奴誰謂，愿且端晨興洒掃罷。飽食不自安，顧浩此圃畦。少資主游觀，晝功不自覺。夜氣乃潛還。早
韭欲爭春，晚菘先破寒。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早知農圃樂，豈有非意干。尚恨不持鉏，未免辟我顏。此心苟未
降，何適不間關。休去復歇去，菜食何所歎。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田舍獲

聚糞西垣下，鑿泉東垣隈。勞辱何時休，宴安不可懷。天公豈相喜，雨霽與意諧。黃菘養土羔，老楮生樹雞。未
忍便烹煮，繞觀日百迴。跨海得遠信，冰盤鳴玉哀。茵陳點膾縷，照坐如花開。一與蠶叟醉，蒼顏兩摧頹。齒根日浮
動，自與梁肉乖。食菜豈不足，（一作「好」）呼兒拆雞栖。

和乙巳歲二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僊

喬木卷蒼藤，浩浩崩雲積。謝家堂前燕，對語悲宿昔。仰看桄榔樹，玄鶴舞長翮。新年結荔子，主人黃壤隔。溪
陰宜館我，稍省薪水役。相如賣車騎，五畝亦可易。但恐鵬鳥來，此生還蕩析。誰能插籬權，護此殘竹柏。（和遊城
北謝氏廢園之作）

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作口號（和郊行步月）

缺月不蚤出，長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怒，愧此閭里情。怪我夜不歸，苦袂窺柴荆。雲間與地上，待我兩友生。驚
鵲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野，始覺丘陵平。暗螢方夜續，孤螢亦宵征。歸來閉戶坐，寸田且默耕。莫赴花月
期，免爲詩酒縈。詩人如布穀，聒聒常自名。

和詠二疎

二疎事漢時，述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高趣。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道獨兩傅。世

途方穀擊，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蛻，未蛻何所願。已蛻則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我常游東海，所歷若有素。神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妙想非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微而知著。

和詠三良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願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任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和詠荆軻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爲棄成謀，託國此狂生。荆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陸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二首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余讀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

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幽人掩函臥，明景翻空廬。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螻蛄流，知有龜鶴年。辛勤破封執，苦語劇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邈無儔。奇文出續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九泉，異世爲三游。子政信奇逸，妙筭窮陰陽。淮仙枕中訣，養練歲月長。豈伊臯濁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黃。

亂離棄弱女，破冢割恩憐。寧知効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支床竟不死，抱一無窮年。
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出長谷。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束縵分寸燭。
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從者紛如林。其後有李寬，雞鶩非同音。口耳固多僞，識真要在心。
黃華育甘谷，靈根固深長。廖井窖丹砂，紅泉涌尋常。二女戲口耳，一作鼻。松膏以爲糧，聞此不能寐。起
坐夜未央。

談道鄙俗儒，遠自太史走。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紫文出吳宮，丹雀本無有。遼哉廣桑君，獨顯三季後。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黃門妻，至道乃近在。支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金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
鄭君故多方，文翁所親指。奇文二百篇，了未出生死。素書在黃石，豈敢辭跪履。萬法等成壞，金丹差可恃。
古強本妄庸，蔡誕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謁帝輕舉止。學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盜人，疏錄此庸子。
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

和雜詩十一首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衆竅，誰信我忘身。一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從我來海南，幽絕無四隣。耿
耿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人。

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真游有黃庭，閉目寓兩景。室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海闊河漢永。西
窗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繫，逝水無留騁。我苗期後枯，持此一念靜。

真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子房。我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免死縛淮陰，徇功指平陽。哀
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腸。

相如偶一官，嗔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傭保。著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琴臺有遺魄，笑我歸不早。作

嘗遣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愧，可與君子道。

孟德黠老狐，姦言嗾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騰奮；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斷漢室，豈計一郝慮？

昆蟲正相齧，乃比蘭相如；我知公所坐，大名難久住；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不可悔，庶爲來者懼！

博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稚川差可近，儻有接物意；我頃登羅浮，物色恐相值；徘徊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滿把菖蒲根，歎息復棄置。

藍橋近得道，常苦世逼迫；西游王屋山，不踐長安陌；爾來寧復見，鳥道度太白；昔與吳遠游，同藏一瓢窄；潮陽隔雲海，歲晚儻見客；伐薪供養火，看作栖鳳宅。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強獷，枉費塵與糠；越子古成之，韓生教休糧；參同得靈鑰，九鎖啓伯陽；鵝城見諸孫，貧苦爲我傷；空餘焦先室，不傳元化方；遺像似李白，一奠臨江簷。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歎，不及丘明遷；親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飧？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歎，舊說易兩篇；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巨君縱獨愆，借經作巖崖；遂令青衿子，珠璧入人懷；鑿齒井蛙耳，信謂天可彌；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

我昔登朧山，田日觀滄涼；欲濟東海縣，恨無石橋梁；今茲黎母國，何異於公卿；壕浦旣黏山，暑路亦飛霜；所欣非自罔，不怨道里長。

和擬古九首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雀散，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囊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古，不答顏愈厚；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

酒盡君可起，我歌已三終。由來竹林人，不數濤與戎。有酒從孟公，慎勿從楊雄。崎嶇領沙蘆，塵埃汗西風。昔我未嘗達，今者亦安窮。窮達不到處，我在阿堵中。

客去室幽幽，鵬鳥來坐隅。引吭伸兩翮，太息意不舒。吾生如寄耳，何者爲我廬。去此復何之，少安與汝居。夜中聞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少年好遠游，蕩志隘八荒。九夷爲藩籬，四海環我堂。盧生與若士，何足期杳茫。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戰場。奇峰望黎母，何異嵩與邛。飛泉瀉萬仞，舞鶴雙低昂。分杯未入海，膏澤彌此方。芋魁儻可飽，無肉亦奚傷。

馮洗古烈婦，翁媪國於茲。策勳梁武後，開府隋文時。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錦傘平積亂，犀渠破餘疑。廟貌空復存，碑板漫無辭。我欲作銘誌，慰此父老思。遺民不可問，俚句莫余欺。犧牲菌雞卜，我當一訪之。銅鼓壺盧笙，歌此迎送詩。

沉香作庭燎，甲煎紛相和。豈若注微火，縈煙嫺清歌。貪人無飢飽，胡椒亦求多。朱劉兩狂子，隕隊如風花。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朱初平劉誼，欲冠帶黎人以取水沉耳。

雞窠養鶴髮，及與唐人游。來孫亦垂白，頗識李崖州。再逢盧與丁，閱世真東流。斯人今在亡，未遽掩一丘。我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末，渺焉不可求。

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幽姿小芙蓉，香色獨未改。欲爲中州信，浩蕩絕雲海。遙知玉井蓮，落蕊不相待。攀躋及少壯，已矣那容悔。〔一矣〕一作〔失〕。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脩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通，歎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栖龍鸞。遺我吉貝布，海風今歲寒。

餅居本近危，甌墜知不完。夢求忘楚弓，笑解適越冠。忽然反自照，識我本來顏。歸路在脚底，穀廩失重關。屢從淵明游，雲山出毫端。借君無絃物，寓我非指彈。豈惟舞獨鶴，便可躡飛鸞。還將嶺茅瘴，一洗月闕寒。（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卽淵明淵明卽我也。）

集歸去來詩十首

命駕欲何向，忻忻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逢迎。雲外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去徑有（一作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蠶壺。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自（一作「盡」）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言語審無勸，心懷良獨安。東臯清有趣，拄杖日盤桓。

世事非吾事，駕言歸路尋。向時送有命，今日悟無心。庭內菊歸酒，窗前風入琴。寓形知已老，猶未倦登臨。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首獨傲世，委心還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警警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農夫人不樂，我獨與之游。觴酒命僮僕，言歸無復留。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乘化欲（一作「亦」）安命，息交還絕游。琴書樂三徑，老矣亦何求。

歸去復歸去，帝鄉安可期。鳥還知已倦，雲出欲何之。入室還攜幼，臨流亦賦詩。春風吹獨立，不是傲親知。役役倦人事，來歸車載奔。征夫問前路，稚子候衡門。入息亦詩策，出游常酒樽。交親書已絕，雲壑自相存。寄傲疑今是，求榮感昨非。聊欣樽有酒，不恨室無衣。丘壑世情遠，田園生事微。柯庭還獨眄，時有鳥歸飛。

和貧士七首

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俯邇，樽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詩七首，以寄許下高安宣興諸子姪，并令

過同作。

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且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鳥一作「鳥」飛？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飢。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

夷齊取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差獨賢。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閒手自適，寄此無窮音。佳辰愛重九，芳菊起自尋。疎巾歎虛漉，塵爵笑空斟。忽餉二萬錢，顏生良足欽。思送酒家保，勿違故人心！

人皆有耳目，夫子曠與婁。弱毫寫萬象，水鏡無停酬。閑居惜重九，感此歲月周。端如孔北海，只有尊空憂。二子不並世，高風雨無傳。我後五百年，清夢未易求。

芙蓉雜金菊，枝葉長闌干。遙矜退朝人，饒酒出大官。豈知江海，落英亦可飡。典衣作重陽，徂歲慘將寒。無衣粟一作「寒」我膚，無酒慳我顏。貧居真可歎，二事長相關。

老詹亦白髮，惠州太守詹範字器之。相對垂霜蓬，賦詩殊有味。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龔，半道要我飲。意與王弘同，有酒我自至。不須遣龐通，門生與兒子。杖屨聊相從。

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辛苦更不識，今與農圃儔。買田帶脩竹，築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憂。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我獨遺以安，鹿門有前脩。

和桃花源詩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攷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

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公何爲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閑偶自見，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藜杖可小憩。躬耕任地方，絕學抱天藝。臂鷄有時鳴，尻駕無可稅。琴龜亦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得甘芳，斲齧謝炮製。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知我仇池，高舉復幾歲。從來一生死，近又等癡慧。蒲澗安期境，在廣川。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神交發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

和歸去來令辭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令，蓋以無何有之鄉爲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令。吾方南遷，安得歸？臥江海之傾洞，吊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楠而喪微。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口闔門，藩垣雖闕，堂室故存。挹我天醴，注之窪樽。飲月露以洗心，飡朝霞而眩顏。混客主以爲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盜竊之何有，乃接門而折關。廓圓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滄百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覲桓。歸去來令。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以弊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漢北，挈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與九疇。方飢須糧已濟，無舟忽入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丘。驚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反流。望故

家而求息，曷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謂易稼之終枯，遂不斲而不籽。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

和劉柴桑（續添）

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踟躕。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稍理蘭桂棗，盡平狐兔墟。黃澌出舊枿，紫茗抽新畝。我本早衰人，不謂老更劬。邦君助畚鍤，鄰里通有無。竹屋從低深，山窗自明疎。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歌辭

竹枝歌（井序）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所見，有足怨者歟？夫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此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特緣楚人疇昔之意，爲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蒼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遊飄不返，惟有蒼蒼楓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莫及；乘龍上天去無蹤，草木無情空寄泣。水濱擊鼓何喧闐，相將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載，滿船哀唱似當年。海濱長鯨徑千尺，食人爲糧安可入。招君不歸海水深，海魚豈解哀忠直。吁嗟忠直死無人，可惜懷王西入秦。秦關已閉無歸日，章華不復見車輪。君王去時簫鼓咽，父老送君車軸折。千里逃歸迷故鄉，南公哀痛彈長鉞。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讎呼。當時項羽年最少，提劍本是耕田夫。橫行天下竟何事，棄馬烏江馬垂涕。項王已死無故人，首入漢庭身委地。富貴榮華豈足多，至今唯有塚嵯峨。故國淒涼人事改，楚鄉千古爲悲歌。

山坡陔行

山坡陔令下屬江勢崖絕令，游波所蕩如頽牆，松蘿律令百尺旁。拔此驚葛藟之上，不見日令下可依。吾曳杖今，吾僮亦吾之書隨。藐余望令水中低，頽然而長者，黃冠而羽衣。幹頤坦腹，盤石箕坐令。亦有址安不危，四無人令可忘飢。仙人偃佺，自言其居瑤之圃。一日一夜，飛相往來不可數。使其開口言令，豈惟河漢無極驚余心。默不言令，蹇昭氏之不鼓琴。愴將山河與日月長在，若有人令，夢中仇池我歸路。此非小有令，噫乎何以樂此而不去。昔余游於葛天令，身非陶氏猶與偕。乘渺茫良未果令，僕夫悲余焉懷。聊逍遙令容與，晞余髮令蘭之渚。余論世令，千載一人猶並時。余行詰曲令，欲知余者稀。峨峨洋洋，余方樂令，譬余繫舟於水，魚潛焉舉亦不知。何必每念輒得，應余若響，坐有如此令人子期。

鳴泉思 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殆而時始，弗與民咸思之。鳴泉故基堙圯殆盡，眉山蘇公搔首踟躕作鳴泉思以思之。

鳴泉鳴泉，經雲而潺湲，拔其毛骨者，脩竹蒸爲雲氣者，霏煙。山夔莫能隱其恠，野翟詎敢藏其妍。茅蘆蕭蕭，昔有人焉，其高如山，其清如水，其心金與玉，其道砥與絃。執德沒世，落月入地，英名皎然，陽曦麗天。舊隱寂寂，新篁娟娟。思彼君子，我心若懸谷鳥在上，巖花炫前。鳴泉鳴泉，能使我宛結而華顛。

轆轤歌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暮，江南綠水通珠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花前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對曉。

美哉 一首送韋城主簿歐陽君

美哉水洋洋乎！我懷先生，送之子于城隅。洋洋乎美哉水，送之子至於新渡。念彼嵩雒，眷焉西顧。之子於邁，

至於白馬。白馬舊邦，其構惟新。邦人流涕，畫舫之孫。相其口鼻，尙克似之。先生遺民，之子往字。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東郊西應歸中華。離南爲室坎爲家，先凝白雪生黃芽。黃河流駕紫河車，水精池產紅蓮花；赤龍騰霄驚盤蛇，姤女含笑嬰兒呀。十二樓瞰靈泉滙，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前無停差，三田聚寶真生涯。龜精鳳髓填髓髓，天地駭有鬼神嗟！一丹休別內外砂，長脩久餌須升遐。腸中澄結無餘渣，俗骨變換顏如葩。哀哉世人爭齒牙，指僞爲真正爲哇。輕肥甘美形驕奢，譎詭詐妄言矜誇。遊魚在網兔在罟，一氣頓盡猶嘔啞。餘生所託誠樓榭，九原枯骨如亂麻。胡不割衆如鑊，鄧空與利名交掌擎。胡不讓霜如文駟，可惜貪愛相漫塗。真心道意非不嘉，煖金閒話非虛譁。何須橫議相疵瑕，衆口並發鳴羣鴉。安知聚散同魚蝦，自纏如繭居如蝸。日懷嘆喜甘籠殺，其去死地猶獵獺。吾恨爾見有所遮，海波或至驚井蛙。烏輪卽晚蟾影斜，吾時俱覩超雲霞。

與葉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凰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直暫寓，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鷄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粗了我徑歸，餘事後來嘗潤色。一庵閑掛洞霄宮，并有丹砂水長赤。

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偏強韓退之，識字猶爲鱗魚戒。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鵠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聶張乃我結襪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他日歸朝同此拜。

陳守道

一氣混淪生復生，有形有心卽有情；共見利欲飲食事，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險處直在嵌巖坑；人僞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徒自取先用極力，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處士松柏寒，蓬萊真人冰玉清。山是心兮海爲腹，陽爲神兮陰爲精。渴飲靈泉水，飢食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離鎖禁；姮女關嬰兒，樓臺十二紅玻璃。金公木母相東西，純鉛真汞星光輝。烏升兔降無年期，停顏卻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

老人行

有一老翁老無齒，處處無人問年紀；白髮如絲向下垂，一雙眸子碧如水。不裹頭，又無履，相識雖多少知己。問翁畢竟何所止？笑言「只在紅塵裏！」秋風獵獵行雲飛，老人此意無人會。目注雲歸心自知，黃口小兒莫相笑。老人舊日曾年少，浪迹常如不繫舟。地角天涯知自跳，亦曾樂半夜，傳籌醉朱閣。美人如花弄絃索，只恨樽前明月落！亦曾憂羈旅，他鄉迫暮秋。故國日邊無信息，斷鴻空逐水長流。或安貧，或安富，或爵通侯封萬戶；一任秋霜換鬢毛，本來面目長如故。水有蘋兮山有芝，人意雖存事已非；有時却憶經遊處，都似茫茫春夢歸。邇來尤解安貧賤，不爲公卿強陪面。皎如明月在秋潭，動着依前還不見。還不見，可奈何？空使達人增着戀，但祇從他隨物轉。青樓黃閣長相見，若相見，莫慙慙！却是翁家舊主人。

襄陽樂府三篇

野鷹來

野鷹來，萬山下；荒山無食鷹苦飢，飛來爲爾繫綵絲。北原有兔老且白，年年養子秋食菽；我欲擊之不可得，年深兔老鷹力弱。野鷹來，城東有臺高崔嵬，臺中公子着皮袖，東望萬里心悠哉！鷹何在？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天陰月黑狐夜嘯。

上堵吟

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入宮；臺邊游女來竊聽，欲學聲同意不同。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兩稚子。白馬爲塞風爲關，山川無人空且閑。我悲亦何苦？江永冬更深。鱖魚冷難捕，悠悠江上聽。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

襄陽樂

使君未來襄陽愁，提戈入市裏氈裘；自從氈裘南渡河，襄陽無事多春遊。襄陽春遊樂何許？峴山之陽漢江浦。使君朱旆來翻翻，人道使君似羊杜。道邊逢人問洛陽，中原苦戰春田荒。北人聞道襄陽樂，目送飛鴻應斷腸。

仙都山鹿

老泉詩序云：「至豐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余聞而異之，乃爲作詩。」（東坡同賦）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有遊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行迹。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鸞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去自去耳，吾何取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焉，吾方捨陰而坐露。」

虛飄飄二首

虛飄飄，畫蒼蛛結網，銀漢鵲成橋；塵漬雨桐葉，霜飛風柳條。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虛飄飄，比

浮名利猶堅牢！

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謾成橋；入夢雲千壘，游空絲萬條。蜃樓百尺橫蒼海，鴈字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入身世猶堅牢！

虛飄飄，風寒吹絮浪，春水暖冰橋；勢緩靈垂線，聲乾葉下條。雨中漚點隨流水，風裏綵雲橫碧霄。虛飄飄，比時富貴猶堅牢！

次韻張甥棠美述志（名宗爽）

仲子甘心織屨避萬鍾，淵明不肯折腰爲五斗。一年鴻鴈識來往，終日沐猴誰去取？知甥詩意慕兩君，讀書要在存心久。平生所談性命奧，長棄不憂金石朽。我今已習鶩子定，猶復晨朝怖頭走。剗心先擬射聲名，不作羊郍悲峴首。雲梯雨矢集無方，我已中灰同墨守。恐甥自是禹門鱗，未可潛逃入吾藪。琢磨晚覺孟光賢，畏我故言時被肘。甥能鉏我青門瓜，正午時來休老手。

賦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江右久不改火，火色皆青）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鑿。嘗項上之一櫛，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前蜜，滷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擘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絲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蒲萄。顧先生之耆壽，分餘饌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煖響於檀槽。忽蠶珠之妙唱，抽獨蘭之長纜。閱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拖之瓊艘。各眼灑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

入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迺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蔡羹賦（并序）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爲之賦。辭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禦餓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搏露葉與瓊根。爨鋼錡以膏油，法融液而流津。適湯濛如松風，投糝豆而諧勻。覆陶甄之穹崇，罷攪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滷嘈雜而廉清，信淨美而甘分。登盤盂而薦之，具七筴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傅說而策勳。徂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丘嬾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爲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子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

颶風賦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爲之不鳴。」又嶺表錄云：「夏秋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禳非祥，斷霓欽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蔽蔽，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礪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激澗，響振坤軸，疑屏鬚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潰千軍而爭逐。虎豹警駭，鯨鯢舛感，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

萬於一覆。子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喧，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鞞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牆垣之隙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辯。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鬣鬣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子先君官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鏡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鬣鬣也。

客有自蜀遊梁，僦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訪秦漢之遺宮，得巋然之頽基，令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悼戾園之閔凶。聞父老之哀歎，令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讒頰，令實咀毒而啣鋒；敗趙國於俛仰，令又將覆劉氏之宗。間漢武之多忌，令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令又瘞禍於宮中。怙君王之好殺，令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令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令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子之無聊，令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令天下其孰吾容。苟道死於泉鳩，令冀稍久而自理，遭大患於倉猝，令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圖，令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令懷愛君之眷眷，犯雷霆之方怒，令消積禍於一言。旣沉寃之無告，令

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乎，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今固知已矣之不諫。魂勞勞乎其歸來，令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今視其君猶乳虎。曾續息之未定，今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擊婦晨雉，疆王定制，惟愍懷之遭離，今實追蹤於漢，戾顧皇后之何知，今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令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今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喜，可弔而不可哂，今亦各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今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今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令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今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今與武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今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况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睡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王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與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躑躑，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子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鸞忍，今亦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脩，今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今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今又何怨於老臘？」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延和殿奏新樂賦（成德之老來奏新樂）

皇帝踐祚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倉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鍾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盛，雅頌之音殆息。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魏則大樂令夔，在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有考，賴斯人之用力。時移事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願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覘下朴律，猶有太高之弊，爰改照尺，不

知同失於斯。一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鑄器而成，庶幾改數以正度；具書以獻，孰謂體知而無師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雖退身而安逸，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鐘磬之調適，燦然虞業之華好。聊卽便安之所奏，黃鍾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而享神考。爾乃停法部之役，而衆工莫與；肆太常之業，而邇臣必陪。天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旣登，將歎貫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觀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文明，俗躋仁壽；天地之和旣應，金石之樂可奏。延華勞勳，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宿羣慝之交構。然則律制旣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磬莞無聞於奪倫。上以導和氣於宮掖，下以胥悅豫於臣隣。以清濁任意而相識，何憂工玉？謂宮商各諧，而自遂，無愧音臣。嗚呼！趙鐸固中於宮商，周尺仍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資學博。儻非夔曠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

明君可與爲忠言賦（明則知達能順忠告）

臣不難諫，君先自明。智旣審乎情僞，言可竭其忠誠。虛己以求，覽羣心於止水；昌言而告，待至信於平衡。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爲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必忠，而况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論者雖切，聞者多惑。苟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佞者莫能自直，昧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皎如日月之照臨，罔有遁形之蔽。雖復藥石之暝眩，曾何苦口之疑。蓋疑言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衆患自遠。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豈微忠之能致，有至明而爲本。是以伊尹醜有夏，而歸亳；大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悅於目前者，不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興。苟其聰明蔽於嗜好，智慮溺於愛憎。因其所喜而爲善，雖有願忠而孰能心苟無邪。旣坐瞻於百里，人思其效；將或錫之十朋，彼非謂之賢而欲違。知其忠而莫受，目有味則視白爲黑。心有蔽則以薄爲厚，遂使諛臣乘隙以彙進，智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諫，懼將困於婦言；叔孫詭辭，畏不免於虎口。故明

王審遜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伸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非忠何報？雖曰伸於知己，而無自辱於善道。詩不云乎：「哲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話言之告。

快哉此風賦

時與吳彥律舒堯文鄭彥能各賦兩韻，子瞻作第一第五韻，占風字爲韻。餘皆不錄。

賢者之樂，快哉此風。雖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如其來，旣偃小人之德。颯然而至，豈獨大王之雄？若夫鷁退宋都之上，雲飛泗水之湄。寥寥南郊，怒號於萬竅。颯颯東海，鼓舞於四維。固以陋晉人一映之小，笑玉川兩腋之卑。野馬相吹，搏羽毛於汗漫。應龍所處，作鱗甲以參差。

復改科賦

新天子令，繼體承乾。老相國令，更張孰先。憫科場之積弊，復詩賦以求賢。探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迤邐陳齊之代，綿邈隋唐之裔。故道人徇路，爲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爲取士之制。近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謂專門足以造聖域，謂變古足以爲大儒。事吟哦者皆童子，爲彫篆者非壯夫。殊不知採摭英華也，簇之如錦繡。較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韻韻合璧，聯聯貫珠。稽諸古，其來尙矣。考諸舊，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後生，心潛六義，佇見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鋪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今運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今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毀。曲盡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歡者諸子百家，抖擻歷圖。快活者九經三史，議夫賦曷可已。義何足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正方圓者，必藉於繩墨。定鑿括者，必在於樞機。所以不用孔門惜。

楊雄之未達；其逢漢帝，嘉司馬之知微。噫！昔元豐之新經未頒，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爲武，今曾試於京國；通天爲王，今必舒於禁籥。孰不能成始成終？誰不道或詳或略？秋闈較藝，終期李廣之雙鵬；紫殿唱名，果中禰衡之一鶚。大凡法既久而必弊，士貽患而益深。謂罷於開封，則遠方之隘者，空自韞玉；取諸太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負凌雲之志，未酬題柱之心。三舍既興，賄賂公行於庠序；一年爲限，孤寒半老於山林。自是憤愧者莫不擗眉，公正者爲之切齒。思罷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商山之父，謳歌歸吾君之子。諫必行言必聽焉，此道飄飄而復起。

卷四 書簡

與李方叔四首

久不奉書，問爲愧！遞中尋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雨晝夜不止，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食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顧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閑爲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喻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捺，屐子行，渥嘗以飲食錢物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僦曩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渥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效，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一秘之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脛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陳公密二首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卽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仰煩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卽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卽造宇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貺丹劑，拯其衰疾。此意豈可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修書，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笑。

又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既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脫問鵬之憂，行有見蝸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於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盎然有得，載之而南矣。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吳秀才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子衝冒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若平生之懼。曲刑所鍾，既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爲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瓣，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違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笺，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忤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毛澤民推官二首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護之餘音。

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古白鶴窠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永以爲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與溫公

春來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抃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糾，久稽裁謝，悚怍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爲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適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

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魯直二首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又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密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煩預憂。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麵兩碗，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瑋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大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山有程道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與陳傳道五首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爲貺，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爲侍從，出爲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爲遇乎？來使力告，同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道昆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入子安偕來，方同舟下，信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璧，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爲賜，筆老而思深，斬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祇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文，多無暇。聞都下已刊板，想卽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謂當公碑也）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有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閑當作，向所示集古文，留子由處有書令檢送也。

又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勤甚，風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猶存若家伯仲間。近見報履，當作正字，伯仲介特之

操處險益勵，時流熟知之者，用是古之知公議少伸耶？傳道豈久筦庫者未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欲發此份，故未暇。閒居有少述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相示。宮觀之命，已過忝矣！此外只有歸田爲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未及拜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麗安常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首冥一罔爲多，直爲春，蒙爲夏，首爲秋，冥復爲多，則此理也。人之四支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而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與王敏仲上六首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知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飄縷此紙，以代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既謝，即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喻過實，深荷獎借。旦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莖苦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枳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小房錢，可以日掠二百，能興哀，悚恐悚恐。

又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菘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肇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誣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飭，豈至是哉？舟中病暑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入此洲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一首

某啓：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喻！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邕矣，方悵然欲求問。

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土處，已深囑之，必不散墜。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州，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却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奈，可奈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摶，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卽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卽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卽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上韓昭文

某啓：違遠旌榮，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邊徼往還，從者殊勞，目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爲國自重。因李秘校行，謹奉啓參候。不宣。

與李延評

某啓：經由特辱枉訪，適以臥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忽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爾遠闊，豈勝愧負！

與黃敷言二首

某啓：疊辱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晨啓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別，悚忤深矣！衝涉雨霰，萬萬保練，謹令兒子候違，不宣。

又

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爲到廣州日，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爲再三致意，某再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屬病，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茲者啓行，又不往別，悚忤之至，謹奉手啓，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尙餘此耳。蒙不鄙棄，贈以瑰璋，藏之中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違。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一首

某啓：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起居佳勝，爲慰！未由款奉，千萬保蓄。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卽爲人取去，今却於此中相識處，覓得三紙付去，蓬僊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啓。

與滕達道二十四首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買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迄今未已；惟公忠孝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戶導洛堆塚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攜歸餉婦矣。於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又

聞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若得旨，當與之同舟於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卸逍遙堂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

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欲其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罷之，萬一浮沉，反爲患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前者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悚愧之極！本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某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識矣。見報中憲言玉汝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諭。

又

許爲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攜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爲別造朱紅，尤爲奇少物，意兩重，何以當克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鱖魚三百枚，黑金碁子一副，天麻煎一節，聊爲土物。不罪浼觸，令子思渴，宍中不及別啓。

又

某晚生蒙不鄙與名，又令與立字，似涉僭易。願公自命，却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又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甚極歡。今日赴其盛會，閑恐要知。

又

屢枉專使，感忤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黜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仍

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覲，嘗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絕！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費內令專愛護也。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謬，粗有益於世，曠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暨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喻宜甫夢遇，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塗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著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

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莫，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懇干聞不罪！某好攜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不饑也。有便望頌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尙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縞竹人多藝，然可閑攷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爲吾濟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繞繞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尙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論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煩齊整，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羣小之志也。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晴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怍之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幸示諭。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朝覲，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者。

貴眷令子，各計安勝。闕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略示論。

又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興田已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攬撓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再啓：別論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興親情若果爾，當乘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興，則恐難爲，不欲盡談。唯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

又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略照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與朱康叔十七首

某啓：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比日起居住勝，爲慰。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相，人還上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近爲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麵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作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已遷居江上臨臯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茂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爲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疎上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甕，極爲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同飲盛德也。秋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齊安，時得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侍下，中前示諭姻親事，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又

郭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蒙清顧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某啓：因循稍疎上問，不審近日尊候何如？某蒙庇如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有遊樂，無緣展奉，但積思念，乍冷萬冀以時自重。

又

某啓：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淒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唯祈善保！敷文宅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隘，想五六月間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貧甚，然鄉中亦有一小莊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又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遽令放閑耶？問及物食，天漸熱，難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苦食，既忝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又

示論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當立上聞也。寫字俟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某啓：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住勝，方欲裁謝，又在教勤，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尙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以時珍攝，稍健，當別上問次。

又

聞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爲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楷一本寄上，却求爲書，拋磚之謂也。亦謂錄一本與元弼，爲病勸，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筠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屏贊硯銘，無用之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裝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免，上千聞。有潘原秀才，以買僕事被禁，某與其兄潘丙，解元甚熟，最有文行，原自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暑月得早出。爲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否？恃舊干瀆，不敢逃罪！天覺出監之作，本以爲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人，謹收藏以鎮篋笥。然尋常不揆，以亂道塵獻，想公亦隨手將與人耳。呵呵！

又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墮簡，感服併深！比日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遊，恨

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今已復常矣。子由尚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自重！

又

與可船旦夕到此，爲之泫然想公亦耳。子由到此須留也，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會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略示諭生細酒四器，正濟所乏，珍感！生酒暑中不易調停極清，然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遠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問凌翠，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呵！馮君方想如所諭，極煩留念！又蒙傳示秘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嘗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君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數爲厚薄也。酒法是用菜豆爲麴者耶？亦曾見說來，不會錄得方，如果佳，錄示亦幸！

又

疊蒙寄惠酒醋麵等，一一收檢，愧荷不可言！不得卽時裁謝，想仁明必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安矣，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矣，適少冗，不敢稽留來使，少間別奉狀文。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一學服朱砂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見傳否？想於不肯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爾，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蒙不怪幸甚！其令章憲令日恐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毋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

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肇國史補，近偶觀書，歎其事頗與宋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佳乎？無由躬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寒燄，尤宜慎護。

又

章質夫求琵琶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旣濟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爲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何時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五首

某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尋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住勝，未緣瞻奉，伏望以時保練！

又

乍到整晝，想勞神用，浙西數郡，倒被淫雨颶風之患，而秀之官吏，獨以爲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爲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語言，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久與周知錄兄弟遊，其文行才器，實有過人；不幸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託迹治下，竊謂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今託柳令咨白，冗中不盡區區。

又

彥霖之政，光絕前後，君復爲僚，可喜！船斬新輟，借知之；冗中不一。

又

某以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屢茲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惋悵！南海雖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爲國保練，不宣。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賚錢，竄去，又以疾疫氣，多死亡，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揮嚴切，甚得力。乞知之。適少冗，馳問不盡區區。某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爲作記，公必見之。塗中爲告文安國篆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拆開不妨。却乞差一公人賚付祖堂者，不罪。某再拜。

又

某啓：蒙眷厚，借搬行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朱立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毆平人幾死，

（見禁，幸所殿者漸安，決不死耳。）此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輒牒度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多難畏事，想必識此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二十餘人，皆謹力不作過，望不賜罪。窮途作事，皆此類。慙忤不可言，得二座船，不失所幸。不貽念，陋句數首，端欲發一笑耳。某再拜。

與李之儀五首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瑞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然，顏極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閱番，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頗與教督，一書幸送與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闊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喜出望外。比日起居住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子邁遽捨字，深以為恨，報除聲運，似亦不惡。近日除日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安矣。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剖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廉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坷，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

又

近孫叔靜奉書，遠遞得達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勝。某蒙恩頌真祠，世間美仕，復有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遙知朋友爲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卽往淮浙間，居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乞便與，餘惟萬萬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一答，非特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間，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穎昌，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擎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尙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與馮祖仁四首

某慰疏言伏承艱疾，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漂寓窮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廓然愈遠，追慟何及？伏冀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慰疏不次。

又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答謝。感忤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旣，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略不次。

又

昨日辱遠迓，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蚤來又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孝思難堪，奈何來日當往謁慰節辰，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包子廚人一日，告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遊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誘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毗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爲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簾卷窗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某啓：奉別忽二載，奔走南北，不暇附書申問。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幾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懶廢已放，不卽裁謝，死罪死罪！

又（一云與林天和）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至慰！長子未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幹築室，極爲勞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徧嘗，感愧不已！忽忽奉謝。

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住勝，構架之勞，殊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尙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野行，附啓，不宣。

又

某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拊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二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寬

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卽目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首頗有立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爲藥，敬餌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敘復旨，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閱，餘人勿視也。

與晦夫（一二云與趙仲脩）

某啓：辱答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庾公南樓所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攜被往也。

與范夢得八首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爲吾道之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惘也。過揚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爲耿耿耳。乍暄，惟順候自重。因李豸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宣。

又

某啓：辱教，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屈臨，可且寢處耳。有事以書垂喻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不出，只在舟中靜坐。惠貺鳳團，感意眷之厚，熱甚不謹。

又
某啓：辱教承合候康勝，爲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尙稽謁見，疎息疎息！子功復舊物，甚慰衆望！來日方往浴室也。入還，忽卒不宣。

又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眷子無窮，既承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休否？某已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楊君舉家人服其藥多效，亦覺其穩，審然！近見王定國云：「張安道書云：『曾下疎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知果爾否？有聞不敢不盡。

又
某啓：辱手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和篇高絕，木與種者，皆被光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試當強勉繼作。忽，不宣。

又
某啓：遠遠二年，瞻仰爲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卽伏謁以盡區區。

與孫叔靜七首

昨日辱臨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咸嘆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卽詣謝，又在使旌，重增悚惕，捧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佳勝。惠示珠攪，頃所未見，非獨下視沙塘矣。應當一笑。羊麵酒醋爲惠，禮意兼厚，敬已拜賜，感佩之極！

又 前日辱下顧，尙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勝。卑體尙未清快，坐阻談論，爲悵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惠，與惠州三道入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惋悵！

又 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爲愧深矣！珍惠菜膳，增感作也！河源藤已領，衰疾可恃矣。

又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爲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思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闕，借舟未知

能達詔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惟萬萬爲國自重！

答劉貢父一一首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作無量！字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親比初下車時，暫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虞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誚，奈何！奈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答曾子宣二一首

某啓：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炤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尙煩藩翰之寄。違闊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爲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豈久外哉？示喻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冗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卽爲詞頭所迫，率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南海者，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懷，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某啓：特辱遠訪，意貺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汗不已！經宿起居住佳勝，長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病臥不能裁答，聊奉手啓。

又

某啓：昨日尋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癖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適睡不卽答，悚息！某頓首。

又

今者露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蚤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麵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旦飯必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又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作至意，毒暑具喜起居佳勝，堂上嘉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洽裝不過六月初，雖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因見貳車，略道下懇。有一書至兒子邁處，從者往五羊時，為帶去，轉託何崇道附達為幸！

兒子洽裝冗甚，未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

與傅維巖秘校四首

某啓：專人至，承不鄙罪廢，長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住勝，至慰！至慰！守局海微，淹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愧，即為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裁答草草，不評！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面稟，亦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覿縷，曾城荔子一籃，付去人持上，不罪！不罪！某又上。

又

某啓：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住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

又

官事有暇，得為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為藥治病者，為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倉賤，為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林天和長官二十二首

某啓：近辱手書，冗中不果即答，悚息悚息！春寒，想體中佳勝？火後凡百想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

披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專入辱書，具審起居佳勝，爲慰！春物益妍，時復尋賞，否？想亦以雨軫懷也。未由往見，萬萬若時加攝！不宣。

又

小兒往循已數日矣，賤累閏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惠筍蕨，益用愧刻！聞相度移邑，果爾否？

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承問賤累，正月未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勞費，乃老業也，旦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花木栽，咸留意！惠貺鹿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雨後清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即面謝爲媿！耳人還，忽忽不宣。

又

某啓：昨辱訪別，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詣達，愧負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已爲民，誰如君者？願益進比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蕪蕪也。此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山薑花欲出，錄夢得詩去，庶致此餽也。呵呵！豐樂橋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旨麾，句押送來，爲幸。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比日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加減秧馬，曲盡其用，非拊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守矣！乍熱，萬萬以時加蓋，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謠頌布聞，甚慰所望！秧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諭悚之至，僧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爲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微疾已平，起居清勝，甚慰馳仰！暑雨不常，官事疲勤，攝衛爲難，惟加意節調，以時休息爲佳也！忽忽，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體何如？惠貺荔子極佳，郡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幸甚！未由合會，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佳勝，久以冗率，有關馳問，愧企深矣！承惠龍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忤之至！未由瞻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臥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橫流，僵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使，謫居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爲之慙然也！某再啓。

又
某啓：近日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卽披奉，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宣。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卽候漸涼，起居住否？疊煩頤旨，感作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字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齋！不宣。

又
某啓：前日人回，裁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住否？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尙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重！不宣。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卽日想已還滄，起居住否？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爲勞也？未瞻奉間，更乞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誠流寓中，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

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愧仰何勝！辱書承起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穉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蚤膳，庶少款曲。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五首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煙，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蚤成，令渠獲一定居，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暇上狀，不罪。某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存

鹿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啓：久不上狀，想察其衰疾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住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臥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忤無已。

答漢卿

某啓：尋教承起居佳勝，爲慰知不久入城，遂當一見，何幸如之？地黃煎已領，感忤適自局中還，熱甚，憑壑奉書地黃煎，蒙寄惠極佳，薑蜜之劑，甚適宜也。仰煩神用，愧感不可言。

謝呂龍圖二首（京師）

龍圖閣老執事某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知義方，粗識名教，遂堅教節。兩登進士舉，一中茂才科，故當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提挈愛憐之意，故歐公引之於其始，韓公薦之於其中，今又閣下舉之於其後。自惟未學，辱大賢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荷恩以歸心。但空省循，何由論報？比者上以片言隻字，謝德於門下，而其誠之所加，意有所不能盡，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見於筆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

又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誅。又辱答教，言辭款密，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

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受訖，謹藏之於家，以爲子孫之美觀。菴屋之陋，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潏然之春，有以嫗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館下，臨紙澀訥，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又

某久以局事汨沒，殊不獲觀，止竊惟應得疎絕之罪於左右，不意寬仁含垢，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簡略之小過，光降書辭，曲加勞問。拜賦之際，益增厚顏。旦夕詣賓次，感暑伏惟爲朝廷自愛！上副注倚之心，下慰輿人之望！

與楊濟甫

爲別忽已半歲，傾想之懷，遠而益甚！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不自離家至荆南，數次奉書，計並聞達。前月半已至京，一行無恙，得臘月中所惠書，甚慰遠意。見在西崗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緣會見，千萬珍重！

答王龍圖

辱簡，承孝履如宜，新詩寵行，甚幸！但稱道太過，非所以安不肖也！餘所論，謹在意！

與楊濟甫（鳳翔）

奉別三更歲律，思渴日深！卽日履此新春，起居多勝，貴聚各佳安？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訖。人事紛紛，久稽裁問。想自尊君襄事，後來漸獲閑靜，營幹諸事，必且濟辦。某此與賤累如常，今因范元歸，奉書聞露氣候漸和，更希珍重！

與蒲誠之六首

某啓：聞軒馬已至多時，而性懶作書，不致使喪手教來；雖有傾渴之心，終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愧！悚愧！感熱殊不可過，承起居佳裕，甚喜甚喜。某此並無恙，京師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書，報伯母於六月十日傾背，伯父之喪，未及一年，而災禍仍重如此，何以爲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歸山南，謀扶護還鄉也。人生患難，至有如此極者！煩惱！煩惱！知郡事煩簡，足以尋繹舊學也。同僚中有可與相處而樂者否？新牧倅皆在此，常相見，恐知悉殘暑，更冀順時珍重。

又

近聞員秘丞言，聞於誠之，韓益州欲令誠之替某，若得請，固所喜幸也。然某盡今歲方及二年，不知朝廷肯令某成資解去否？若必俟三考，則於誠之爲太淹緩安用也。向經由時，甚恨不款曲，今若因此得從容接奉，何喜如之？陳文日日見甚安。

又

近遞中辱書，方欲附問人來，又承手教，審聞起居佳勝，差慰瞻望。新命必已下，伏增欣慶。苟相知，豈必爲交代，但奉見稍遠耳。承又須歸覲，奔波良不易也。秋冷，千萬善愛。

又

聞車騎已在二曲，卽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易，久此僻左，獲奉清游，幸甚也！

又

今日比欲更接清話，少頃而人事紛紛，至今不得暫息。欲奉謁次，期府官盡出接張省筵，須至旦出城，恐訝不來，走此聞達。

又

長安之別，忽然改歲，伏計履茲新春，起居增慶。某明日至府謁見，預增欣抃，然不免有少事干聒，爲本府帶得接新戎兵士數十人，比謂到京，却中途逢本官行李頗闕事，欲告於貴府，添差防護，廂軍十餘人，昨本有防護二十人，爲華州減却十人，但只依元數，亦差較也。告早爲擘畫，某更不住，後日絕早發去也。恃眷契，喋喋喧囂，幸爲留念！

與楊濟甫

冬寒，遠想起居佳勝？此去替不兩月，更不能歸鄉，且入京，去愈遠，依黯！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告便如逸中惠一書，貴知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

答楊濟甫二一首（除喪還朝）

某近領臘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佳勝。某此與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爲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園，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又

遞中屢得數書，知尊體佳勝，貴眷欠安。示及發遞引目，契勘得並到，但鄉親書，皆五六十日，不獨濟甫也。府推之命，只是暫權發遣，更月餘正官到，卽仍舊管官誥院也。府中冗絆，非拙者所樂，恐知都下所須，示及。

與楊濟甫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此與賤累並安，陳州舍弟亦安，不煩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裝並竭。今冬積雪四五尺，僦居敝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去耳。未由披奉，千萬珍重！

答寶月大師二一首

久不奉書，蓋冗情相因，必未訝也。史厚秀才，及蔡子華處，領來書，知法體佳勝。此中並安，請補外，蒙恩除杭，俸且夕出京，且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愈遠鄉里，曷勝依黯。累示及瑜隆紫衣師號，近爲干得王誥駙馬奏，瑜爲海慧大師文字，更旬日方出。圓覺經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文潞公亦許奏隆紫衣，然須俟來年遇聖節，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駙馬宅，計會瑜師文字，纔得便入遞次，莫更一兩月，方得勅出。此事自難得，偶成此二事也。臨行草草書，不盡此懷，惟千萬珍重。

又

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秘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珍惜，不妄與人。

與大覺禪師璉公（杭州）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以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爾。以此益不欲於俗家收藏，意只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乏人，可令贖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籠仗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令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寄也。

答范夢得二首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爲愧。中間安上處，及遞中捧來教，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官粗遣，春夏間殊少事，近日併覺冗坐，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翫無狀，館中清佚，至爲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何以爲樂。

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觀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

又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佳否？某此粗遣，但親友疎闊，旅懷牢落爾。屢得蜀公書，知佳健，二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頗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無緣面言，惟順時自愛！

與郭功父五首

昨日承顧訪，殊慰久闊。經夕起居佳否？某出院本欲往見，以下痢乏力未畢，想未訝也。略奉啓，布謝萬一。

又

（元本闕四字）瞻奉喜慰可量！既以不出，又數日臥病，遂（元本闕五字）起居佳否？某下痢雖止，尙羸齋也。謹奉啓布謝。

又

兒子歸來，別無可爲土物，御筆一雙，賜墨一圭，新茶二餅，皆得之大臣家，真物也。不罪浼瀆！

又

辱訪臨感忤！獨以忽遽爲恨，迫行不往謝，惟寬恕！乍熱，萬萬自重！

又

別來瞻仰無窮，風雪凝寒，從者勤矣！辱書承起居甚佳。爲使者卽至，必且暫還。惟萬萬自重！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四

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五 書簡

與康公攝都官三首

某稔聞才業之美，尙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詠！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爲辭，但希世絕境，衆賢所共詠歎，不敢草草爲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卽日履茲春和，起居住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高人絕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也。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遞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奉別忽四年，薄廩維絀，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歎！吾文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卽日起居住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爲舍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甚便之。但

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覺潸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旣推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人還辱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奇絕，見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納。未卽會見，千萬珍重！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密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爲耿耿。專人來辱書，且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麤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柑甚奇，此中未嘗識也。棗子兩簍，不足爲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貺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遞寄數字，告爲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覺尋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爲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

久安閑獨，迫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爲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惠香十八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爲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却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爲致懇，乍到未及奉書。

答陳履常二一首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囊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遞中首尋教尺，感服良厚！即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爲時調護！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躡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須，紛然疲沓，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答程彝仲二一首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脩書問，每以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卽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聞。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遞中尋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閑居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正謂此矣。知叔文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卽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

答周開祖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卽日遠想起居佳勝，某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迺詩迺文，筆力奇健，深增歎伏！僕嘗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爲雄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斯人知而鼓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旣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人事廢，書疏缺然，怠慢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疎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卽日履茲寒凝，台候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江浙一郡，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爲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教，感服眷厚，不卽馳答，悚怍！悚怍！何日披奉？但有馳仰。餘寒，冀以時自重！

與人二一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感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擢，衆論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未，欣慰可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僚之懷；惟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逮茲建間，吏役絆撻，未皇奉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遠貺珍贖，披繹數四，感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集，臨紙增慨！

與眉守黎希聲二首（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爲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卽日遠想起，居佳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尙冀爲時自重！

又

向自密得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愈遠風聞，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敕，惟增感噎。堂兄欲葬祖墳，爲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乞知之。

答李才元

熱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住勝，寵惠皆奇，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知者，以爲見教，以是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盛意，乍遠，萬乞保重。卽復顯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叔美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爲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卽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勘劾相尋，日浹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聞爲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卽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旣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藥上昇。君到彼

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爾。

與晁君成

苦寒，密尊履佳勝，新文極爲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爲似耳。如易「陰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扑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五七日泝泝，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尙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論。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即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決口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可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過，彭城，城下微備，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早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爲累；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壻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便納上，昏嫁所須，不可奈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想益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佳勝；卽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歎！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感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爲辭，至懇至懇！

答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所畱真贊，尙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二首（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彌久，尙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間誰爲岬公議者乎？老兄旣不計較，但

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贊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頗得書，甚安。示論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爲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解于子駿二首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遞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卽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况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爲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

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一作何正通）

忝命假守，出於獎庇，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佳勝，登舟迫遽，不果造別，益增仰戀！

又

尋書，承起居住佳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爲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匠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賤事，不克馳問，慙負不可言。卽日起居何如？見報除審簿，信否？殊不知卽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近時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未及拜書，乞道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甲於東北，奉乞錢與夫爲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河若可塞，固大善，不爾，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爲備不如先事之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辱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即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季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答周開祖三首（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佳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慙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作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冀其殯，不覺一慟，有刻石，必

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二首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闕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實增悵惘。比日起居住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膽格老，覽之令人覺憂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擅爲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住勝，聞軒從及境，卽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疎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欲邀從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爲公擇見訪不果。幸賜臨顧！

又
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佳否？借示諸刻，一清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軫！叟！詩亦佳！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疎，惟故人深照，不以爲譴也！經宿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秘也。并硯，不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既別，思仰無窮！人事袞袞，未遑上問，先在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仲通來，知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秘校二首

又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沉困累年，行業充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風暄和，奉計即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爲况何如？惟順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惟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少留都下，因風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辰履茲霜候，起居住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尙冀以時珍衛區區。

與樂推官（貴州）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愧負深矣！數日起居佳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尙冀保練，慰此區區！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爲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旣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園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遺，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悃悃！

又

蒙示諭，欲爲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旦夕聞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尙有少房縉，若果許爲指

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論，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肯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扎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卽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旣絕，因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

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論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答道源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卽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卽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耳，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慙忤而已。卽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二一首

久別渴詠，遞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况於他人？君獨收卹有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頽靡也。未緣會見，萬萬以時自愛。

又

遣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卽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第，卽諸事易了。荷愛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佳安。會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漸水溪山乃爾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爾雅（謂一物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遺賈家傳去，別細奉書。

又

紫炭已領，感作感作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夢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爲國鑄造，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誣乎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否？何日決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別後相度，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爲帶來。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肯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嬰但不惜，不須更爲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呵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還人諸物。

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季長吉二詩，錄去，幸秘之！日疾必已，差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爲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檀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何所不至？若大霽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爲深慮之，仍且密之爲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住勝，新居漸畢工，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何等語也！老息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爲愧悚，真所謂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脊記否？呵！柳簿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語，亦無人見，但有答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脊記，欲與寫云文武案察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何名爲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爲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白更留作樣幾日，日近新閱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之養生，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卑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審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兼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告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惟乘謁他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亶書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二罷相州，取勤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爲何事，私甚愛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亶乞郡，聞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虞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又

寄惠建茗數名，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忤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爲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爲回信，慚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大夫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

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卽是風濤掀天，對岸卽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卽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一書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戰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答湖州刁景純一書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藹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遇頗鐫刻，及墨竹橋字，并蒙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爲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願，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一書

遠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住安，感慰殊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凡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數領訖，感忤而已！兒子令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答教也。所要先文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見，慰幸多矣！衝涉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即獲面既。

又

領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即面呈。

又

違闊數日，懷戀不去心；切惟顧愛之厚，想時亦反顧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來，嘗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為樂耳。乍遠，萬乞為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允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為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謹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箚中，為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受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論，前某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護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麤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適會人便，寄去爲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顛，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紆，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鵝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爲沾染，若又反復尋繹，更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况謬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

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剗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密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即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辱嘆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款意。數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已。老拙何以爲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慰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指趣近道，庶惘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之也。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略爲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荷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爲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爲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疊辱臨顧，感作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詞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爲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作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略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慙負多矣！幸甚！

答湖州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答陳季常二首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聞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脰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爲驚鷲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聞萬萬自重（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拔，恐未嘗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觀縷。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宦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奉啓。

答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殊來領手教，感愧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爲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歸，又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問，大小更不觀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佳勝，甚欲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昇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州茶芽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歷，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茶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無窮，奈何！奈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深篤，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爲念，何以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入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卽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間伏惟爲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齋，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忽忽別去，至今不足！示論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使者。軍屯之東三百石者，便爲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此彭寺丞見報）亦閑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

果蒙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蒼生復起，當却爲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爲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爲謝，適陳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遞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爲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需，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爲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幾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爲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卽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往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會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皆

違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深浴，把纜放舡也。呵呵！凡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尙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求便附去。見陳季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孚）之子，欲費荆南頭湖莊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米五百來石）厥直六、七、八、九、十、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迤邐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爲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托他也。免亂尊聽，負荆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一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貺，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願視索然，無以爲報。但藏之中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論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托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豐論前後，卽異日稍出災危，不甚爲人所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鏹已入末限，聞此當俟駕

耶？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適自北還，得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早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廬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鄙言為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似一人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榮。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遊宦，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何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耕躬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一笑，爲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血睛，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豬鳴矣。老兄嫂圍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耶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邱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疇，與子衆文、楊文宗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嘗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論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在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特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大師二首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干滕元發大字不

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卽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埃。餘惟萬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卽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尙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爲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觀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卽爲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觀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筒，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華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餽餉中原，無復寧歲，况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

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晚瀆。藤旣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任，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素聞使者交章，伋聞進擢，以爲交遊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耶！子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噓。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尙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負愧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間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尙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末，亦切以爲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且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被於安佚，而達於憂患，願深照此理，况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一首（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尙苦日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慙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佳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論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遞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爲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款曲爲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悰惘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爲禱！葬期不遠，想途中不復滯留，凡事稟議大阮爲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慘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居住佳勝，爲慰來日離此，水甚慳澁，不知趁得十五日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爲佳也。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叨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爲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館舍，遂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關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尋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爲悵惘，然喜久客牢落，得遂歸計也。比日已還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篋瓢雜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爲簪組所縻，倘得

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闊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忘疇昔，時枉遠書，感忤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予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答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辱書承起居佳勝，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暄，惟萬萬自重！

與景情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住佳勝，食已，本欲奉謁，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一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涼，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浹旬蔬食耶！一喙！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丸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飴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享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各，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媪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贊，并爲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兒隨夫遠讀，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春寒，千萬爲法自重，不宣。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尋書具審法履安勝，爲慰賢上人前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工，初不減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肖窮蹇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入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爲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可使也。惠及奇菽，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一首

黃長生人來，尋書承起居佳勝，爲慰示及黃君佳篇，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脫纒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尋書承起居清勝，奇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離黃州）

尋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方迫往筠州，未卽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泝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章，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器，更煩差人得否？

卷六 書簡

與楊元素二一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來人皆云：「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遭回，然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爲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爲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護，無爲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來起居佳勝，汝郡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

令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忤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警款，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為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忤！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為衆望，公來長蘆，如何？如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攜家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深也！大虛已去知之。

答賈耘老四首

久不奉書，尙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為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嘗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為卑末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莽却老姪一姨（子由乾姪也）住二十來日，却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住安，眷愛各無恙，不見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東坡笑話，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彼，遂爲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觀縷，惟千萬保愛！

與開元明師五首

奉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具知法體安穩，感慰兼集，咫尺無由往見，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爲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尙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歲豐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卽還南也。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在栖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法禮何如？拙詩一首，聊以記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切祝切祝。

又

久復一見，甚以爲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感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答王定國二首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猪魚蒜，遇著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頑愚卽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肯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有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蒙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哽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入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答靈鷲遊老二一首

前日壁間一見新傷，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旣傳之諸祖，何不自家留使，旣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又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攀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答楊元素（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牋爲賦，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疎，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啓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未由合併，千萬順時保愛人，還適在瓜州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

士石詩，托楚守寄云，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姚秀才二首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使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編石刻，良爲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無由，尙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附封納，不訝！

答王慶源二首（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歸路，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瀛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二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冗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答潘彥明二首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住佳勝，甚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歎不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惠書，冗甚未及答，且伸意，毅甫與宗公頤各爲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使忘遷謫之意，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一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便，歲行盡，但有懷仰，卽日履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塋每煩照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卽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塋甚松，甚煩照管，如更合甚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覲當分明，點數根槎，交付佃戶，免致輒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真阿井水煎者）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潘彥明四首

尋書喜承起，居住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爲久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樓，溷亂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文傾逝，聞之悲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著舊凋喪，可勝悽惋！未由往慰，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會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爲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頗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圍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止，殊慰！想念京塵，袞袞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昌言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暄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二一首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住勝，叔丈脫展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歸陪杖履，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拽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爲學想，日益早奮，場屋慰親意也！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楊君素聚會，每念此，卽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畫，酒後信手，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荒澁，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爲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册，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入石安溪亦佳，不然寫放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住佳勝，承旦夕啓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違闊歲久，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合候萬福！某蒙庇粗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住佳勝，欣慰不已。暫還舊席，卽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尤爲厚幸。區區卽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紛冗，久疎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數裁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如？惠笋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果爾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居清勝，咫尺莫由會遇，引領來歷，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佳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臨思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目昏罷倦，每書過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閑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卽裁答，何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暇，想有以爲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疊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蒙不鄙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雨令，起居佳否？二碑納上。

與人二一首

尋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加保愛也！

又

違闕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衝涉薄冷，起居清勝，即獲瞻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己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住勝，寶月書信，并念二姪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愛！

答李方叔（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駁行狀，丰客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爾。照察幸甚！

答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論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與王慶源二一首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即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北扉，皆出獎庇，自頃疏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屨，

爲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思深重，憂責殊大，報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惋悵，殆不勝懷想！叔丈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貧清難堪，然熬波之餘，必及鵲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攜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却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頗盡功句，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托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貴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旗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臥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奉瞻，伏冀萬萬爲國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穴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之望，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爲後世法矣！官守所廢，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爲朝廷，下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悽悽！

又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二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悽愴！

與楊元素二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微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否？不若遂遊廬阜，况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諉，欲爲此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爲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

遠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變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兼臥，嫌若復，伸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褊淺多忤，有愧教暇之素，臨書悵悵。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自附啓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旣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廡，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爲醫，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以爲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耳。穴中不盡區區。

又

邑子每來稔聞，豈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肖與受賜多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

答呂元鈞二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卽答，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隆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香不欲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論，餘俟朝中可旣。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尙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展奉，少道苑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春，龍鶴菜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一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為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支，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也。某

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異，輒送暖脚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費自重，顏衰髮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游，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幹，示及十二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清臣亦然，京師完迫，殊不款曲也。

答龐安常二一首

久不爲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爲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蠶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尚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

保練，別膺殊渥！

答李方叔三首

疊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佳勝，示論固識孝心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爲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爲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不罪某莫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觀縷。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饒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論，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塔，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尋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爲誰何？但知其爲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住勝洗玉池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脩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爲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體，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二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尙冀以時爲衆自愛！

又

某尙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纏褐，去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今附趙君贖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略祝願過，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頌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匹，奉爲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卽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爲指揮，選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煩勞神用，媿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傷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闕逸。未即相見，千萬爲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復成字。

與張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住否？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切告輟忙一往，他必不敢荷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住否？送行詩別寫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答劉元忠二首（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住否？詩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爲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爲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重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感德之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袞袞未暇，成當卽寄去也；所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他人求也？既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自謂，則未願足下爲此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去，不許。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爲郡初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旣忝待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官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畜，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二首

尋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却可迎中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馬，爲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自

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翁，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爲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煩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剝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齋於墳前，一酌而燒之，勿觸動爲佳。恃眷念之深，必不罪干浼，悚息悚息！

與陳懿叔二一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在假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尙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爲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聞，當即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爲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北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惘惘。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咏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論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在告，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尙少力，粗和得來詩，未能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德麟二一首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作不已。比日起居何如？養痾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略，想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觀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况其入道德文采，推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且爲致意。」

與大覺禪師璉公一首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彫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爲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切望子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費歸上石也。惟速爲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爲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二首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愛。

又

昨日辱訪，冗迫未遑詣謝，領手教，且審法履勝常，爲慰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爲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馳仰，寒凝爲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入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喻也！衆意堅甚，計雖百却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卽見，不復亂縷。

又

衆詣漕臺敦請，已許爲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卽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來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

與佛印禪師二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臥，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歧

尤劇！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峙，名歷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趣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交袞，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警欬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真詞林，進陪經幄，是為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孺一首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佳勝。某已入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輟忙為公作得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會合，千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闊遠無他，囑惟倍萬保畜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

安旅宦寡悵，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爲權倖所疾久矣，然捃摭無獲，徒勞掀攬，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面，惟冀以時珍衛！

答王聖美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門，尙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攜長牋下訪，不克迎奉，爲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遞中奉慰疏，必已聞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爲心，乃末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遞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卽日起居如宜，襄事薄違，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尙冀寬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詩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聞動止爲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禮先三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兼集！厚貺絨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愧灼！

又

誥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住佳勝，明日果成行，否拙詩聊發一笑。

又

久闊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爲悚怍，衰病懷歸，又復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穎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朝守王朝請條二一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爲，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願不肯何足以記此公意，旣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意，悚怍不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爲詞，謹已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旣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旣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卽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

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名爲實實，學者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爲衆自重。

又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爲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爲書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辱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久，告文安國爲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屢茲餘寒，法體何如？側聞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旣下，想慰衆意。未瞻奉聞，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法履清勝，山門久隳，經始爲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爲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阻闕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只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置白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假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跋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潁州）

辱書，感慰，謗箴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碁，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臥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潁方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一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虛，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閩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遠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

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郡，老師必能爲此一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託爲致茶果一奠之。穎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閑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穎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紫衣脚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遞至智果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爲傳語，聰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一遊已赴河間，來書續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場鬧，皆羣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閑知之。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汶上，而勅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未知得免否？今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踧踏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卽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旣稍迂，而老病務省事，且自穎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幸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佳勝，某已達泗上，迎送入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針，晚遂發去，愈遠左右，同望悵然，尚冀保練，以須顛拜！

與孔毅父二一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爲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爾！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間去公咫尺，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言公欲括田而招兵，近間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顧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悵悵。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卽於遞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王景尋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爲集引耳，已屢辭之，今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偶傷大湯，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毋撫之如已出也。除夜紛紛，卒啓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抃無量！與子功同侍邇英，此最搢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卽當力辭，乞閑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聞千萬以時自重！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爲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爲，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懼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卽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如何？乍遠，千萬爲道自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履茲畏暑，起居佳勝，爲慰！見念之深，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果得德麟爲代，真天假老拙也。旣未欲來此，寄居常令爲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聞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切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太夫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懽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待奉外，千萬保重！

與人二首

欽服下風，爲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康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過蒙手書存錄，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佳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即超用，以慰公論未間，萬萬爲國自重！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脩然忘歸，爲益多矣！別來起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萬自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夭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散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辱教，承晚來起居佳勝；團茶及匣子香藥文等，已領，珍感！珍感！粟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箇陀羅耶呵！

宿來起居佳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枉轡，甚幸！子由明日奠酌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略到押賜處便往。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節，威感獨飲一盃，遂醉，書不成字。

答李方叔六首

別久，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何如？未由會面，萬萬順時珍重！

又

專入辱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甚厚，非所敢當。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惠示皮絨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妄也。信箋元不發，却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規高文，極爲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體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見未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既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不可言。手教爲慰，慙感無量。苦寒，諸况何如？常日不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病疲曳，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又

連日殿門祇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來日行香罷，又須一弔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爲別，甚幸。餘留面話。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為辯祕之祕也。

答趙德麟二首（選朝）

累辱手教，感想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大禮日近，隨分冗迫，未得即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住勝否？甘釀佳貺，輒貺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臺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尚潮熱惡寒也。來日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喜漸安，臥病書此，不謹。

與人二首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為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願極厚，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即裁謝，慙負可知。令子

齊郎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尙冀珍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占詞爲答，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疊蒙惠長松以扶老病，感佩不可言天。覺臨別時，亦許寄來，因到彼，可爲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

又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負愧深矣。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尙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住勝，寵示新作，感服至意。

答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爲慰衰年咎責，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爲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悽斷，惟千萬順時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慰繫望。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門守道，爲鄉里推愛，弟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惶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諸親知書。

乞爲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實，石上除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着欄界便不古，花木尤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子細爲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爲學勤謹，事舉業尤有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飭，乃是顏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斂，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二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穴迫，不卽奉書，想未訝也？比日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郎君爲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向聞弟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見，不用憂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爲朝陵去，未及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辦集，上官必不汝遺，劉漕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俟到定州，款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叔兄未及拜書，且爲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再上狀，因見，亦爲致懇！

與子由（赴定州）

某爲迫行事，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爲致意。近者奏辟吏部，胥子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及反覆詰之，迺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成資後，別無遺闕，卽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卽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凡爭數日，乃肯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略說與本州官員言，早與果決分明，同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爲猾胥妄生枝節，或更孫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員及所頃替，非有服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穎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卽日起居何如？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覓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答范純父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一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浣深矣！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宇已令粗葺，什物匱陋，然亦粗足，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二一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偏至意。然公亦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時，慙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慰悃悃！

又

寄惠洞庭珍茗，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無以為報，親書松醪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季隱書，云公有一痢藥方，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病，多年不差，不見傳否？如許，幸遞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一首（南遷）

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慰。某到郡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為不知公，因此行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為朋友光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然必有聞於時，面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行，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二一首

尋簡，并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為陸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同納，不訝不訝！

又

尋書且審法皆佳勝，且知從者嘗至符籙，見待久之，感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却附來人納上元本，未會集間，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奉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今日風亦不苦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慨。比日具審起居，住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乞善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乏，衰疾有賴矣。感刻！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悵悵！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恤孤旅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答劉無言

此行，但有一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發二首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某蒙庇粗遣，旦夕離南都，如聞言者尙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為致意。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史，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為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

又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惟起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寬，家屬流離，汗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慙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錢濟明二首（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尚稽答謝，愧悚之至。遠蒙差人，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賸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可以微鮮為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書，回答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成，切勿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論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為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二首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餘，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頗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邈然，臨書惘惘，乍熱，惟萬萬節哀，願變自重！

又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君猷諸子得耗否？十四郎後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

歸，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肯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

卷七 書簡

答參寥三首

專人遠來，辱首書，并示近詩，初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糲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述嶮聳可畏，他日真妙纒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尙留情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生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激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舶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爲歎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

動懷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爲少游展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轉達，仍有書，令兒子輩準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腳錢，數日體例甚熟。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人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厚，洗心歸休，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勝，感慰兼集！某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病，凡百粗遣，不煩留意！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極！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及墨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泉銘模刻甚精，某此凡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爲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韌而堅，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總師等書信領足，比有人去，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爲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許喧聒！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莊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又

淨人來，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而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非

子厚之比也。

答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及之。專人遠來，辱賤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罪垢增積，玷汚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何地。來歲科詔，竚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間更冀若時自重。

與程天侔七首（惠州）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省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長牋見寵，禮意過當，非衰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又

乏人寫公狀，幸恕簡略。示論固合如命，但罪廢閑冷，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頻瀆也。幸矜照。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忤無量。寵惠羊酒紙茗，極荷厚意，答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住勝，為餓蔡守，遂不得詣違，尚丐珍練。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仲意仙尉，差一人掉木匠作頭王，臆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為妙。為家私。

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訪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作無已！龍眼晚實愈佳，特蒙分惠，感作之至！錢數封呈，煩聒增悚！

又

白鶴峰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根者為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使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作深矣！比日屢茲新春，起居住勝，知車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聞伏冀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况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令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費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待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入至，承賜教累幅，感慰兼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繫望！韶州風物甚美，

園亭德孺所治，殊不知有可與爲樂者否？未披奉間，更冀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施來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錄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旆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教，感慰兼至。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住勝，旦夕瞻奉，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款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住勝，所賦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頓謝。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飄落，切惟尊懷，亦悵然也。但凝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遑念及。未幾後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箋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

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爲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悉之！悉之！兒子適令幹少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爲笑。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砸字輒用極字，蓋舉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柑子，此中雖有，然似此佳者，卽不識也。十有二壞耳，謹如教略嘗，不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其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閑，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切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只止是矣。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備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有說不欲詳言）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尙未聞所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及佳麪，感作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菘容，因便寄示少許，無卽已也。侯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遺也。故略爲記之。不罪！

又

少懇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魚湖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江水漲冒，卽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閩甯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舶上硫黃，如不難得，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蒸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爲致一副。史飲者三物皆此中無有不罪！

又

某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大

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煮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略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請少許，幸甚！幸甚！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咏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忘，為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新春為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親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欲和韻，嶮又已，更老手五康，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為親自寬也。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况何如？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聞更乞為時自重！

又

人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等詩，高絕，每篇迺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愛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為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即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未緣瞻奉，伏冀為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稟，輒已遷入。悚側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輦，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惋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嚙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

常所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窗疎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爲國自重。

又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卽日合候何如。越人事嬉遊，感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

與范純夫

某謂居瘴鄉，惟靜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尙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爲慰。少事輒冒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度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爲於郡中諸公，賸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未遠出。

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肇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答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何過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尙冀節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寵貺，裁謝苟簡，愧負深矣！黃茆海瘴，正作於秋，蒸暑糜汗，不能盡意，恕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齋！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况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入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

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尙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尙未蒙牽復，公尙敢言及耶？想當一噓！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縫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獸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獸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噉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爲末，棗肉或煉膜，和入白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葺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服，必効之藥也。但葺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葺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

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鵠鵠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卽每歲收樓阜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公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弟流落中，尤爲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二首（儋耳）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卽過口矣。同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爲別，未聞遠惟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答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爲致區區。歐陽秀才真，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况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答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極！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口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矣。

答程全父推官六首（儻耳）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蠶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尙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迺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精麪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此間紙不堪覆，輒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尋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卹加舊，此古人所難也！感怍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

紙，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若佳惠，感作感作。丈丈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又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爲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卽爲希奇也。間或有倉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答程天侔二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襤褸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旣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煙雨濛濛，真蠻塢撩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歎誦不已！老拙無以答厚意，但藏之永以爲好耳！

與鄭嘉會一首

舟人同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顧某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邁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臥疾，正月尙未得耗，亦憂之。公爲取一書，求瓊州海舶，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俾黃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一首

甚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况捐衆示化，切惟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更歲，觸物感慟，奈何！奈何！某謫居遼，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爲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

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爲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疇昔，永望悽斷！

與楊濟甫一首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又

遠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忤之至！人行速，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况此文義當作！但日以近，憂長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髮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卽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覩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憐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卽已。

與范元長八首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此，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論！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厚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略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遠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受，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為，想蒙矜察，不卽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聞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悃，乞為骨肉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又

暑暑，遣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所云必矣。况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卽牢穩可恃，餘蟹舟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履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

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卽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微二一首

某與尊公濟甫，半生闊別，彼此鬢髮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潁昌矣，同取少留，一須款見，餘祝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喻，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

與范元長六首（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櫛几筵之前者，非受數舍之勞也。以厄困爲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餘惟節哀自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爲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橫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卽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廣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迴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尋已痊損，不知卽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卑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真爲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頤何及！某卽度庾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以授也。處素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可宛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爲慙負，有銀五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侍文致懇，千萬寬中保衛爲請！

與孫叔靜二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詣見。燒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訓

詞似不忘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嘗求人至永，請告勅，遂度嶺，過鞞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乍遠，萬萬爲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剝，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遵，不克展慶，此心南鶩矣！令子煩遠，不及別狀，惟恃外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違闊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承旌馭至，已卽欲走謁，謹奉手啓，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瘡，不能巾裹，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尙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韶愈遠，左右伏冀爲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爲間，亦庶幾於斑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爲一笑。手啓上謝，恃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凝陰，遠想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須水度，更半月行也。南海靜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爲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爲之食不下，然來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來，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魄，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修人爭致贍遺，受之則若饜飶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一首

傾蓋一笑，慰喜殊深。奉違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教，且喜起居佳勝，已到蒙里，承丈文借差人輪，孤旅獲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路，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

答南華明老二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手書，何慰如之。卽日履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離英，但江路方欲寸進，不卽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爲衆自重。

又

流浪臭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爲慰。久留贛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祈若時爲衆保練。

又

某以促裝登舟，完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潘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丸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

答錢濟明二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形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下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贖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虔守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為問其有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塗中見秦少游奄忽，為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魯直無咎輩皆起，而公獨為濶子所齧，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菴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寬中自厚！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為親庭，節減摧慕。本欲作慰疏，適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某若往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三首（北歸）

入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願未有以爲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卽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臥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爲上策。子由聞已歸至穎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齋！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卽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促裝登舟，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當爲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住計龍舒爲多，大益如命取去，爲暑中淨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嘗錄呈源脩二老，行當見之，并道所論也。到虔州日，往諸剎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三首

兩日不見，渴仰兼懷，切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幽訪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藥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晚塗，始獲瞻奉，願遇之重，有過乎生！幸甚！幸甚！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贛險，不覺到吉，皆德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期，豈免悵戀？

又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輒用手啓，恃深眷也。為絲常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懽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為門下用。特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為絲攔求某口口口耳；某自出意，欲與寫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口口口然此意終仕也，今豈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口口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萬自重！
經宿雨涼，起居住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愍之英烈，有概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萬

與人二一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來起居住勝，慰感兼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歧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為樂，異時一為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為之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卽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闕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話及曩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倏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卽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審起居佳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郎仁脩二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疾，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裂，荼毒難堪，奈何！奈何！比日攀號愈遠，摧毀何及？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入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今已決計沂休，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令邁，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見小二娘有所幹所闕，一一早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閱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暨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舊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

與人二一首

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後，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住佳，福少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某疲病加乏，使令輒用手啓通問，恃公雅度，闊略細謹耳。然亦惶恐不可言也！

答虔人王正彥先生

尋教，承起居佳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

與程德孺運使三首

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啓布謝，必達。比日起居住佳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田書，苦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沂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于漕司，一坐船，乞早爲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爲幸。懿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爲買杭州程奕筆百枚，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乞因信致懇。

答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爲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答錢濟明二首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季札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佳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難以遠涉，須某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迺幸也。所懷未易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尙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爲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燔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放舊居，掛劍除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爲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爲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胸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爲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爲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啓事上答，宥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論極過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謠頌萬然，至今不忘，爲民除穢，以至薰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忤不已。

答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它。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途一笑，豈易得哉？比日起居佳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某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微一慨而已。慚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肖雖幡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慨。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尙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玉局敕，感恩之外，竇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大半，

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爲天下惜之！奈何！奈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官觀指揮，計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二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書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潁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冀若時保齋！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爲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卽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爲鄉里房舍客，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爇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住佳。

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二首

北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借勝少御之除，未滿公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闌，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覺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忘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決不靜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能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入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遣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

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尙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且更慎護，勿令小有疾，副子孫意。五郎婦更與照管慰安之，便令五郎般挈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兄不能見，又恐來省，毋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真，欲緝房緝，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且來孝履佳否？先什輒已題跋，鶴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辱回教，及蒙以巖硯法醕嘉蔬珍果等爲餉，已捧領訖，願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賤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巾笥，以爲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宿起居佳勝，閑居致厚饒，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爲一笑；青皮一斤，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修寫，乃以手簡爲謝，悚息！

答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妙，伐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闈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臥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爲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皇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小愈也。河水汚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且留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佳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備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

與錢濟明二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

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黃筍畫龍，拔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閱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論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爲者？神藥希代之寶，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啜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烈見願爲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一首

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卽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卷八 序

入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爲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入境圖，求文與

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入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脩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在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槩，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脩飾而成器耳。求爲桓壁彝器，其可乎？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嶢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取不得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迺翟塘，登高以差遠，搖槩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鞞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

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履，可以南矣！

觀宋復古畫序

舊說：房瑄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載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頷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畫臥，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絃雖高張，絲絃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想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閱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曰：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獵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爲異日一笑。

講田友直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予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資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脩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鹽焉，乞諸其隣，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爲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顧，其二端不可顧，爲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爲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

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尙能存耶？喪其所存，尙安明其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則何往而不適哉？

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脩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旣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旣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旣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旣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雖

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滅，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出歟？聖人之治，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官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畫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

其相續，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續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難，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節。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士燮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晉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吉，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傳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

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於趙宣子也遠矣。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曆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爲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執一國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敵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虛，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

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竟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一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簧，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願禮之末，易簧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藥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何！」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子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聞，而親者難曉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藥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緡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藥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緡曰：「子爲彼藥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緡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州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隨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

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龍虎鉛汞論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爲心，坎爲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爲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顏亦然，其所以爲堯顏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水者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者也，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烟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僂，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復一息，一息歸之下丹田中也。）爲之推數，以多爲賢，以久爲功，不過十日，則丹由濕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之水，蒼然如雲，烝于泥丸，蓋離者，塵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麤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麤，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况其配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之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癭，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仍以空氣送，至丹

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爲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一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爲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剝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於此，真不如入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誓草嚼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窗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桑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嚼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睡一更，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令所論虎龍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東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入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慙否？此書旣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舐懸癰，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鑪上一點雪，宜且秘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其簡而易行者，間或爲之，輒驗。今此法特奇妙，乃知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略，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狀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若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握第三或第四指握拇指，兩手拄腰腹間）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處，先須閉息却慮掃滅座相，使心澄湛，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卽閉定口鼻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常求

五臟圖挂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下入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卽徐出氣；（不得令耳聞）惟出入均調，卽以舌接唇齒，內外漱鍊精液；（若有鼻液，亦須漱，使不嫌其鹹，煉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也。）未得嚙，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卽低頭嚙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嚙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使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爾）次以兩手，摩對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熟寢至明。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己不同，覺臍下實熱，腰却輕快，久而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脈候之，五至爲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爲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鍊津液，嚙之，摩對耳目，以助真氣，蓋清淨專一，卽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念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文章書口訣，多枝辭隱語，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論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叔、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願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取之

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救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悅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

之徒莫不賓禮摩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二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詠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鸞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數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悠於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廢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論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越，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而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虜，虜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翳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挾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嚙，故秦之不亡，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苻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論魯隱公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菑，吾將老焉。」

懼反譖公于桓，而使賊弑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約之信史，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一無「士」字）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主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立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則攝主何爲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何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從（一作「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聲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壘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鞏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虛，皆無足哀。吾獨表而出之，爲萬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蟄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常詭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嗟嗟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變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擿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

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煩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中國不亂；符堅不伐晉，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一無「下」字）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旣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論孔子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卽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實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僭，嘗欲以越伐齊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也，事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矣，此孔子之意也。」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嘗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鬻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讓田宅，今乎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

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勾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者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之，如宮之奇洩谷，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怨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嘗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人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聞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攻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曰：『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爲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曰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旣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多婁、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存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其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遭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狠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敝。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鸞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劇，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

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可，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論項羽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以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入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之，義帝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倂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倂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子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倂倂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貴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鄆（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

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瞶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蒯瞶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道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庖，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鄆，遂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

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柩。」又曰：「庚寅我入柩。」入柩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柩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柩之入魯也；書魯之入柩，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柩，庚寅我入柩，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警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郟大鼎于宋（桓二年）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子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子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擊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郟。」故書曰：「郟鼎。」郟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郟，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

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郟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魏侯晉命于蒲（桓二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晉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晉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騫，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尙也？觀二國之君，晉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晉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晉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晉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制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之折也。一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諡配公夫人，以諡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諡，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諡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諡，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朝于廟（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

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論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鼯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二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索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致於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僭來奔（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

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晉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為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踈謬，以為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論春秋變周之文（何休解）

二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諱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一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鄭伯來奔，公

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嗣也？」忽之出奔，其爲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爲而爲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概，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識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採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